

點石齋畫報金集

點石齋畫報全集目錄

鼎新有象	綠林奇跡	薄命可憐	與王軼事	狡謀不測	老鼠搬家	庸醫受辱	巧奪天工	露馬脚	璇宮課織	龍母紀異	貓鼠同眠	乞丐遇仙	小鬼索命	職員荒謬
快鎗述奇	塾師鹵莽	狗盜宜懲	藤鼓易革	人作酒瓶	一長一短	脫却布袴	禁扮淫戲	救食砒毒良方	錢南園侍御小像	鹵莽肇事	天池絕境	毒謀天譴	喬木述奇	奇方保赤
瘋犬宜防	賊蟹	祈雨新奇	斫路僵屍	財神募捐	狗少爺	火龍疊見	昆蟲誌異	黔驢產卵	昇平人瑞	獵獲奇獸	獸語可通	嚴防記室	伴觀音	護花受辱
道士見鬼	豺嚙舟子	罪魁駢戮	崇祀字祖	甘作烏龜	刁佃	名賢勝蹟	雌雄翔集	老烏龜	飛蝗食人	細崽先生	數羅漢	日人操刃	火蝦奇景	抑強扶弱

總目

全集

土偶無靈
雌虎寒心
賺取書畫
大殺風景
潑悍宜責
釀雨奇聞
闡發幽光
古鐘出現
禍起蕭牆
食鴿生鴿
風流孽債
鬥毆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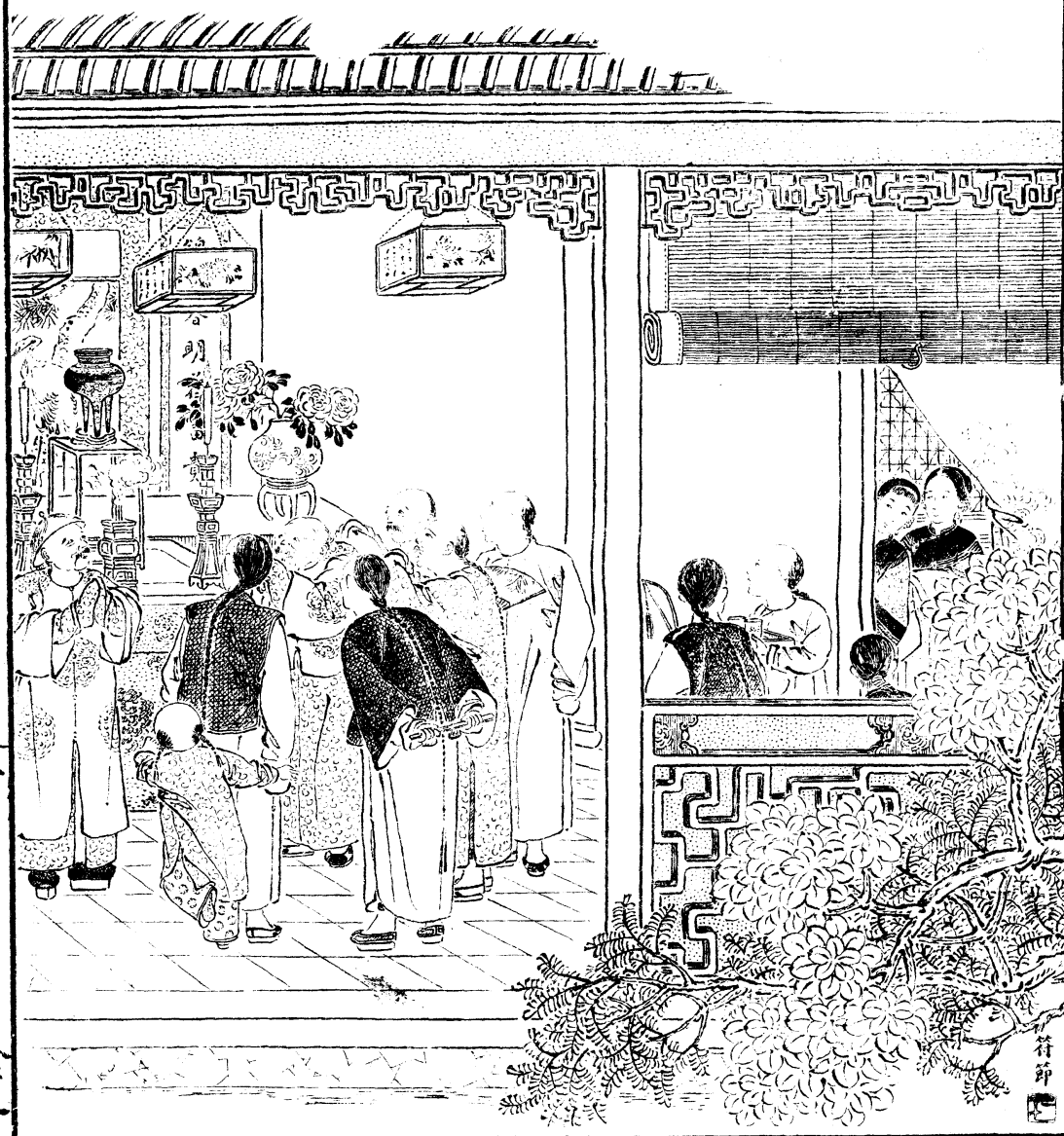
假煙膏
能通豕語
春夢婆
蝙蝠洞
巧脫樊籠
蓬萊仙境
假官撞騙
石卵呈奇
猶有童心
計試蕭郎
水氣上騰
鷓鴣止火

貓不敵鼠
斯文掃地
鵬鳥誌異
枯楊生華
可欺以方
淑媛全貞
攀桂先聲
鷹攫試卷
沙磧亡羊
人身傳翼
嬌藏道院
黠賊免脫

日人賽美
閱小操記
悖入悖出
登科佳話
婦人生龜
巨龜戲水
活佛誌異
名泉忽湧
喬扮矚夫
誣良為盜
封姨猖獗

鼎新有象

閩人黃某貿易香港遂設一肆
 號曰鼎新數年來頗有積蓄因
 移家居焉一日黃閒步街衢見
 有荷蓑戴笠狀若漁翁者手携
 一器求售且言得自水中黃審
 視之下知是古鼎出一洋購之
 持之頗重至骨董店估價則云
 鼎係金質值銀數千兩黃大喜
 持歸設席邀親朋賞之皆賀曰
 君舖號鼎新今果得此鼎日新
 之象可操左券矣黃欣然而起
 取鼎供之中堂焚香點燭以謝
 神貺雖其言無稽而亦未始不
 可謂之瑞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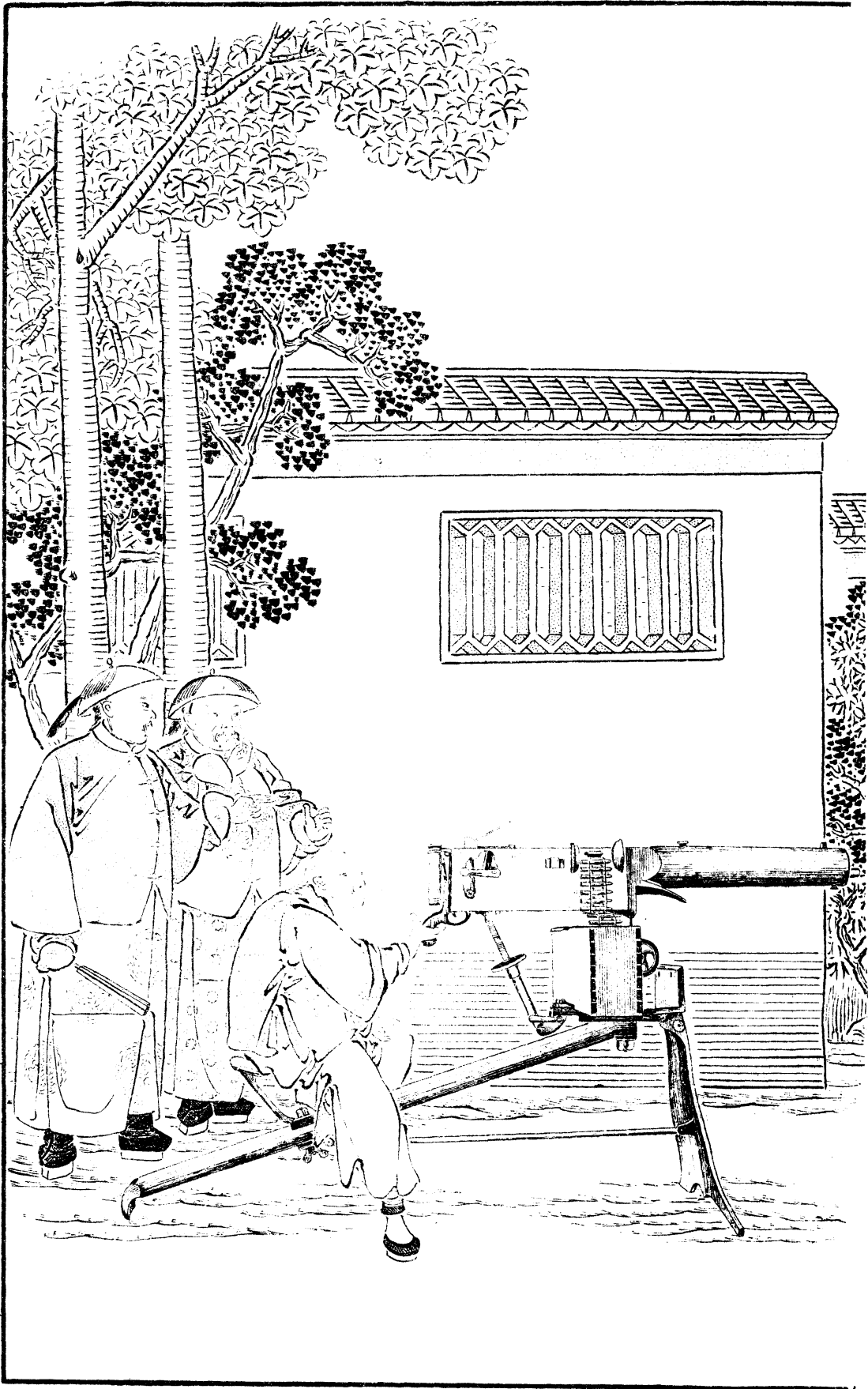


快鎗述奇

金陵南門外有機器製造局
 馬總局務者為郭月樓觀察
 而以徐仲虎觀察副之局中工
 首唐履堂心思入細年未三十而
 髮已白人皆以唐白頭呼之其所製各
 器皆新奇靈捷莫其比倫前年匠心
 運用造成快鎗計鎗身共長三尺圍徑
 六寸重僅百斤能以兩人昇之而行其間
 注冷水有大筒避敵彈有鏡板度遠近有
 小孔風子袋有木盒其餘各式機器皆布
 置周妥用法以一人坐皮座上一手握定鎗
 後缺桿以兩指將小機開一項鎗子即研珠
 而出雖放至數百出數千出而鎗筒
 亦不至炸裂得水故也唐君
 之心靈手敏誠加人一等哉
 予去年聞快鎗名欲圖其
 樣未果今有友自甯回出示
 唐君手繪之圖因取而摹之一
 以廣製造之得人一以表良工之苦
 心云爾



正甫



瘋犬宜防

樂安山人今之有心人也讀醫書數載頗有心得近見甯波鄉間多瘋犬之患竟得良法以備施治其言曰凡犬初起瘋時其尾下垂眼紅如血不論生人熟客見而即咬初或不以為意迨至百二十日腹中小犬成疔破腹而出其時人不能近竟其瘋犬無異往病閉室中任其暴死雖有名



醫亦多未予深憫之編考
 方書獨得一法凡人如遇此
 症先視項心中必有紅
 髮一根立即拔去而用
 萬年青葉搗汁二三酒杯
 用陳酒送下約歷二三時寒
 熱交作次日下瀉血鏡瀉出
 即愈已試多人歷著奇效
 云予聞之欣然曰此秘法
 也怪仁者為能傳不傳之
 秘而使人知所治山人其仁
 矣乎因復繪圖貼說以廣
 其傳並以補去年本報所
 錄治癩狗咬良方所未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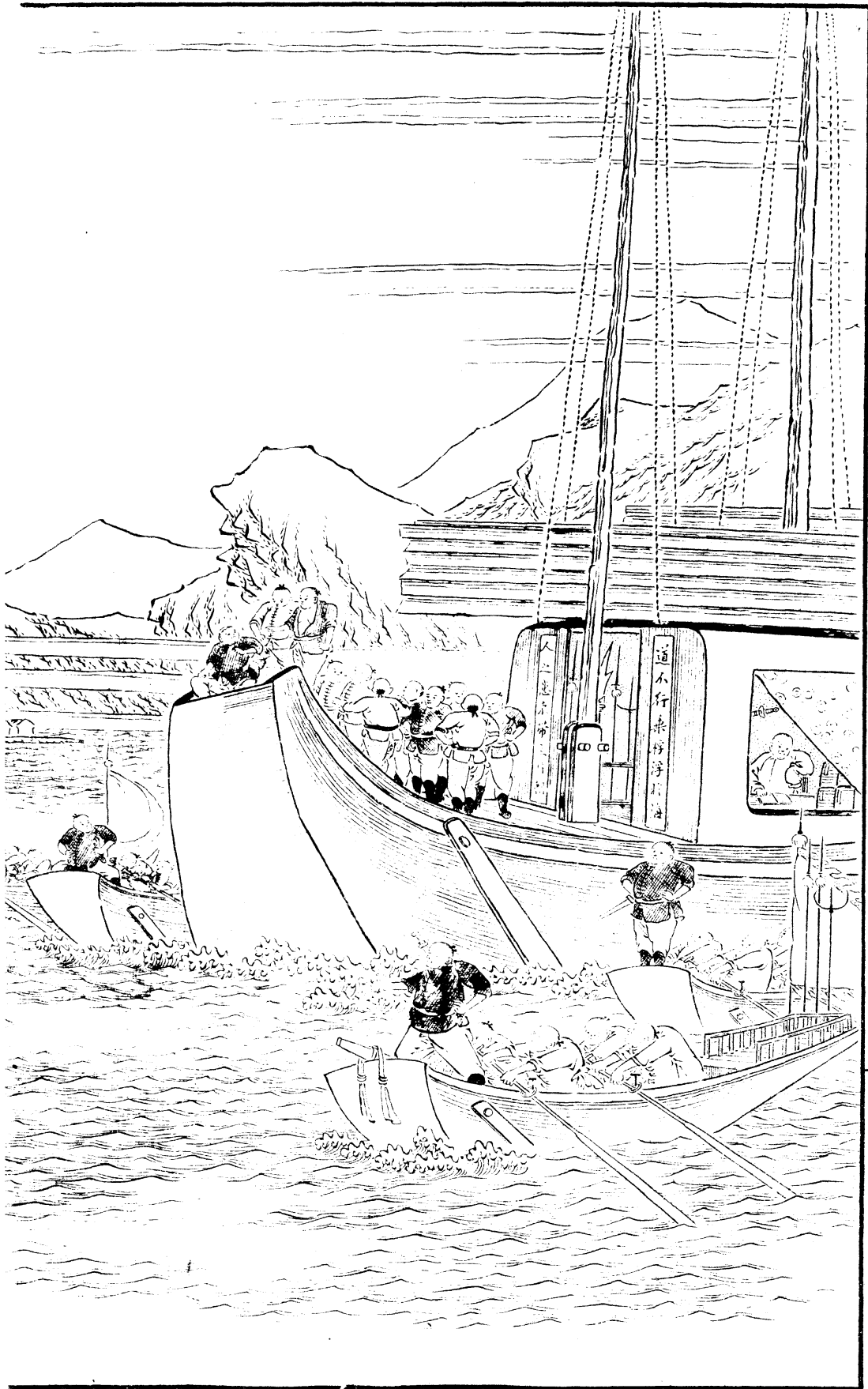
道士見鬼

諺云張天師鬼迷有法無使處天師尚然何況道士乎日前有某姓家接煞事畢言族更魚已三躍矣兩入手持燈籠行一重行一重打布橋方欲上橋見橋面中央黑魘一物以為鬼也兩人遂將平生所得秘授竭力施為書符控訣不見效驗因憶俗說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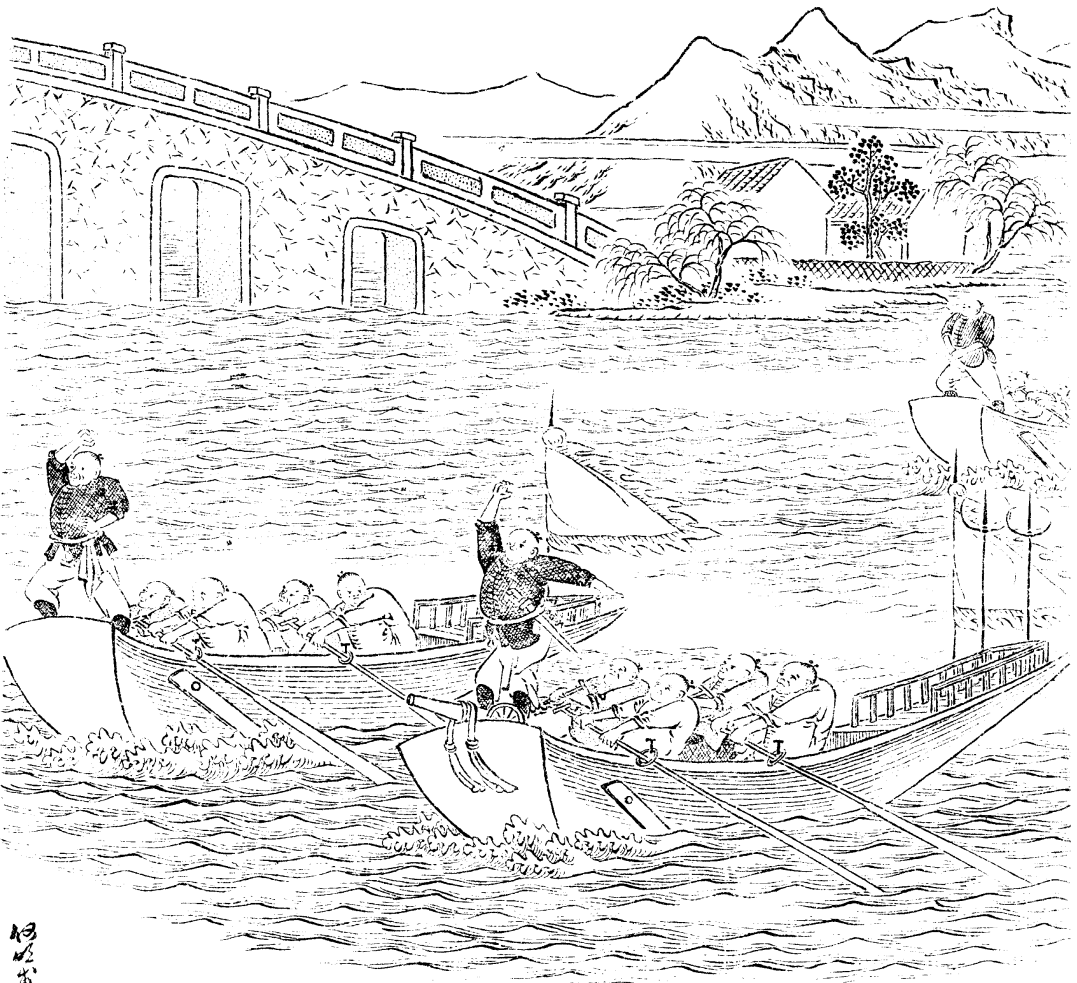
渡瀟可以辟鬼哉妄
 為之所見黑物依然不
 退道士疑為妖轉身急
 退斜抄小徑至
 羅家灣向巡
 防局訴知局
 勇聞之疑信
 參半携燈同
 去果如道士言
 於是三人大呼直
 前以為巨妖魅
 必當嚇退而黑物
 兀立如故局勇回告
 哨官急携洋槍同往叠放數
 聲哨官喝令勇丁奮勇向前定
 睛細視不覺失笑蓋所見者非鬼非妖
 乃棺木也此棺暫置橋畔欲往義塚掩
 埋夜間被喜事之徒豎主橋心以致生
 出無數波瀾鮮由人作幻由心生君子
 於此可以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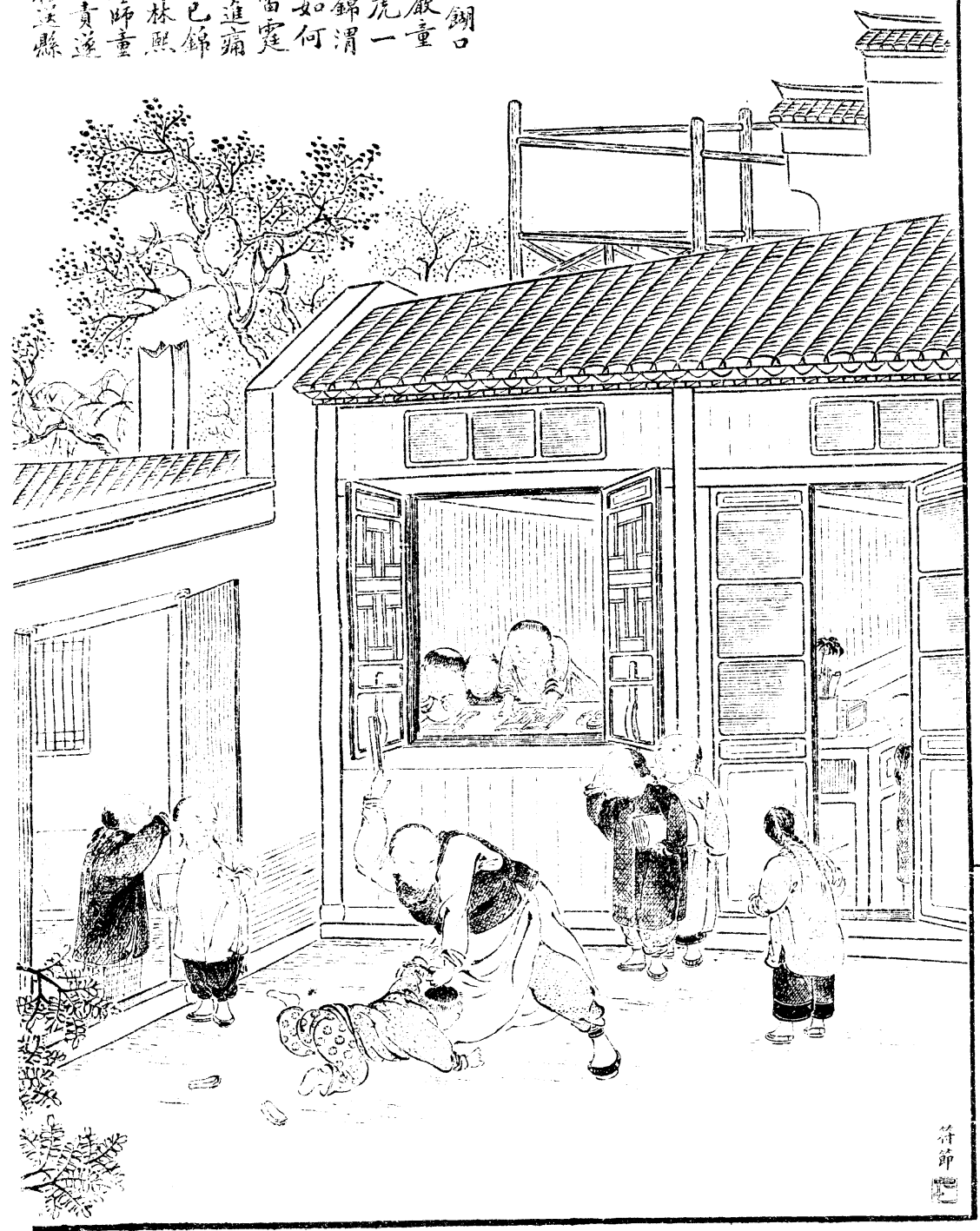
綠林奇跡

嘉慶時粵東海盜郭婆帶性豪放
 藝勇魁羣綠林之魁首也賊船數十
 艘出沒風濤為惠商旅屢徑官兵勦
 捕終不能獲郭所乘之船坐擁奇書
 百餘種日手一編無間寒暑船頭一
 聯云道不行矣將浮打海人之惠來
 帶立於朝後招降之予以賤不受立
 德垣舊倉卷飢屋而居其文士遊談
 論極風雅方其為海盜時見文人學
 士必加保護不許掠其資財或遇寒
 士且贈以金多方飲助嘗慨然曰予不
 能效近世守錢虜平日輕鎰量錄狂且
 窮人身上痛加剝削也按此事曾見於
 某說部觀其所言豈深惡為富不仁之
 輩故憤激而出此耶然以蹈躄之身而
 愛才重士慷慨若此其行可謂奇矣故
 樂得而誌之



塾師鹵莽

澆人丁悅樓以訓蒙餬口
 鼻比坐擁館政秦嚴童子
 子六人咸畏之如虎一日
 有鄰居吳姓之子錦渭
 偶立門前聞主不知如何
 觸怒於丁以致大發雷霆
 立飭差役將錦渭拖進痛
 施夏楚直至受傷始已錦
 渭歸訴知其父吳與林熙
 林謂于家固自延塾師童
 即頑劣不應由丁擅責遂
 控諸英公堂由公堂移送縣



署表三尊升堂提訊聽明
 該童傷疾以下不應為而為
 殊屬不合著責手心一百下
 紫遂了結或謂吳子曾于丁
 處讀書至今春忽易他師丁
 因挾嫌施責以圖決念是說
 也不獨不能為丁掩過且更
 見其品之下矣慨自師道日
 非鄉曲冬烘徒以姑息誤
 人子弟而搗其弊者又或以
 尚書朴作教刑一語致裝先
 生身分任威任福轉忘越俎
 之嫌如丁悅樓者可以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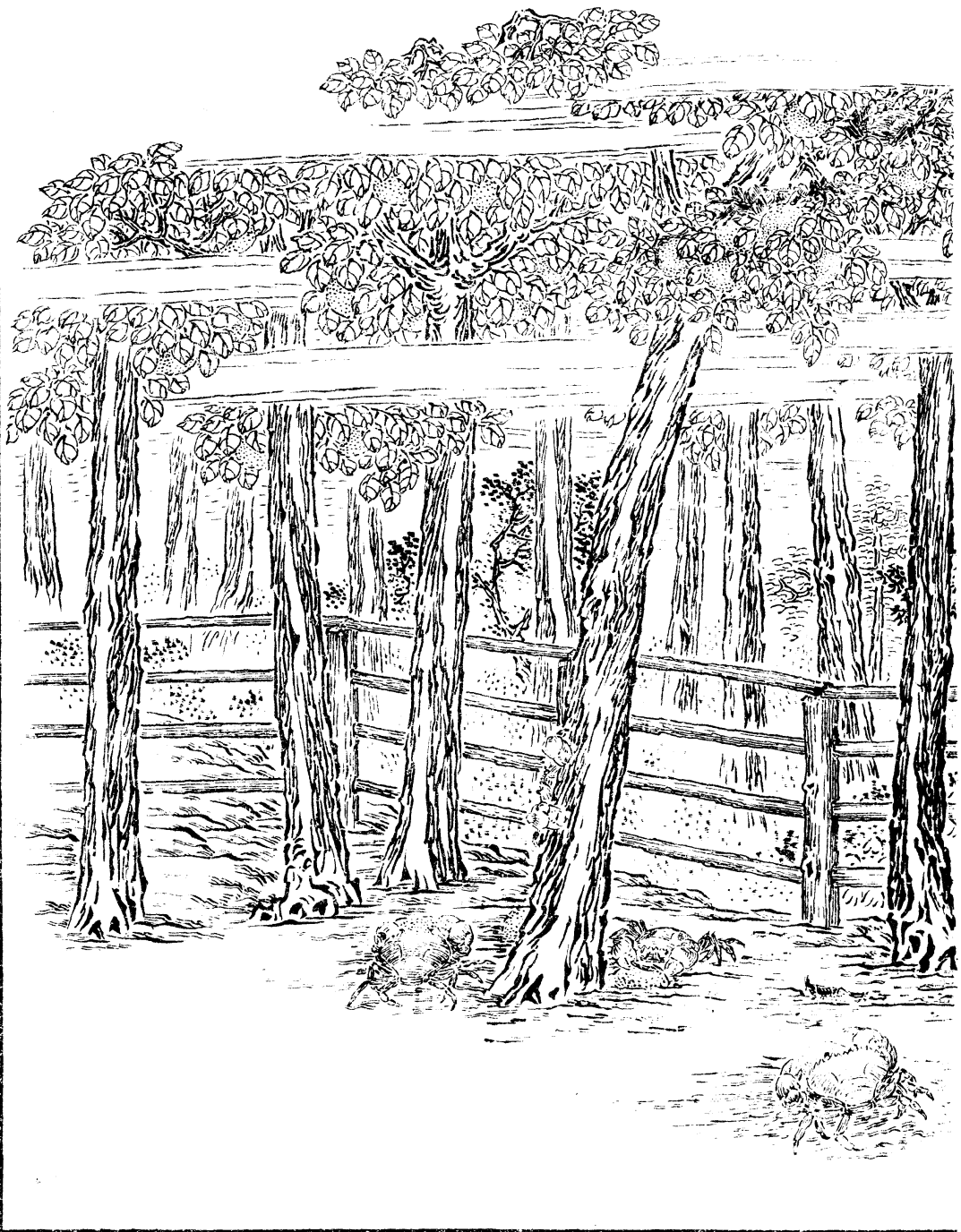
賊

蟹

印度青下加刺
 島馬其地產蟹
 甚多內有一種既巨
 且長投若猿猴狡黠
 殊甚專上椰樹竊椰
 而食雖樹高十餘丈
 亦上下自如不殊平地
 且能知椰之美惡其所
 竊者必係佳種蟹至
 樹頂鉗斷其蒂椰墜
 於地蟹復下地挖一小
 穴埋半椰於其內使
 之不能轉動因以鉗
 撕去椰衣而後嚼以
 啖其肉啖畢遂行聞
 此蟹之殼僅生於背
 而腹以下則無毛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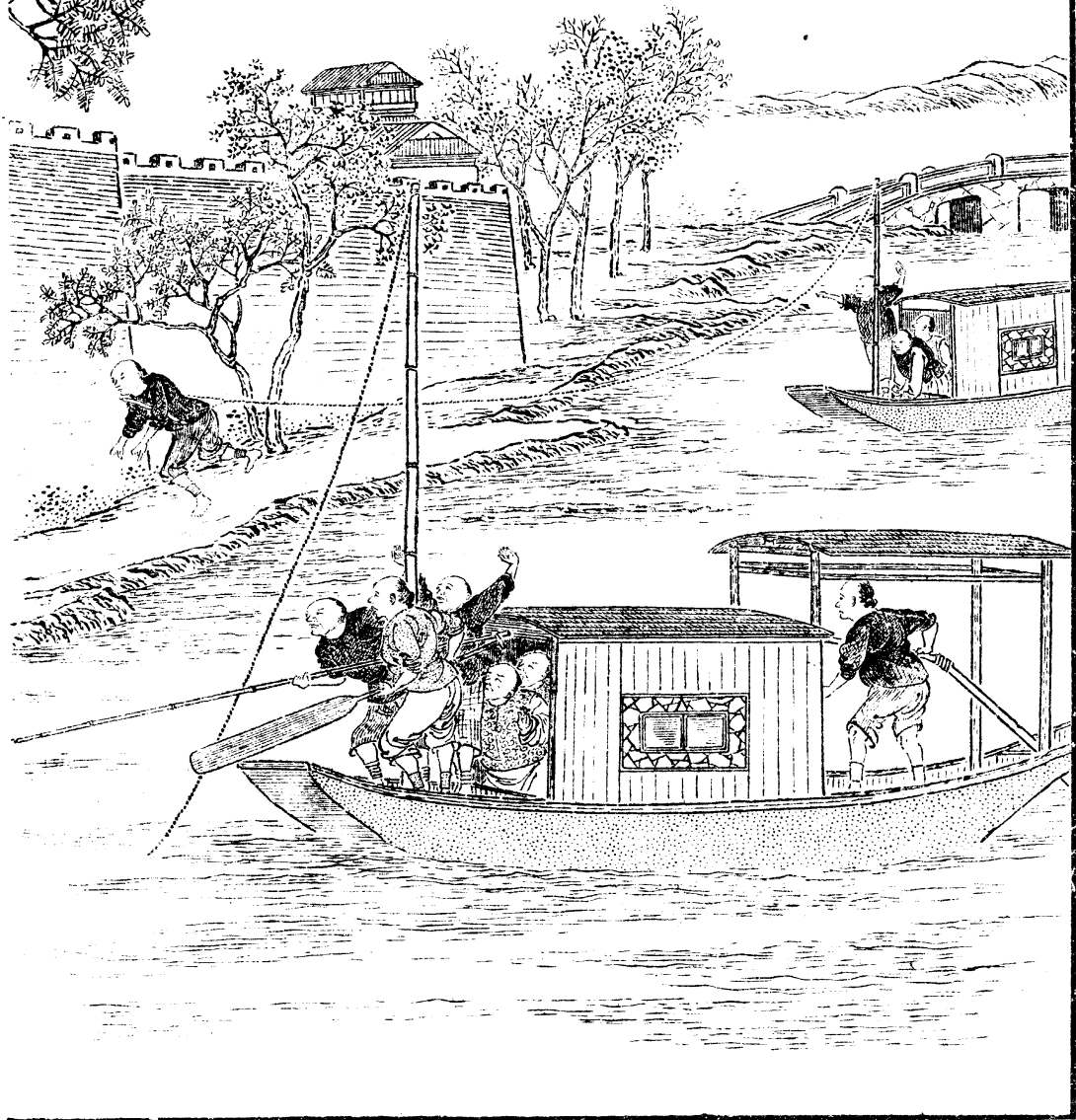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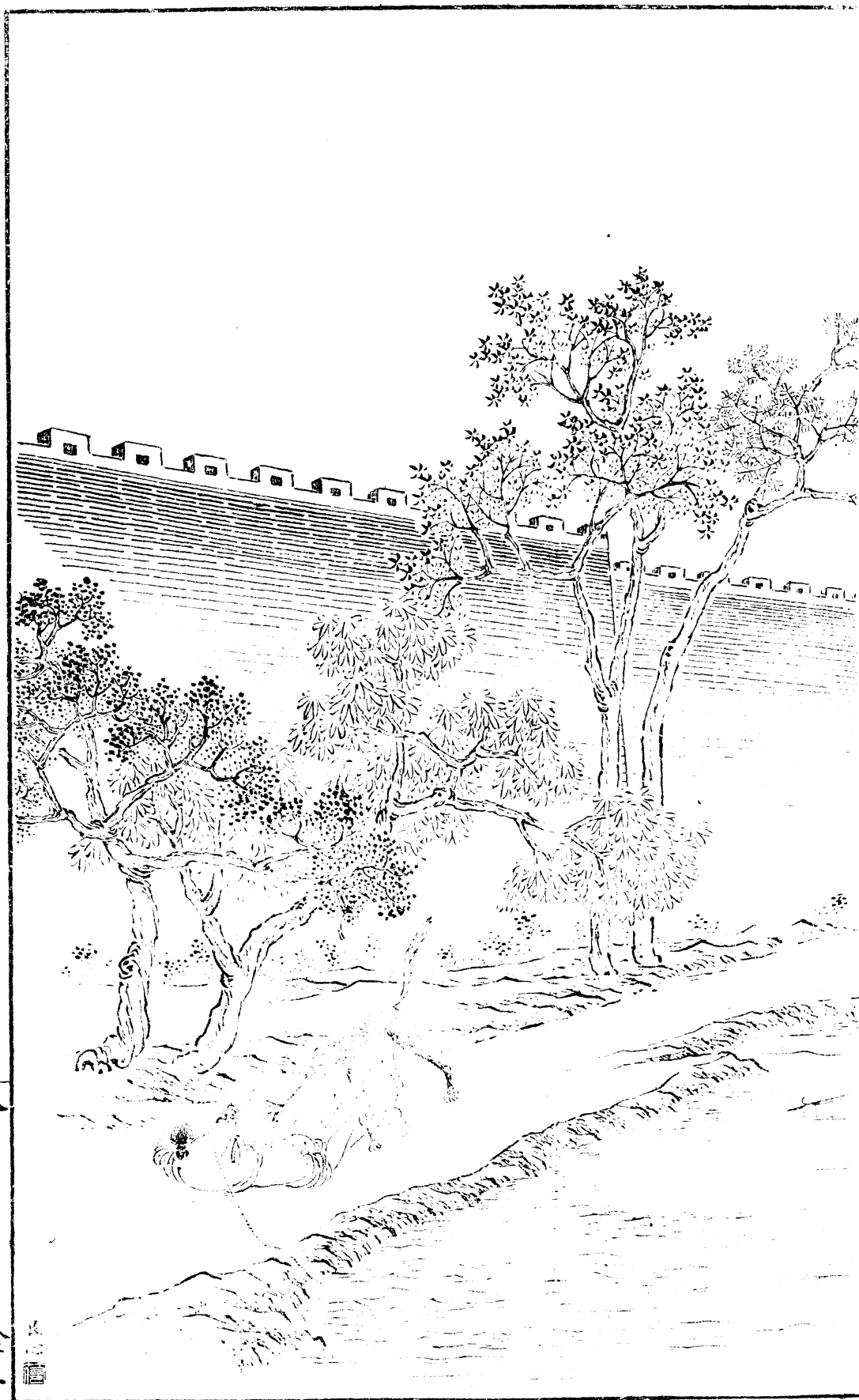
肉似此實不便打像木
 乃以蟹點甚能取帶
 蟹之殼以蔽其腹若
 人之衣甲然該處種
 椰者恆為所擾然亦
 無可如何有貧民往
 拾其食餘之椰殼以
 為器者每一朝而獲
 數擔之多亦可見
 其種類之繁矣
 杜牧詩云莫道
 無心畏雷雨海
 龍王處也橫行
 今若以蟹則不獨
 橫行於海龍王
 處矣



豺啣舟子

禮有祭豺之典詩有界豺之文埤雅載漢律捕豺一購錢百王褒言牧獸者不育豺誠以豺之為物猛如虎貪如狼人皆望而畏之世有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者未有不禍及噬臍也古人詩云當道恐遭豺又云白首飢豺夢裏驚世無王業之德政誰能致山無豺狼之化哉宜昌南門外一帶江岸參差臨水每當潮落風定時有舟人拉浮手肘近賊風景堪憐一日有某甲手緣繩索常船而行忽有一豺突出其後甲手無利器不能拒禦倉猝間神魂俱飛船上人見之大聲呼喊豺不稍却未幾直啣甲臂立時倒斃迨船泊岸眾欲捕則豺已逸去矣噫嘻當此清平世界而惡獸橫行若此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有鈎慈之責者其何以為情耶





薄命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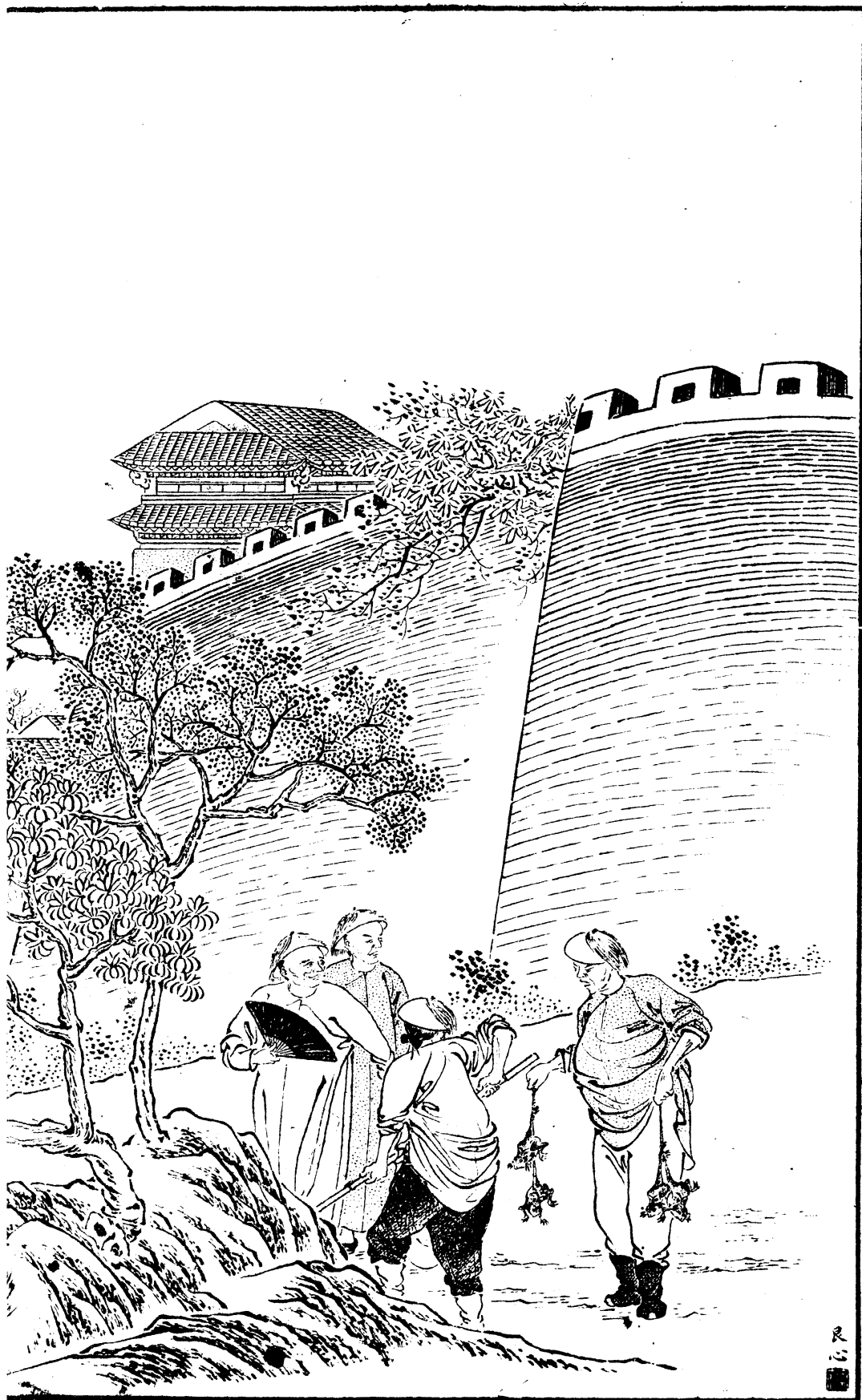
福州某氏女姿色甚麗，獲人銜點地，藏小若出水紅菱，平時鐵篋之蘇岩，涉書史幼年，許字某甲之子。迄今女年已二十有七，猶未克娶，不克感賦，探梅甲以子出外，詎官婦朝莫卜，遂倩冰人告知女家，說女行拜鏡禮。拜鏡者，當戶設一古鏡，今所對之交拜，合卷之夕，洞房齊出，女柳鬱久之，忽發癩狂，狂遂頭後，跳一日，手持子香一炬，步出園門，一路啼，自言自語，見者皆歎紅顏薄命，高至過人不淑，若此可悲也。



狗盜宜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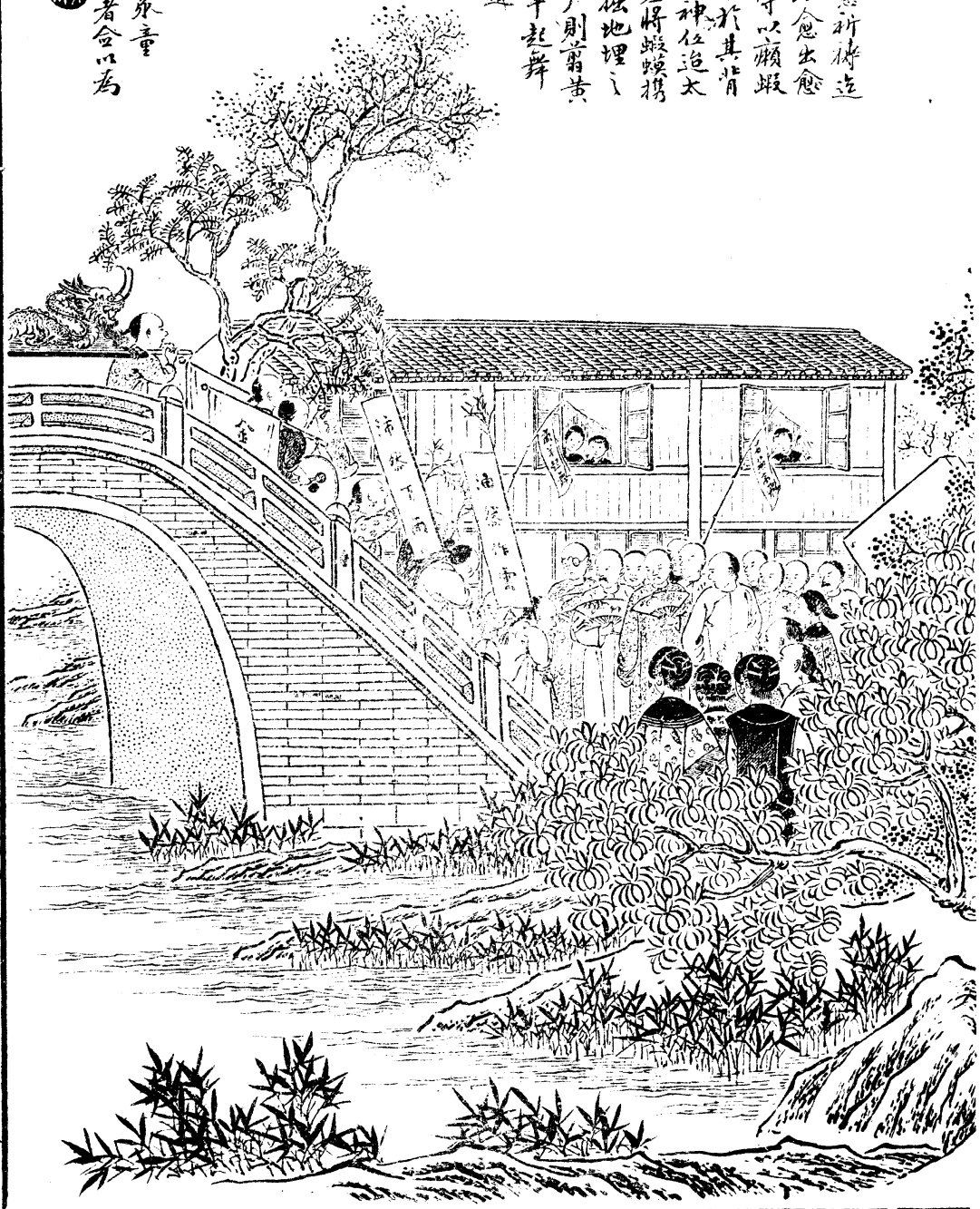
漢口有某姓童子年約十二三齡狀貌猙獰每於黑夜中身披狗皮搭而吠出入某署較之孟嘗食客為狗盜以取振白裘而秦宮與人疑及者其技恍惚似之一夕署中忽失首飾一匣及衣服數襲正查察時驚見此狗跳躍而出有某幕友見其高大異常留心觀察頗為滋疑次日天又至飭人取鏡尺擊之則遶尔踣地易嗥叫而作呻吟迨刺去其皮真刑畢露則固覘然人也乃送交委員審辦判令荷校遊街噫今之人其面而獸其心者亦當以狗皮蒙之如該童者可謂有自知之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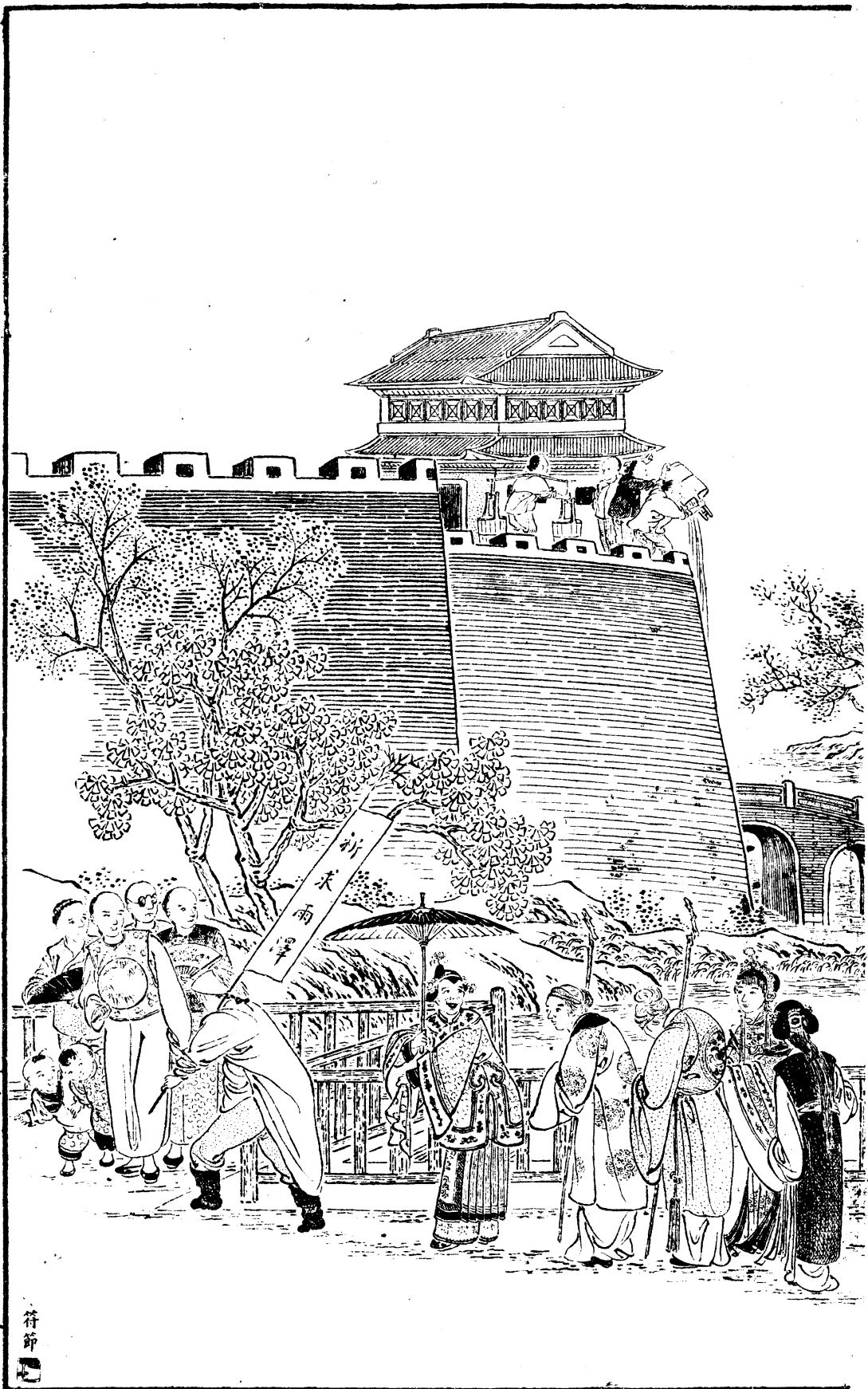
祈雨新奇

白門以天久不雨歷經官憲祈禱迄未澍沛甘霖於是祈雨之法愈出愈奇清和晦日江甯府李太守以願蝦蟆四頭先用朱筆書四文字於其背繫於堂畔堂之旁後設龍王神位迨太守公服升堂畧為審視飭差將蝦蟆攜出南門外離四十九步之處掘地埋之蓋採術士之言也居民鋪戶則剪黃紙尺許書石燕高飛商羊起舞等字遍挂通衢競倩六道子一泥人畫龍其上蜿蜒雲際極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勢兒童數十輩塑土龍於門板上以童子數為目以碎磁片為背以細螺蛳為鱗兩童執黃旗前導兩童鳴鑼從之眾童各執楊枝沿途灑水時觀者合以為奇而猶未足為奇也



有主理數之說者以早為陽元
 所致思抑陽以扶陰乃選美男子
 數人傳以脂粉飾以巾幗有任夫
 姬持杖龍鍾者有高盤墮馬髻
 鸞帶鳳裙為閨中少婦者有長
 衫高履為八旗服色者又有一
 醜婦滿頭插通草花手持兩盞
 前行易弁而釵是真鬚眉短氣
 矣更有主風水之說者謂癸水
 可制丙火因取元武湖水以洗米
 雀橋飭令兵勇向城北隅取水至
 聚寶門向下直洗淋漓盡致凡若
 此者無非厭勝之術乃施之良久
 卒未見效是豈其說有驗有不驗
 欺抑以事同兒戲固未足挽回天
 心欺談天時者將何以處此





十一

符節
金二

罪魁駢戮

蘇湖匪徒竊起焚燬教堂搶劫財物聚眾至萬餘人致禍及詳瀾其凶缺可謂甚矣事後經當道緝拿一一拘獲詳加研審其無干誤拘者准予取保開釋餘犯分別擬重按律懲辦而為首之王光全傳有順二名經劉峴帥委負審實批飭就地正法該處地方官奉文後立即將該二犯綁赴市曹令劊子手奏刀割並霎時間身首異處血流滿地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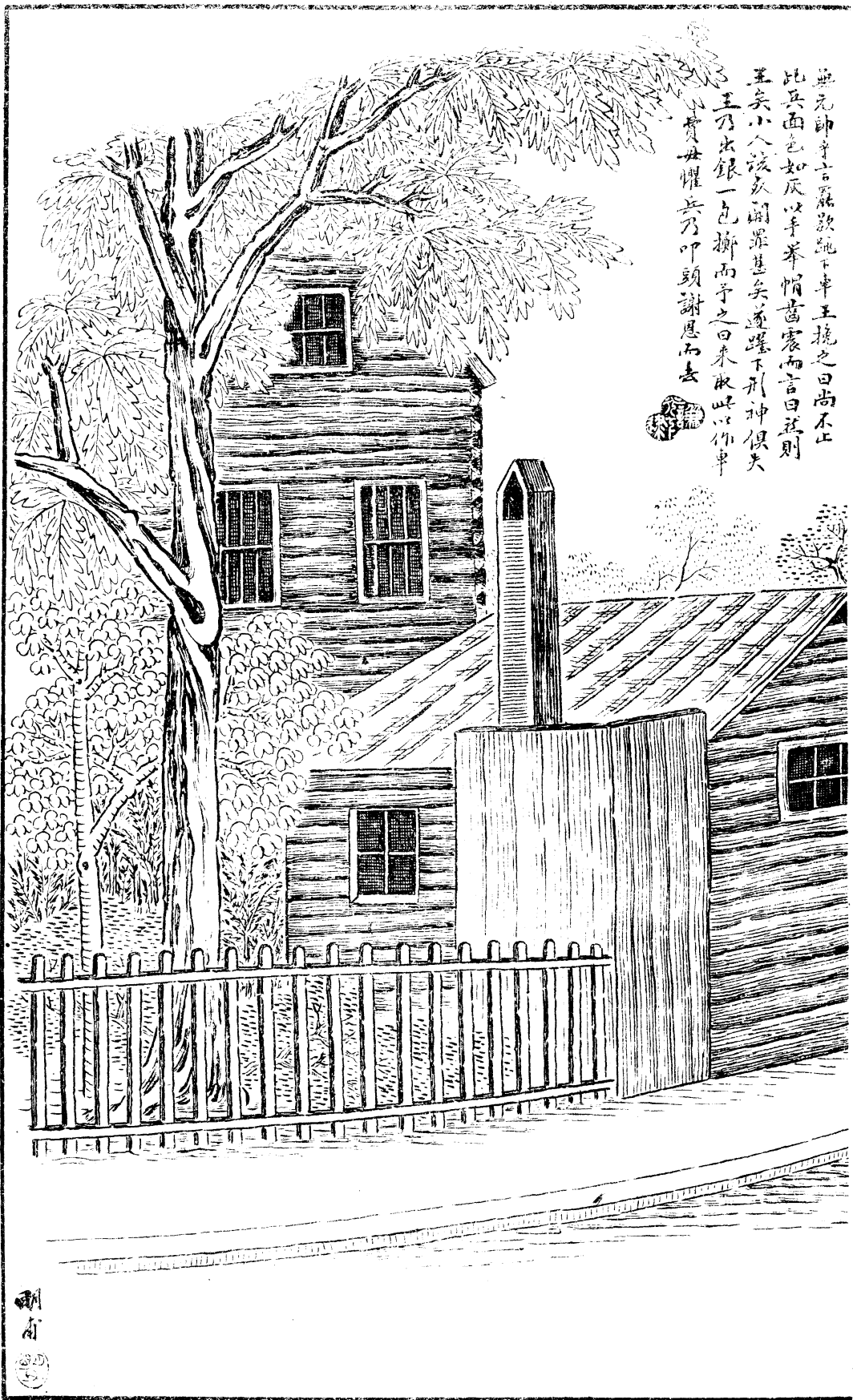
蕪湖而安慶金陵揚州與錫
 丹陽等開教之處皆將該
 首級懸杆示眾現雖皮爛
 肉腐而見者猶能辨之曰此
 蕪湖開教之首犯王光金傳
 有順也治亂民用重典覘帥
 深得此意哉噫誰無父母誰
 無妻子而願自取滅亡甘作無
 頭之鬼乎世有被匪煽惑枝鳥
 思逞者尚其以此為殷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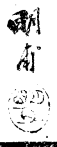
真王轶事

奧國古王的瑟第二性耽遊玩
 而好微行一日麻馬敵車衣
 冠僕陋道出城中忽有兵士扣
 馬而呼曰好朋友蓋其我同車乎王
 曰可遂登馬談頃兵疑王刑貌赴
 當是普位中人王漫應之問
 曾早膳否兵曰已食兵但汝用
 何物作餅請試猜之王歷猜數
 味皆不中兵曰物身尋常無怪汝難
 猜度令晨王王園內竊取山雞而烹之將
 軍亦不負腹矣王曰此非兵家口食所應
 有豈豈能猜但汝之語我亦不多矣我亦將詰
 汝之頃言我是武夫汝知我居何職乎兵以王
 衣冠破敝細加揣測由把總而百總而千總至
 皆曰非王也兵曰非此亦不過都司而止竊
 恐未必是也王曰亦不止此兵戰慄曰非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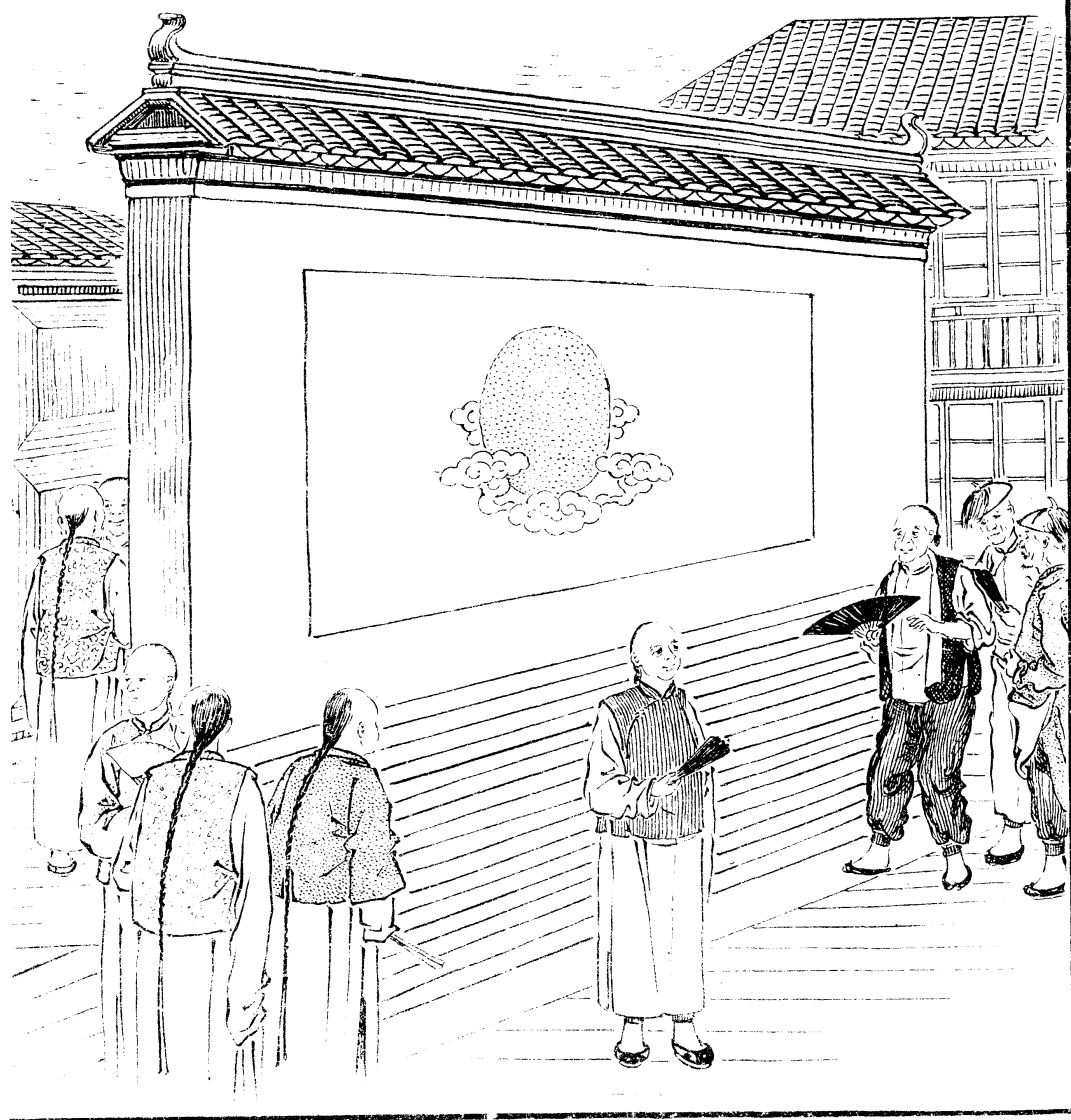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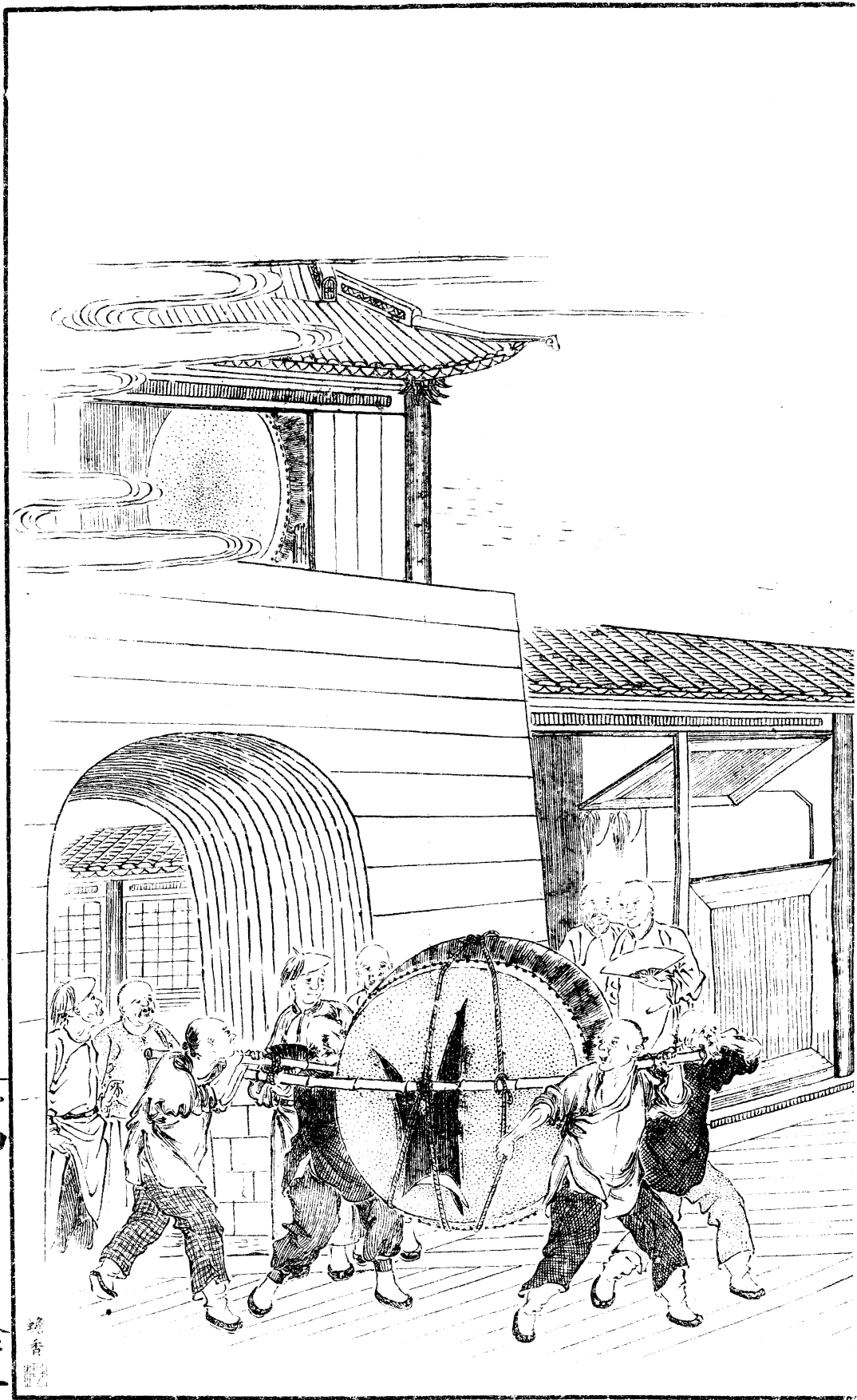
無元帥者古語歎跪下車王挽之曰尚不止
 此兵面色如灰以手舉帽當震而言曰甚則
 甚矣小人該死嗣罪甚矣遂墜下刑神俱失
 王乃出銀一包擲而予之曰來救此以作事
 費毋懼兵乃叩頭謝恩而去



藤鼓易革

肇慶府屬德慶州有大藤峽高相傳峽有妖藤生於水中每夜五鼓則起於水大如浮梁度賊而過韓刺史雍討賊平之斲藤以為鼓今肇府署尚存其二一置儀門樓上儀門之制環堵如城以石疊而為之門上作樓置鼓於上司夜若擊之以為更一置於大堂之東隅鼓身約寬八尺有奇可使兩人合抱蓋皆以藤為之而室其中若也數百年來無少朽敗然藤雖不朽而革已不知幾易今春革又破裂屈招敗鼓之皮已歷四十寒暑現經府憲張太守理而新之飭差弁鼓至佛山購充大牛之皮重加修理以復舊觀訪古者摩挲及之謂足與漢之銅鼓唐之石鼓並垂不朽云





斫路僵屍

說部載僅屍事詳矣儒者或
 冰之謂其事多附會固未可
 盡信也乃竟有身親目擊者
 甯波慈船車殿開壽寺左首

迎來喧傳有女僵屍追人事行人於
 深夜時無敢往未比逢者四月十七日

有屠夫章阿海往完婚家宰畢夜

膳後已入醉鄉明月伴人酩酊亂步忽

見樹下有一少婦向告曰客將何往願

附驥隨行二三豈可吝章知是怪遂已

不及奔避遽曰吾負若行即以兩手執

其脉門及負疾行而無計以致其死因

至小池擲之而遂詎前行數武屍又躍

躍追至章窘甚墓見大樹一株遂徠

升而上該尸守而弗去忽直窺高約

丈許笑及其足章情急智生憶及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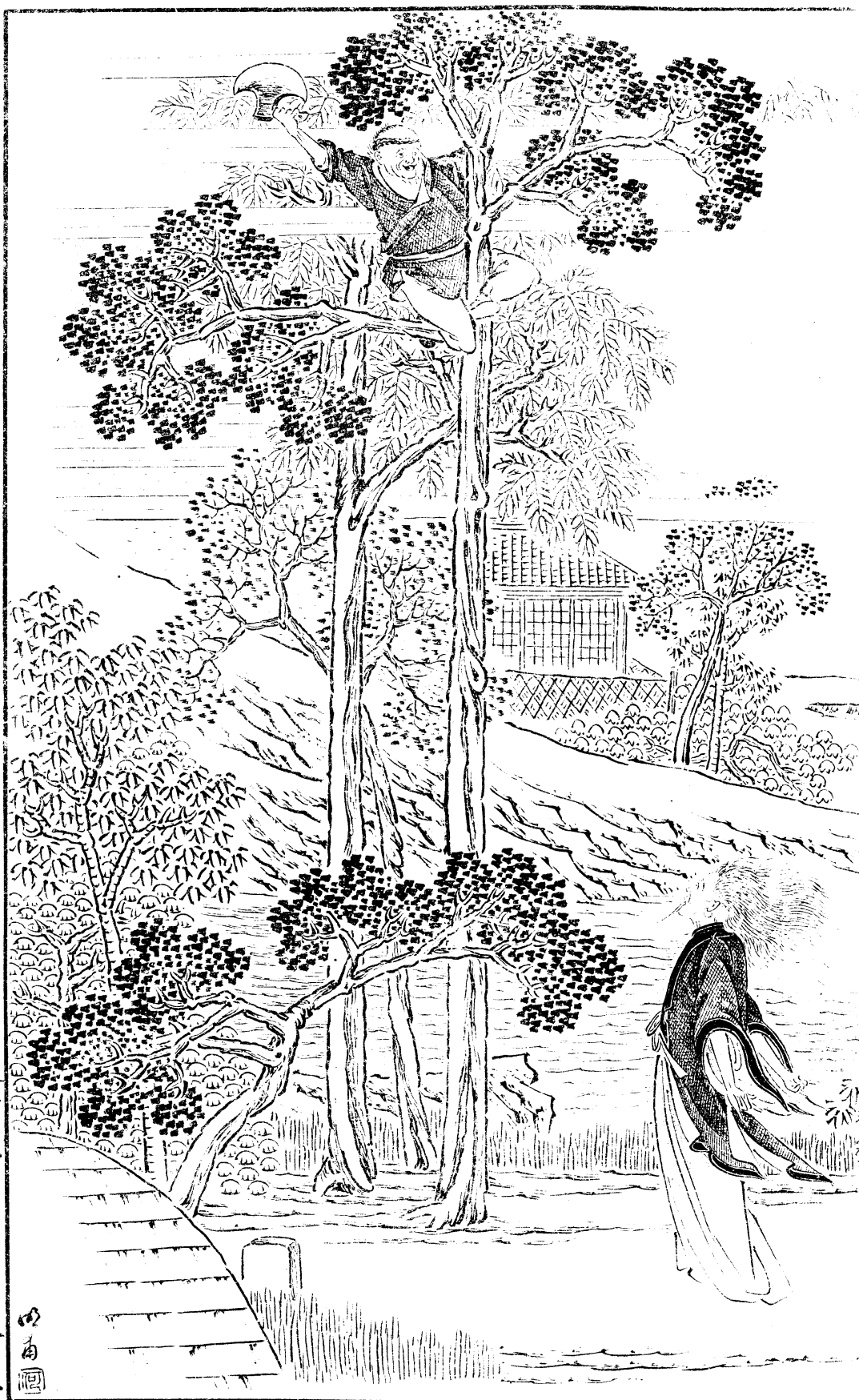
州有斫肉斧乃持以待屍又躍

起斫之中顧而路章始得下

樹斧歸向人言歷一猶駭汗

歎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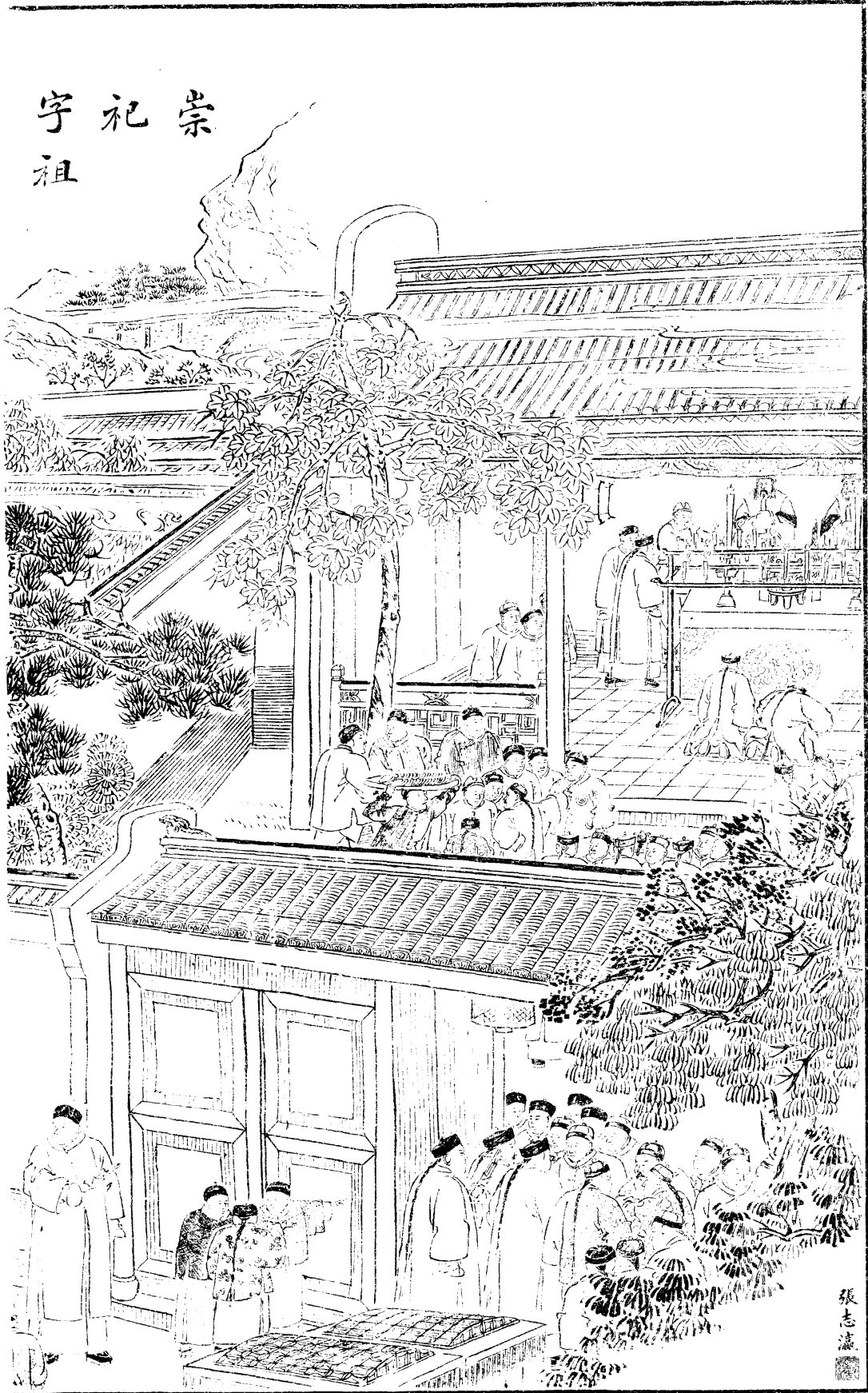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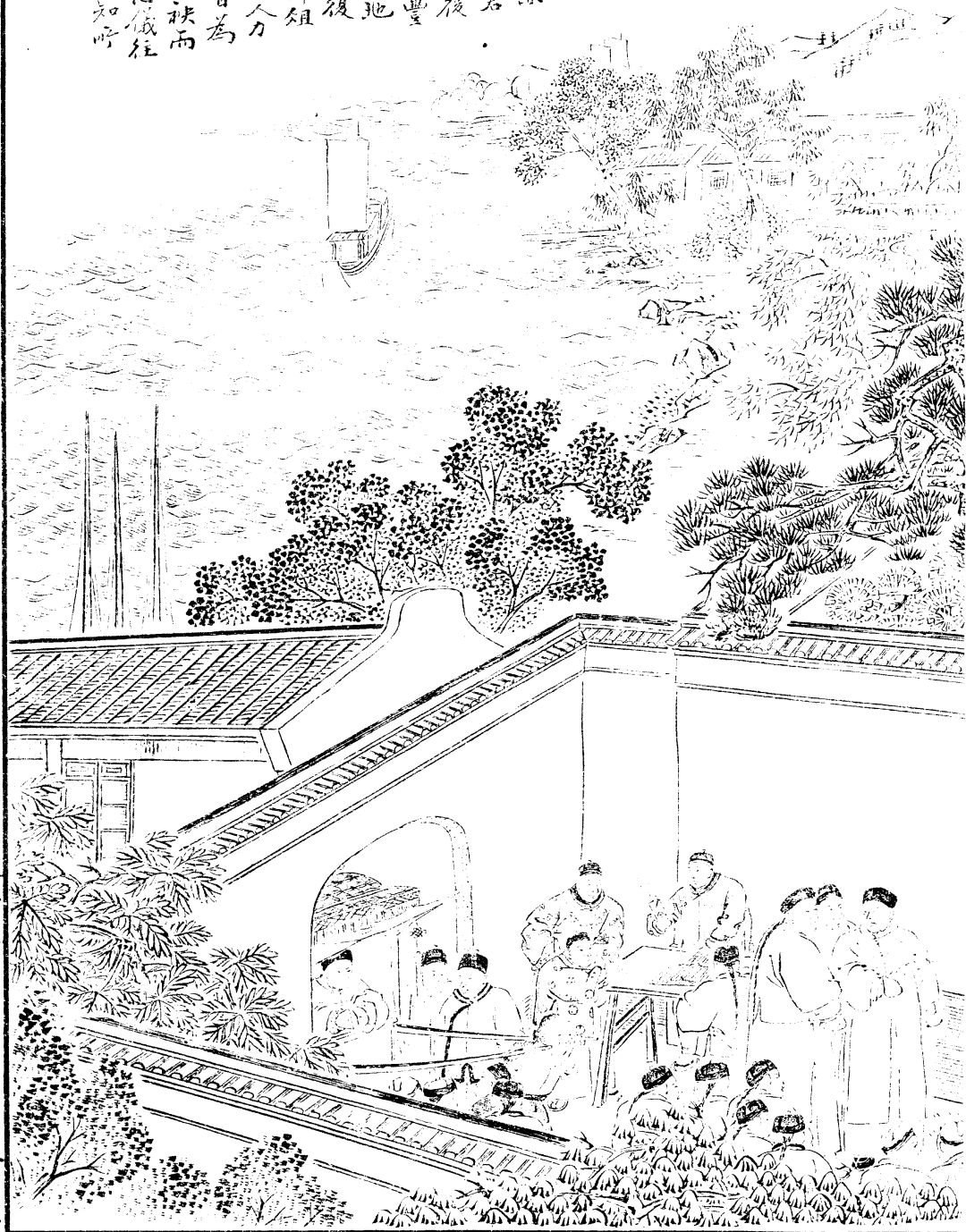
金二

明角圖

崇祀
祖



蠡紋為象實廟
 青契之文王拾金
 泥遂易結繩之治
 天開景運世結文明字
 祖之遺澤長矣茲百神
 香火遍布八閩惟字祖
 獨鮮奉祀之人有識者
 心竊非之粵東前十數
 年始建一廟於西關後
 復建一廟於粵秀山下
 迨未惠州府城去西門外亦
 創建字祖廟一座度祀倉
 頡沮誦二聖像於中廟後
 層樓上蓋高蓋城垣迤臨豐
 湖山色湖光憑欄在目其地
 頗古形勝及後咸日先聖復
 此書禮所云圖書啟經緯俎
 豆藉湖山書法古峭有非人力
 所能摹倣者三月二十八日為
 倉頡聖誕彼都人士聯袂而
 至敬祝千秋一瓣之香心儀往
 聖該處識字之人泊能知所
 本狀



狡謀不測

杭垣貫巷口有

存德堂藥舖係前

人葉某呼爾藥信小

彩票頗獲利市月前

售出六月分頭彩一號計

錢九千文為某乙所得乙

持票向葉取錢葉稱票係奉店學徒

所作寄此代售該徒現遁他往我當親

往呼來請君少待言畢極出見該徒詭

辭遊之後不之疑隨至店葉命店夥

將徒捆縛於柱肆意毒澁責以私造小

票不知齋恥徒不解所謂疾聲呼救已

目擊情形頗信其真勸葉釋手默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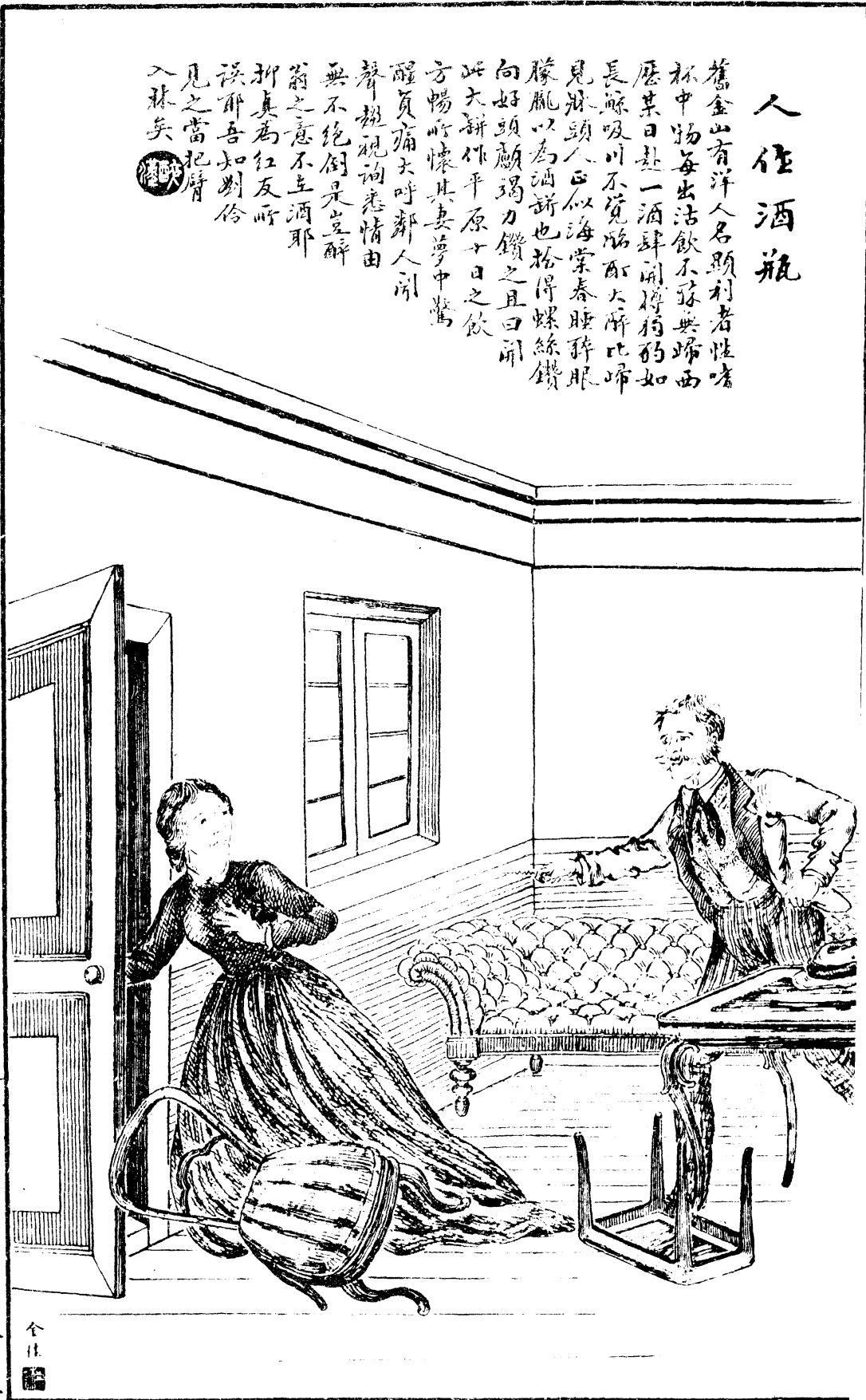
去然後已受傷甚重矣奸商狡獪若此

地方官可不亟為查禁耶



人住酒瓶

舊金山有洋人名顯利者性嗜
杯中物每出沽飲不致與婦西
歷某日赴一酒肆開樽獨酌如
長鯨吸川不覺酩酊大醉比時
見牀頭人正似海棠春睡醉眼
朦朧以為酒餅也拾得螺絲鑽
向好頭願竭力鑽之且曰開
此大餅作平原十日之飲
方暢所懷其妻夢中驚
醒負痛大呼鄰人聞
聲趨視詢悉情由
無不絕倒是豈醉
翁之意不主酒耶
抑真為紅友所
誤耶吾知劉伶
見之當把臂
入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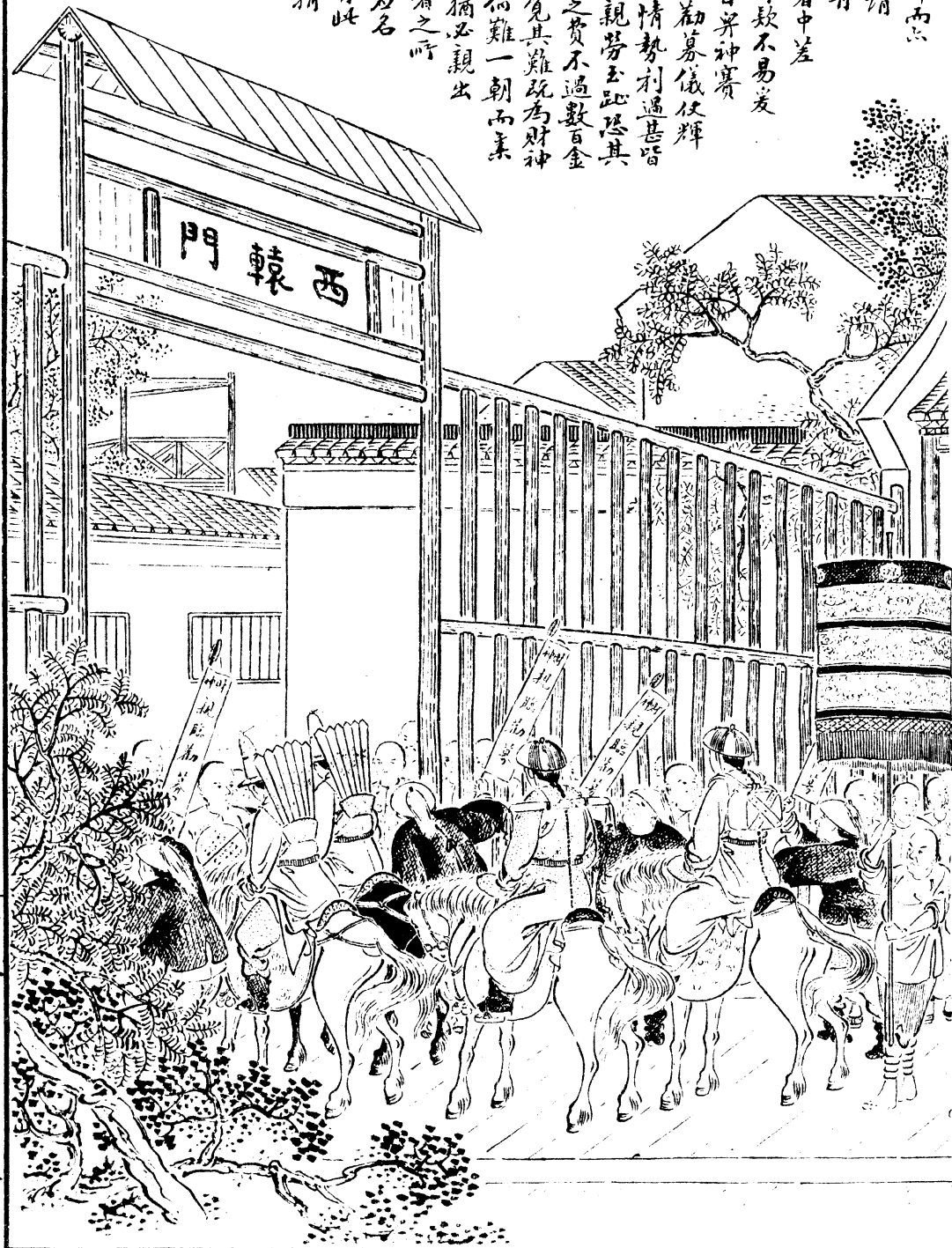


財神募捐

近世世類之徒
每借施醫給藥
及戒煙等名目
募捐款以為生財之
道實則未濟一人
所濟者一己耳
此等入或謂
之假難民又
謂之假財神
蓋彼非真有生
財之道特以他人之財
藉為己有復以他人濟人
之財圖遂己私故雖為假
財神而仍不免為假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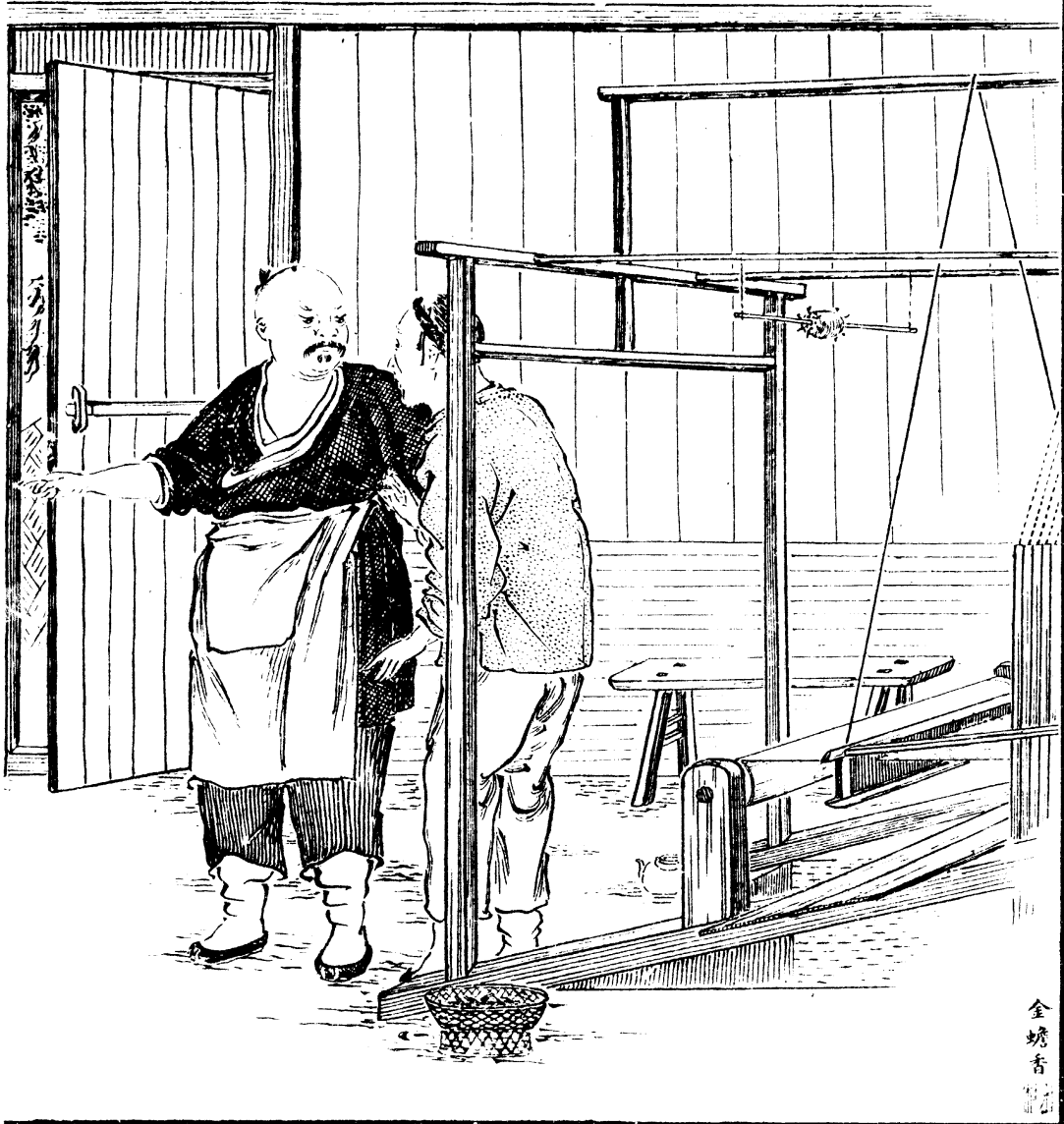


也從來有身為財神而
 有之財之慮者不謂
 蘇城吳縣署西首有
 財神堂一所近有署中差
 役擬建一戲臺恐籌款不易爰
 擇五月初二金元日并神賽
 會製一黃牌曰親臨勸募儀仗輝
 煌車馬襍沓蓋以人情勢利過甚皆
 喜錦上添花非得神親勞玉趾恐其
 款不柔也然一戲臺之費不過數百金
 以窮措大而處此固覺其難既為財神
 則雖千百萬之金錢何難一朝而美
 而乃為此區區之費猶必親出
 勸募救沿門託鉢者之所
 為豈財神不徒擁芳名
 而內無蓋藏乎自有此
 舉吾恐今之冒名收捐
 飲錢肥己者皆將以
 財神為藉口而樂
 於從事矣



甘作烏龜

人生不幸而娶有淫婦致得一項綠頭巾暗戴上此誠事之大可恥者若好男兒當此殺淫出妻如覆水然一發而不可復收尚不失家聲之清白若明知之而故縱之裝聾做啞一任妻之胡行妄作此其人即俗所謂友烏龜金陵有樵匠某甲春間納一婦某屠夫之女也性淫蕩共同居某已有私被甲查知之甲性甚懦不敢自治訴諸泰山某屠夫則之責甲治家無道痛加鞭撻乃撰縛猪之索割猪之刀共紫霞膏一盞至女處數其罪而責之曰此三者皆可畢命怪汝自取之時女僅受父責身無完膚猶復強辯曰我為此僅辱沒夫家體面何煩老父前來相逼屠夫語塞即持刀繩授甲令轉授其女甲癡若木難堪然泪下屠夫擲刀而罵曰味堅子不足教我固知汝實狡姦也言畢憤而去甲無言半晌仍復展其經綸軋之作機杆亦且亦不為遷避計此殆甘其老元緒為伍乎亦人類所不當者矣





老鼠搬家

客有過澗定室主人而告之曰近者盱眙
 臨大火焚至千餘家登諸日報通國皆
 知不知未火之前有老鼠搬家之事乎
 主人曰異哉夫鼠鳥知天之將火而先
 為是避禍計也清中其說客曰盱眙居
 民多依山而居山上山下皆有屋宇存
 焉當未火前數日山下民家之鼠忽
 千百成羣銜頭揉尾自下而上直入
 山中見者相顧錯愕莫明其故或相
 告曰老鼠搬家當有火災人亦疑信
 參半越數日而火起不論高堂矮屋
 悉為瓦礫之場是災確未至物已先
 知而人卒無能挽回若豈非數哉主
 人曰有是我龍之點也世之人有貪如
 狼猛如虎狼如羊詐如狙而專以狡獪
 欺人者矣及其臨禍患則以身為殉而
 不知趨避此其智不更出鼠之下哉嗚
 呼可以人而不如鼠乎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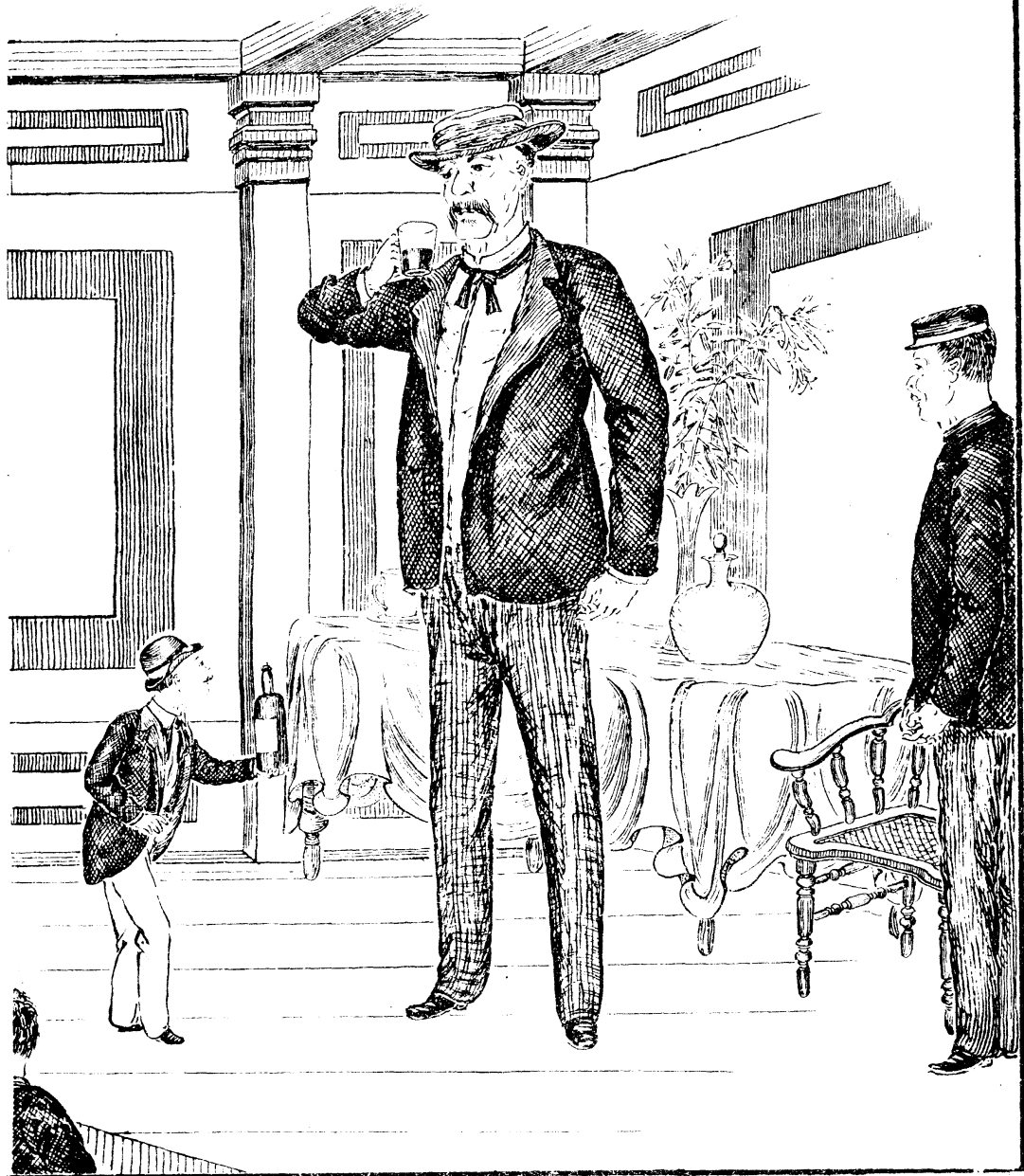
二十

金三

良心

一長一短

人之長短不同伊古至今不勝枚舉矣其荒遠無稽者姑置弗論若申香身長一丈八尺巨無霸長一丈院翁仲長一丈三尺賈造長八尺二寸朱雲長八尺餘王商亦長八尺餘為匈奴所畏此長人之最著者也其短焉者若郭解精悍臧純侏儒王珣稱短主簿孟嘗為小丈夫舉其崖略無非以短相傳之數人者或長或短不一其類亦不一其時而又不能同居一處成一洋一大觀誠憾事也今我華有唐五者其事業萬不及十尺之文王九尺之湯而其食粟却如九尺四寸之曹交其他皆不能見長所長者一身身然歐洲人多傾慕之遊者行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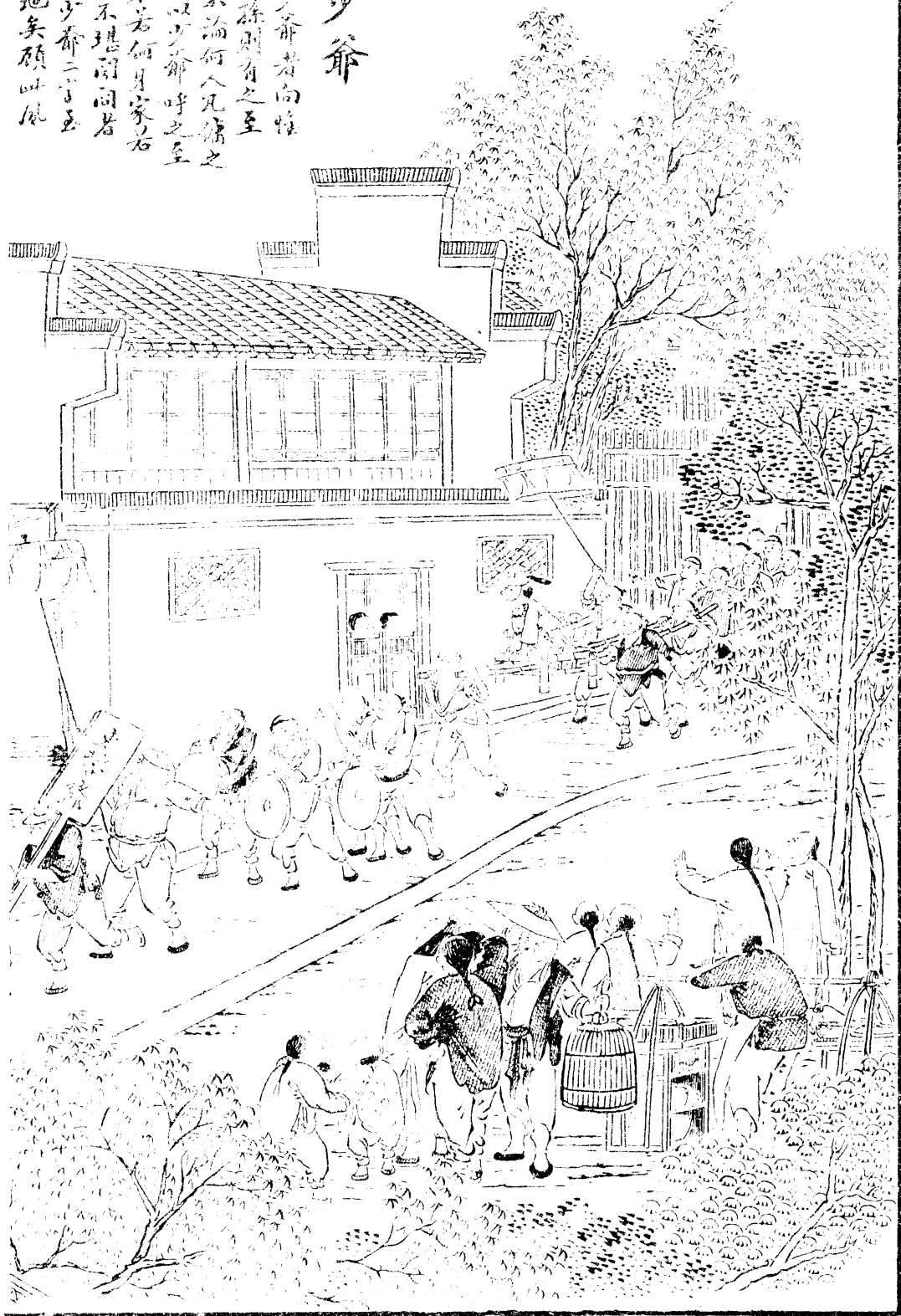


國有法人某見
 之曰此奇貨可
 居也乃竟一孩子
 使其磨五粒身而上
 僅可為之味是道欲
 然自為得計豈至已哉
 倫會堂演劇一時觀者
 無不失笑及至塔度四石
 五則銅鑼聲高唱大江
 東五聲若巨雷高出雲表
 而接了則法版法言者如
 蠅蚋嚙不似側耳聽之
 終不可辨其詞形見此如
 此不誠天下之奇劇哉



狗少爺

世之稱少爺者向惟
宦家子孫則有之至
今日而不論何人凡稱之
稱主動以少爺呼之至
其門第若何身家若
何竟有不堪問者
藏者謂少爺二字至
此而掃地矣願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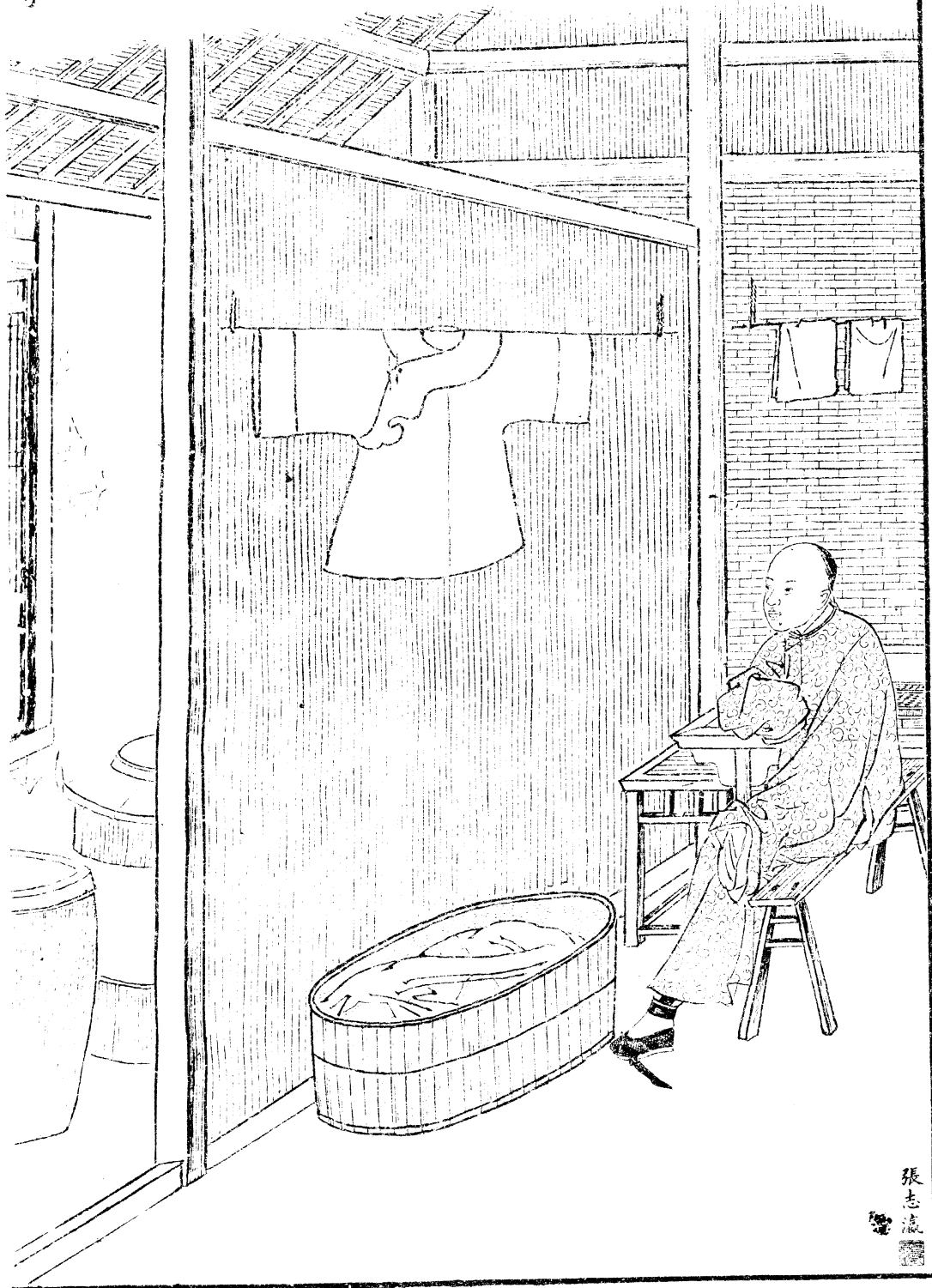


惟上海為尤
 甚良以上海
 五方雜處人
 類不齊不特
 稱謂之僭妄
 即名器亦可濫
 膺往有曳尾之流
 購一切牌使藍頂花
 翎儀自則衣冠之列者有心人
 竊傷之甚猶謂彼固覲然人面也乃金
 陵有駐防旗人某日藉祈雨為名以
 小犬置筭輿中加以冠服以小紅羅
 筒作項呼為狗少爺一若統袴兜之
 捐有戒衛者遂扭頭擺尾氣志本
 來自目前導雙牌大書見官夫一
 級五字其餘一切鹵簿及侍從人
 等皆生新招接過市不知者見
 之且羣羨少爺之厚福而不知其實
 為畜生也剛為瑞弟侯方伯所聞斥
 其深妄主提狗少爺之僕從送縣懲
 辦彼狗少爺其亦能為之緩頰否耶



刁佃

湖北孝感縣某甲小康家也膏田數十畝佃戶甚多已者年矣已知甲有長者風數年不償租位甲不能堪控諸官衙二經責依期償付閱一曰二指甲家謂曰小入自家控官德責頓省立撤矣甲問故乙曰主人豈不剛里誇子



管簪一板值銀
 十千今小人皆
 數百板兵除極
 完租課外尚有
 贏餘乙即算給
 甲無詞以應乙遂
 告辭數月後乙
 忽登門悔罪狀
 邀甲至家杯酒言
 歡研身明積欠陸
 續償還甲因而喜甚
 次日偕兄弟二人至其
 家乙先以茶煙款待少頃與
 辭入室久之不出俄聞室中作
 呻吟聲心知有異入內視之則
 乙正扶其癯瘵之老母懸梁已
 將投入縲內大驚而出告知兄弟
 遍訴鄰里乙知之將母放下持利
 刃窮追責甲偏索賈財致母
 情急困盡甲由是不敢再至乙
 處乙后然遂有其田矣乙佃之
 刁竟至此哉



庸

醫受辱

金陵西門街有外科

醫生余某者聲價自高

悍甚自是日者有金某患

一疽邀余醫治余言此症甚為

棘手苟得番佛百尊尚可保治

金允之醫治數日迄未見效而病

益劇金之妻妾謂余曰病至此得

毋有他慮乎余大怒斥其妾且不

許更延他醫是夜金某竟卒時

余已假金姓八十餘金矣至天明

金姓妻妾麻衣如雪突如其未竟

將招牌什物搗毀一空妾年少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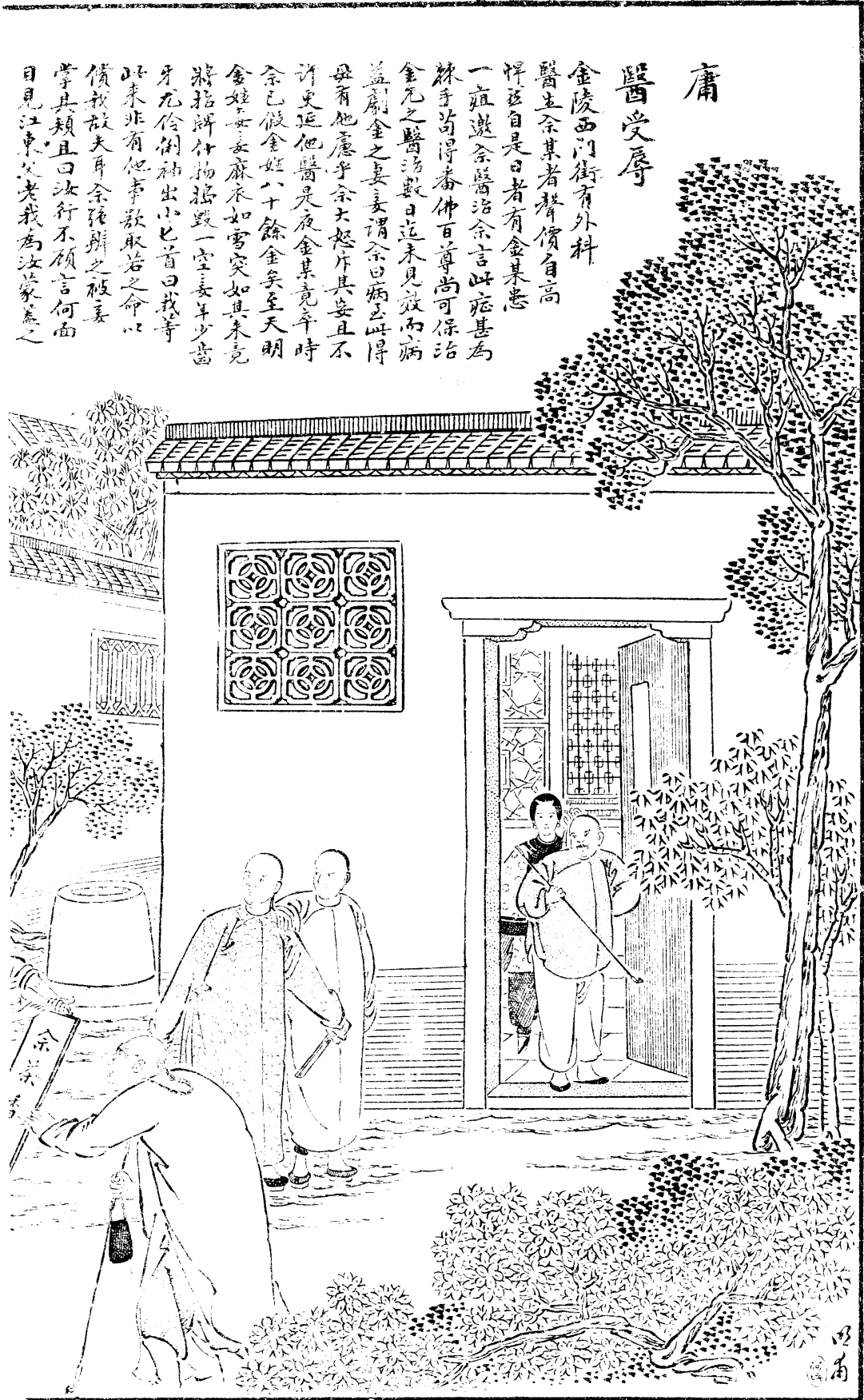
牙尤伶俐袖出小匕首曰我等

以來非有他事敬取若之命以

償我故夫耳余強辯之被妻

掌其頰且曰汝行不顧言何面

目見江東父老我為汝家羞之



即解白裙令僕從蒙於余某之
 首拔出街心觀者謂集余某其
 願以八十餘元悉數歸趙姑得
 寢事噫醫如余某誰食其肉
 不為過乃內無濟人之
 術外有掩面之慚而後留
 此有觀之而目是不遠不
 如死矣誰証醫之以
 人命為兒戲者豈
 獨余某也哉



脫却布袴

粵有無賴子某家本小康以好賭故資產蕩盡至為無袴之公一日與妻同宿而起潛携其袴去及妻醒如禽言之脫却布袴羞不能言適是日其鄰招往早膳妻辭之鄰婦親至見其偃臥即在牀下促駕妻辭愈堅鄰婦詢其故初不肯言固問之始知其袴為藁砧所竊也遂歸取袴與之始能下牀吁過人不測至此極矣雖然婦亦有自取之咎慧心人試一考之



火龍疊見

客有自津沽來者言五月二十二日平明時天氣驟熱風雷隨之居民揮汗如雨瞥見穆清之表有龍飛騰空際照火燄附之而行其光不堪逼視越兩日清晨更有玩璜氣自天而降時則火龍凌空矣矯由南而北轉瞬即見首不見尾一時見者皆傳以為奇按龍之變化莫測世皆推為水中神物論其為霖為雨則翻江倒海扶水而行宜也今則易水而為火豈其五行遞嬗陰極陽生故易習坎而為重離乎嘻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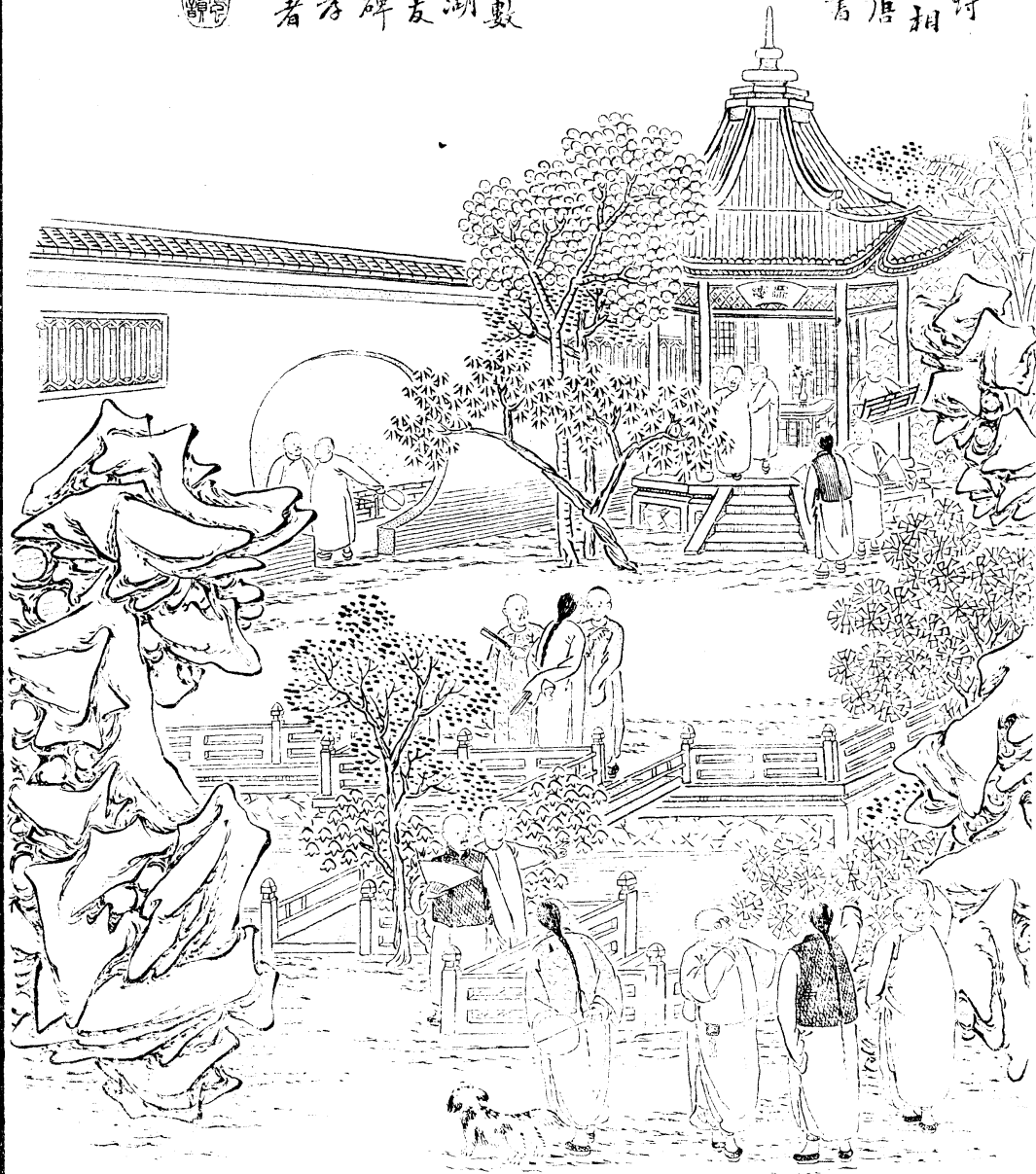


天上仙槎莫
問津氣休歸
去鏡湖濱湖光
無恙猶如故千古

名賢勝蹟



風流賀季真以慈溪
 重拙園上舍月湖秋泛詩
 也湖西尚書橋下賀監祠相
 傳即柳汀逸老堂故址唐
 湖元天寶間賀公為秘書
 監與老杜滴仙為詩友
 文章風義千古
 罕傳造後明哲
 保身四明歸隱築逸老
 堂於月湖十洲間今其
 祠前有亭翼其名曰眾
 樂遠吞山光近挹湖瀾
 實亦四明有數古蹟前數
 年有王孝子之父墜於湖
 孝子殉焉事為鄞縣朱友
 篋大令所聞為之立豐碑
 於亭側以記其事後以孝
 子賢臣後光輝映於古者
 猶低徊留之而不忍去云



巧奪天工

日本人幡榮有公翰子
 之巧年七十有五而目
 力尚明每製一物新奇
 靈妙令人不可思議當
 有拙川親王至時時常
 製人形一具以獻之高
 一尺七寸有奇身穿平
 衣內視袖服手持團扇
 脇下有細孔內藏關鍵
 以手撥之則有目四肢
 俱動揮頭四顧把扇極
 搖相然一裙履少年
 也夫近世純袴子弟席
 祖父之餘業平日鮮衣



華服趾高氣揚當其
 昂頭天外旁若無人真
 其木偶人無異乃以木
 偶人而猶能舉動自如
 轉覺龐然自大之竿坐
 而不動雖含生負氣反
 未有若斯之靈捷其巧
 為何如也故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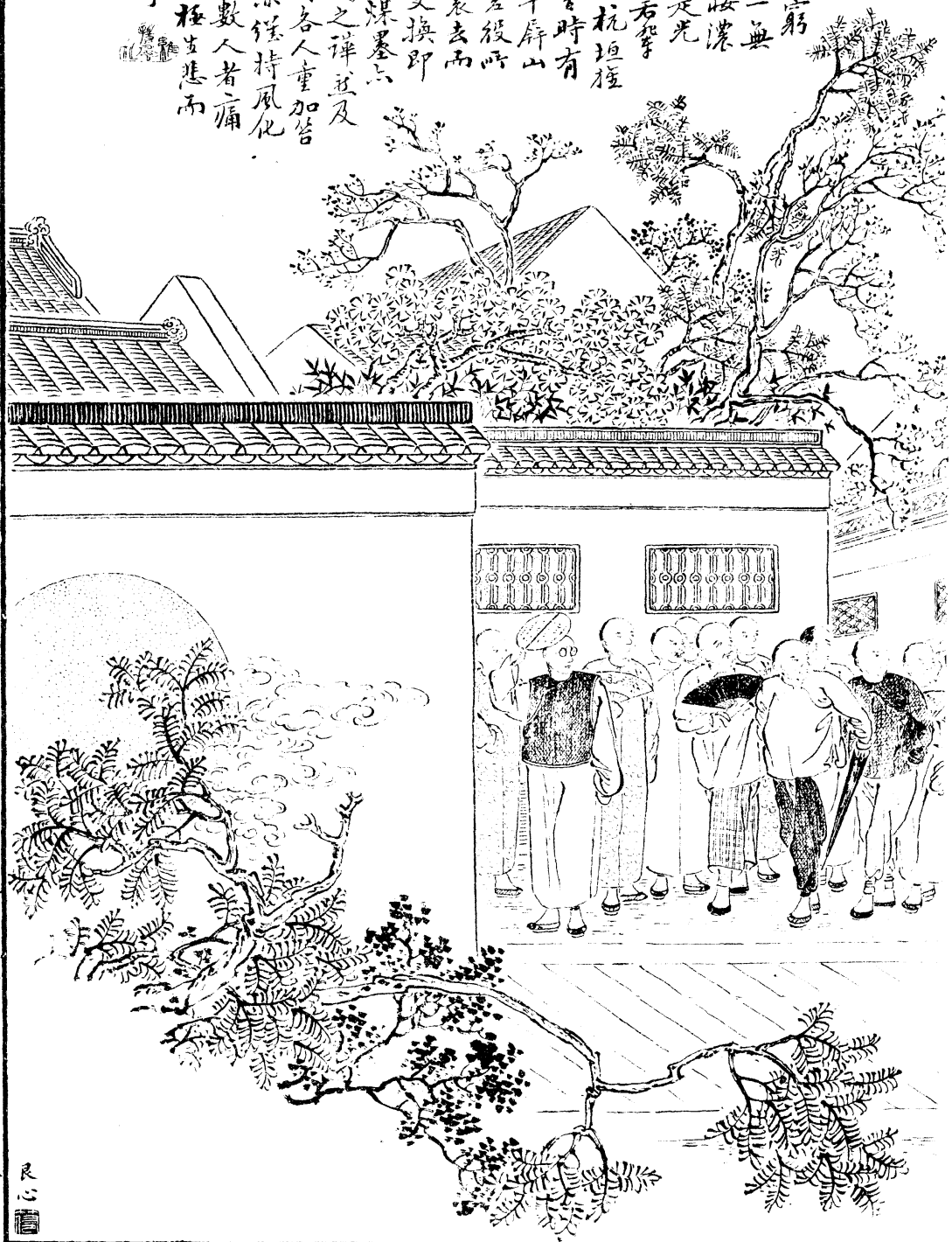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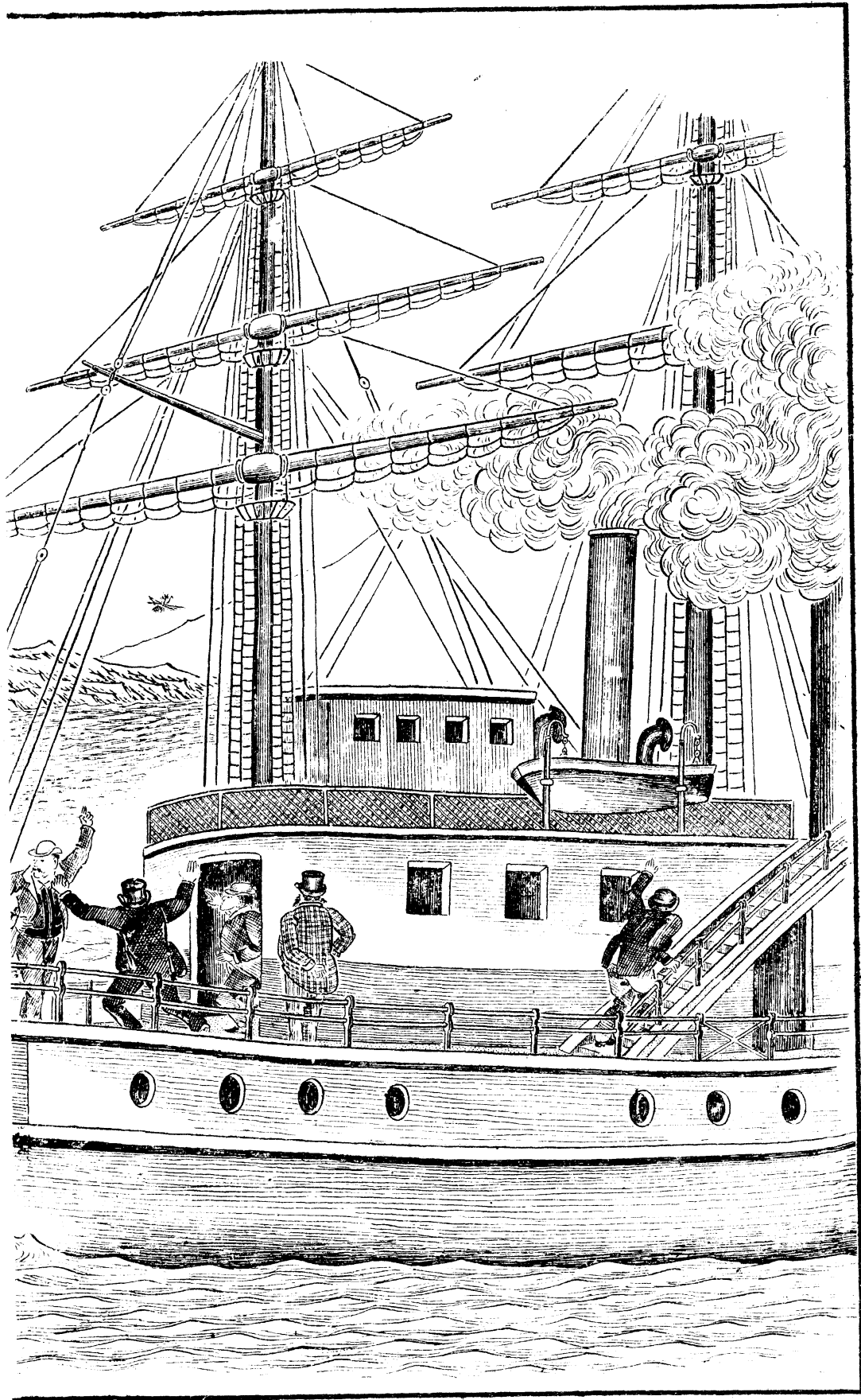
禁扮法戲

京劇中有翠屏山
一齣事本水滸
描摩姦淫情狀
惟妙惟肖梨園
中常演之官憲
以其傷風敗俗曾出示
嚴禁而仍不免陽奉
陰違者不以人心好淫
者多將指此以指狹
生意也若地方之昇神
賽會原不必以優孟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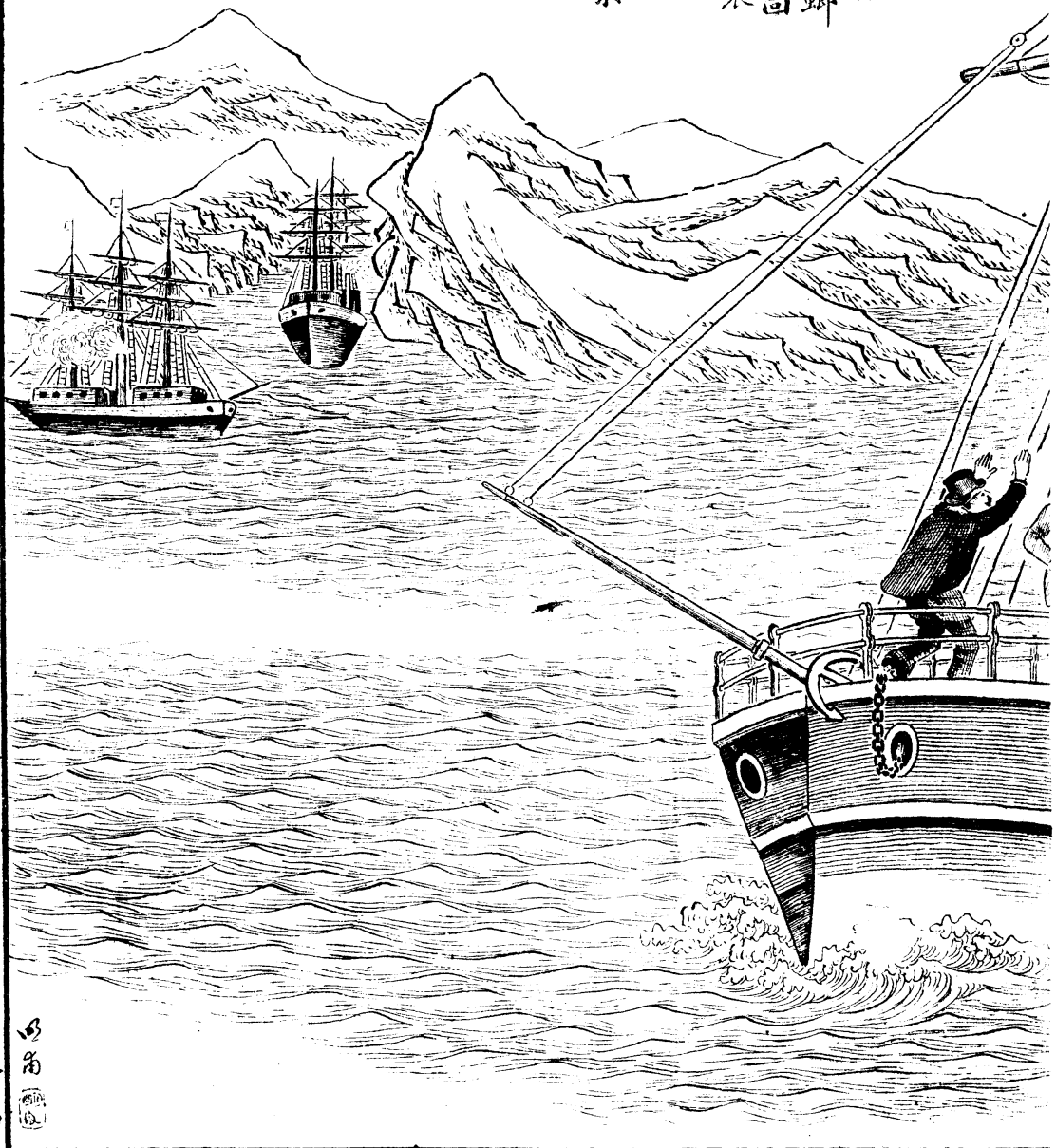
冠後事而遂
 來好事之徒
 執裝於各邑
 戲劇踵事增華窮
 刑畫相其間一二無
 恥之學尤喜淡妝濃
 抹於作淫戲曾是先
 天化日之下而容若
 招接過市乎日者杭垣
 德觀溫元帥賽會時有
 高踞一起於他翠屏山
 故事適被某署差役所
 見一併拉將官裏去而
 所穿戲衣弗令更換即
 面上塗抹之脂粉煤墨
 弗令洗去觀者為之譁
 官升堂審訊判將各人
 責並後開釋是亦僅持
 風化之一端也不知之
 數人者痛定思痛其亦
 以樂極生悲而深悔
 多此一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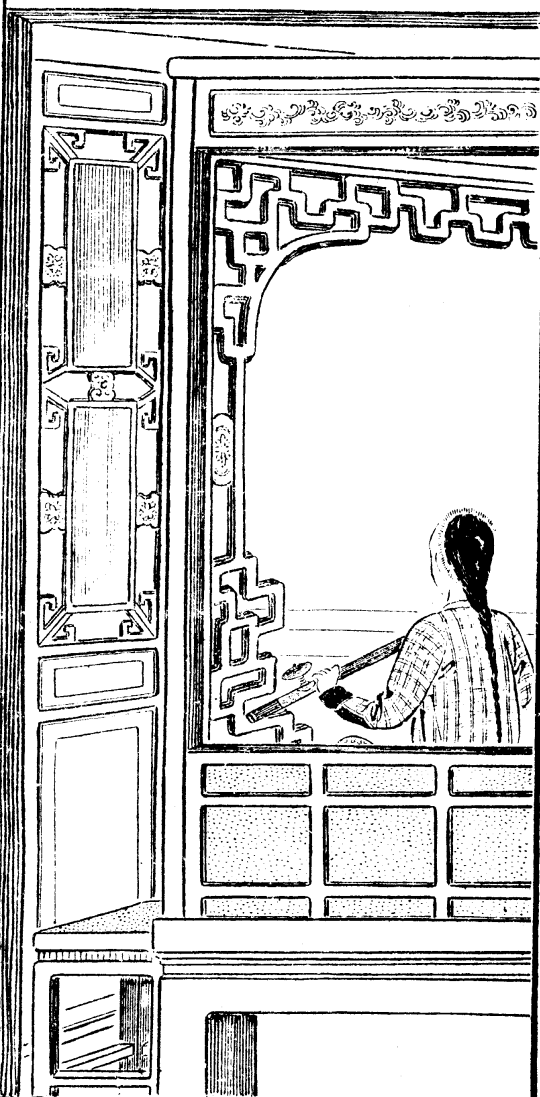
昆蟲誌異

西人某好奇士也愛搜奇蟲異身
藉供玩賞嘗至亞非利加洲之南境
寄居逆旅四出搜捕一日捕得螳螂
一頭五色斑斕異於常物某携之回
寓以鐵貫其胸而釘於紙旋以紙裹
之置諸巾箱中居兩月餘款回歐
洲附船而行清閒無事啟其行篋
取諸蟲出為展視蠕動蠖飛無奇不
有觀者咸歎賞焉及開至螳螂則
覺其不翅洞其色裏時有異因
將鐵拔出欲再理安詎鐵方拔而
螳螂竟應手跳逸墮於船中某
急撲之飛集於桅乃命人登桅尋
之則又飛去而迷所往夫螳螂
奮臂以當車人且傳以為異
今以鐵貫其胸至兩月餘而
不死不尤覺其可異乎錄
之以待博物家之明其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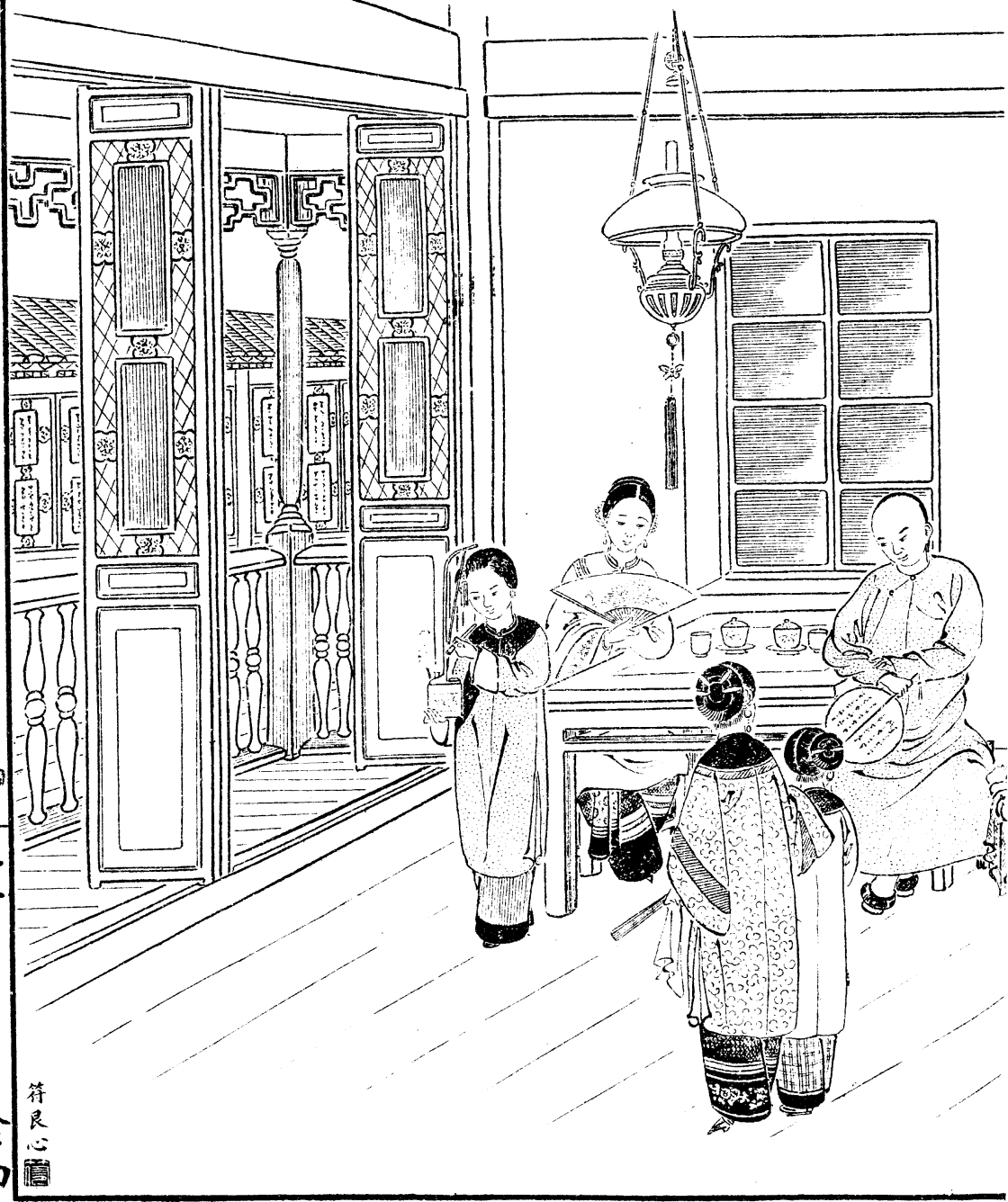
集 翔 雉 雌

予嘗至四馬路某茶寮
見妓妝飾婦三、兩、
無不濃妝艷服因坐於
明牕淨几間見有衣服
麗都之客則便眉目傳
情恣意勾引血氣未定
者往、為之神搖如蟻
附羶如蠅逐臭終、者
不之其人且一席之間
更有種薄少年襟空
其間詭浪笑傲旁若



無人因謂甚而歎曰斯
 何地而願若是之歲垢
 納污乎當工部局之未
 禁吸煙也彼時茶寮肆
 有流妓猶無此繁盛自
 煙館中無所容身乃相
 率而吸若頓使茶博士
 利市三倍是不啻為淵
 魚為叢毆爵而開煙館
 者皆將藉口曰是何厚
 於彼而薄於此也甚矣
 流妓之宜禁其法容
 海淫傷風敗俗身若謂
 吸煙則當禁吸若則不
 當禁試一權其輕重緩
 急之道當不若此有心
 時事者自能辨之與俟
 予之贅述也

晚報



露馬脚

鄂人恆喜佞神凡家
 有病者每舍醫而降
 神其俗謂降神為下馬神
 所附者曰馬脚不知何所
 取義也一日有某
 病家邀一馬脚
 作種之受
 幻態適被
 爛沿數輩
 窺出破綻
 私相訾議馬
 脚聞而大怒曰汝敢
 竊議吾神乎是宜責
 遂飛一棒擊之適中
 爛沿之首登時血流被
 面爛沿者該處無賴之
 別名當時諸爛沿見
 同類被辱使嘩
 擁而上將馬
 脚拖出痛加
 鞭撻馬脚初猶
 裝神弄鬼若真



有神明依附者既而爛沿革號至衣服倒拖兩足頻加敲扑且語之曰汝果神乎我當撻汝使之不為神而後止若汝以人而冒稱神祇須喚一聲爛沿革一饒命即當赦汝一死言未畢遽聞神磨曰奔一饒命諸爛沿乃笑而釋之惟將據來各物打成齋茹姑各揚長而去噫世之掩著為工中無所有而不免於露馬脚若此皆足矣於此又何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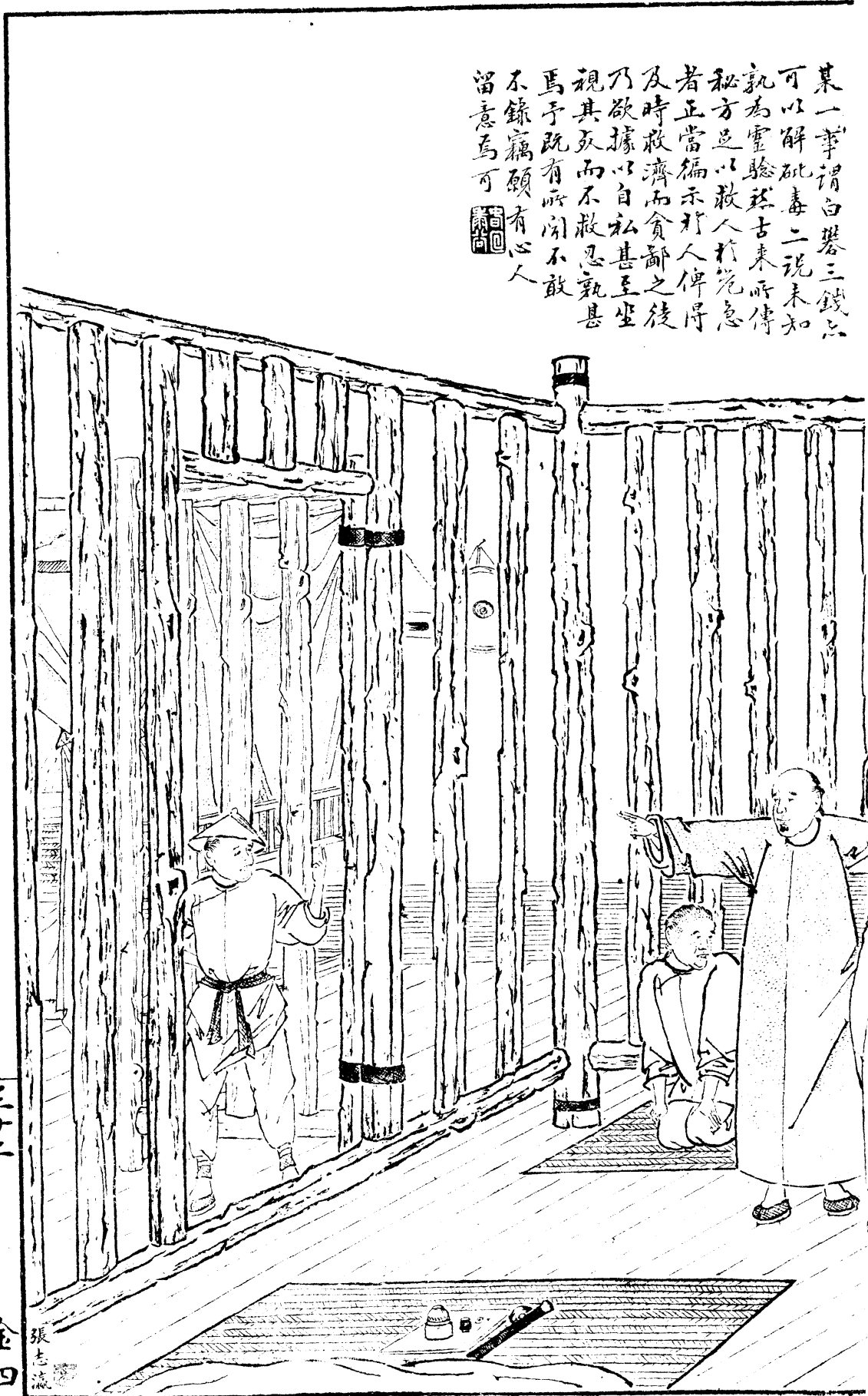


救食 砒毒 良方

聞之某名醫云砒霜性
 最毒人或誤食往往以
 死有心人思救之每以
 不得良方為憾有某甲
 者得一秘法能解救砒
 毒願其方不肯輕示戚
 友苦求之不可得也一
 日甲因事羈于囹圄其場
 某乙餉以秦肉惡其方
 之秘而不宣也心生一
 計潛於飯中置砒若干
 令甲食之始具以告甲
 曰爾欲得方抑何惡作
 劇乃尔可速取薛荔果
 為我煨灰服之未幾果
 愈又某說部載某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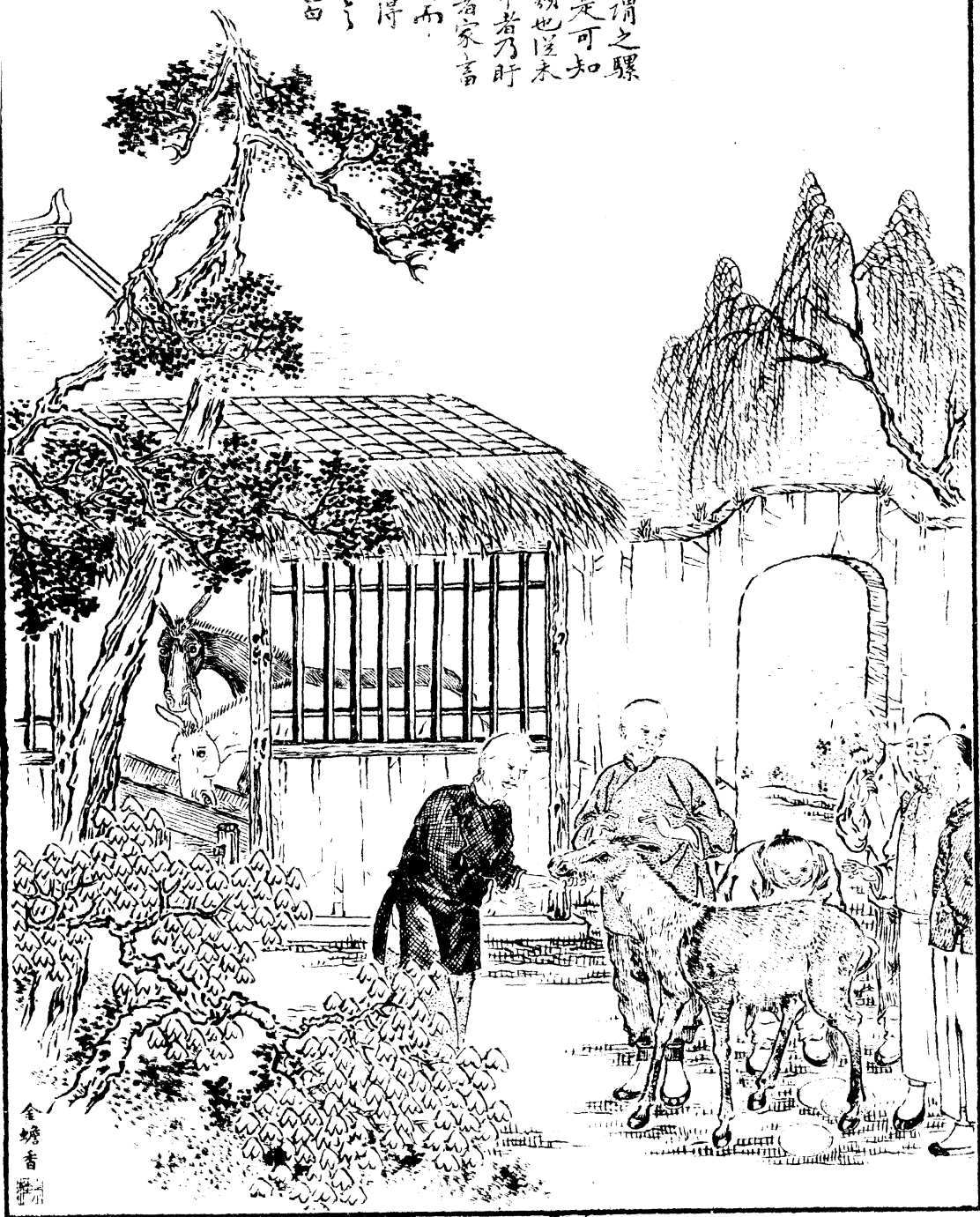


某一輩謂白礬三錢
 可以解砒毒二說未知
 孰為靈驗茲古來所傳
 秘方遂以救人於危急
 者正當徧示行人俾得
 及時救濟而貪鄙之徒
 乃欲據以自私甚至坐
 視其死而不救忍孰甚
 焉予既有所聞不敢
 不錄竊願有心人
 留意焉可



黔驢產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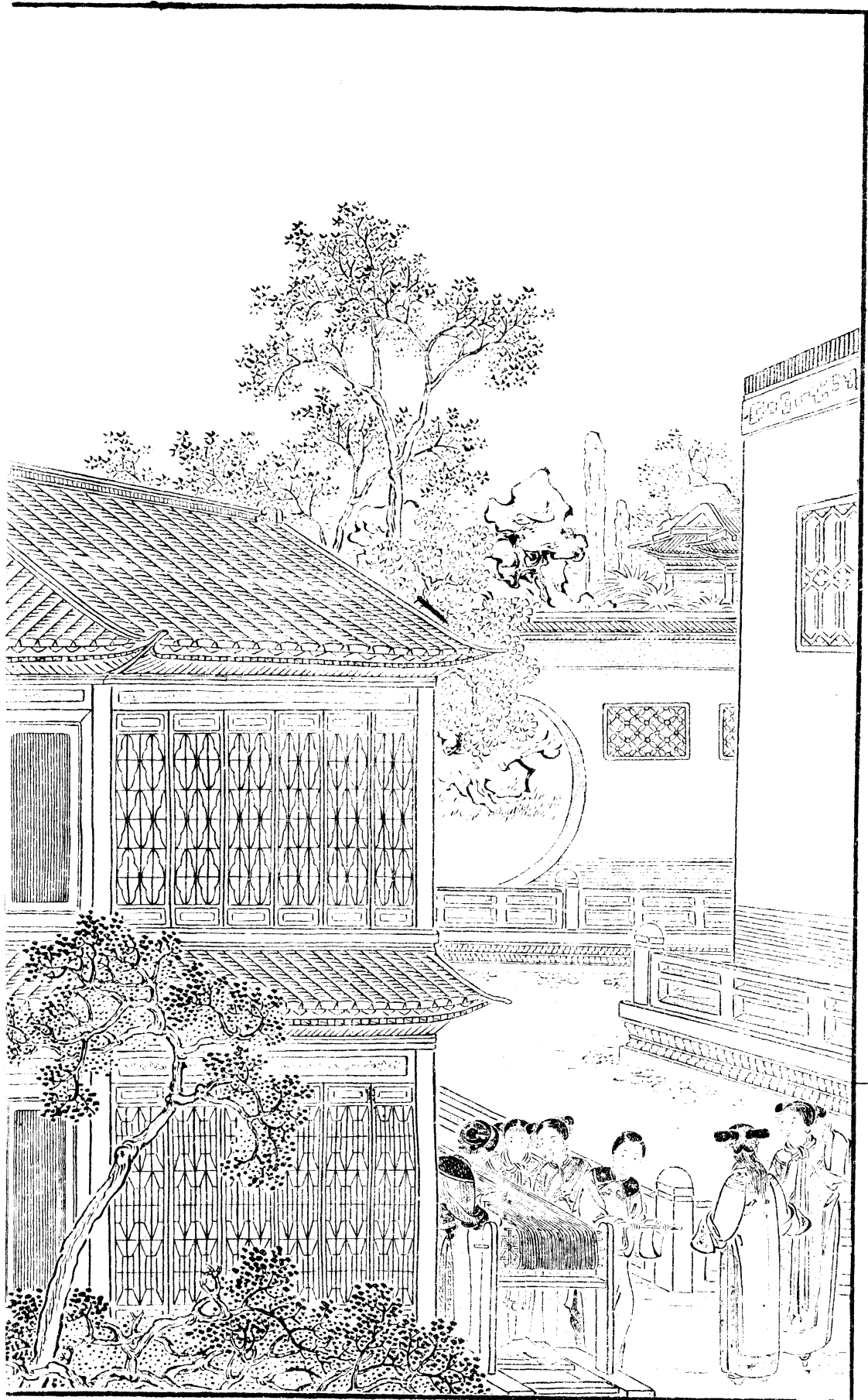
嘗攷說文驢父而馬母者謂之騾
 馬父而驢母者謂之馱騃是可知
 驢之所產終不外乎其類也豈未
 有生育之理竟至反其常者乃盱
 眙西鄉仇家集有養牲若家言
 長身公數頭時而長鳴時而
 策騎咏李白詩云寒驢得
 志鳴春風此景彷彿見之
 一日其牝者忽產卵三也白
 形圓蠕蠕而動驢則環
 視其旁人方詫為怪
 怪事未幾而大火起災
 至千餘家說者謂是火災
 之先兆是耶非耶惟明
 理人自能決之



老烏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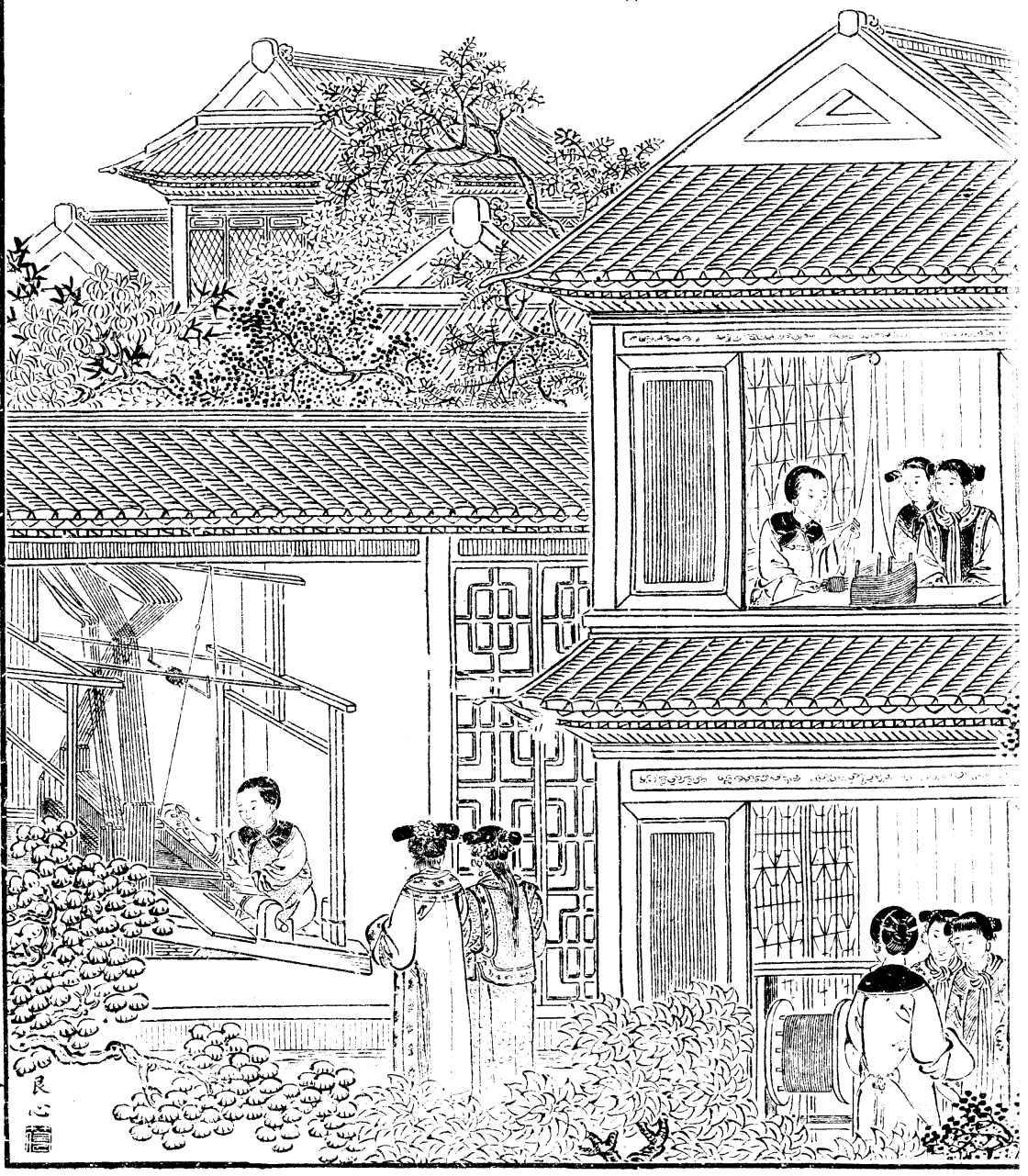
昔者在西班牙國城基
馬地方捕得一龜者細視
之其背有文知為西歷一
千七百年時有法人拿
多五法馬之中河捕獲此龜因
錫龜背以誌其事而放之於河嗣後在印度被
捕獲刻字於背而放之於河今歷二百年之久
復上而龜身為人所得者見前字號為神奇不思
加害後刻字於背而放之於河今歷二百年之久
之中人皆曰此神龜也以視滄上戈尾之沉因榮獲
獲無人得而釋之若其相去為何以乎





璇宮課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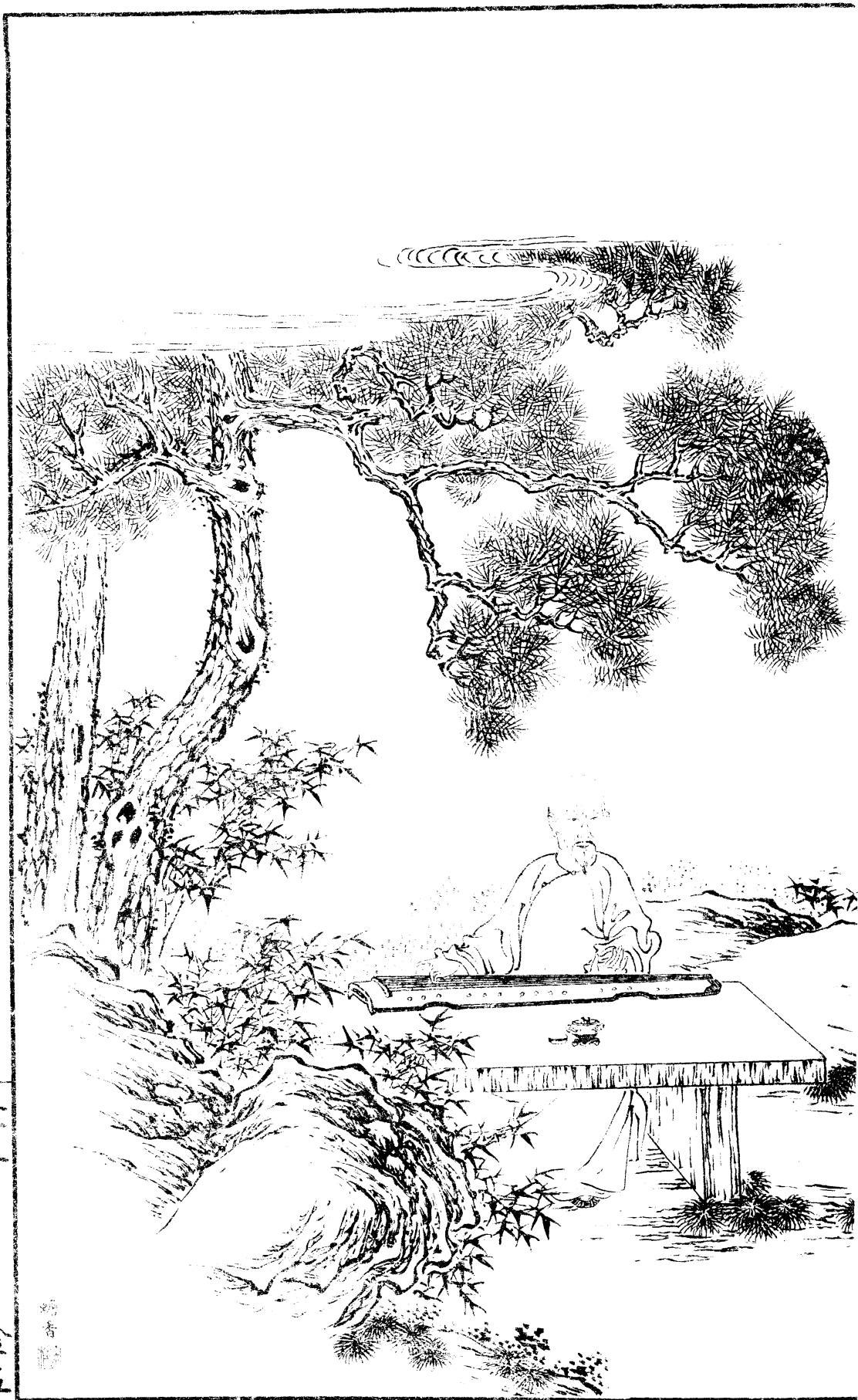
京師西苑門行華館係奉 皇太后懿旨初建以爲禁織之所由總管內務府大臣福齡度大協揆總司事幸皆由浙江明高衣購備各色綫條五百斤各色錦絲五百斤織江綢緞紗織紡紬撒張三等運撥運車練染等項器具全副括雇通曉織練陳梁管工二名工匠十名復領歸安縣括寬養蠶婦人五口由浙起程航海入都點交內務府以供綺華館之用按禁絲爲中國自然之利迨至今日不免漸爲外洋所奪今者 皇太后以親蠶爲天下倡特於禁絲之中研究織練之法於後宮嬪御大內才人咸得以妙手靈心替上養繭敲村裡婦遊聽風聲其有不益屬蠶工勤修女織也哉



錢南園侍御松石鳴琴小像

有蘆者石虬者松援琴而鼓南園公
 榆却為琴何亭亦快若親吳生
 乾隆公曾自寓守株像甫除館
 職巖程躬靖共敬歷蹶復起此圖
 之作謫已前一標貞固君子志一
 傳歌詠先王風如松不凋石不持
 堅操介性完初終極垣一疏糾執
 政根奉萬事調黃鐘白華懸闕
 鶴羽奏孝乎嗟孝能移忠山澤
 之度冰霜容金鑄絲繡夫何庸
 第一流人四海望願印萬年傳
 無窮哉今刺舩東海東破篋亦有
 焦尾桐松滿石瀨鳴淙公乎不
 作吾安從 後學趙藩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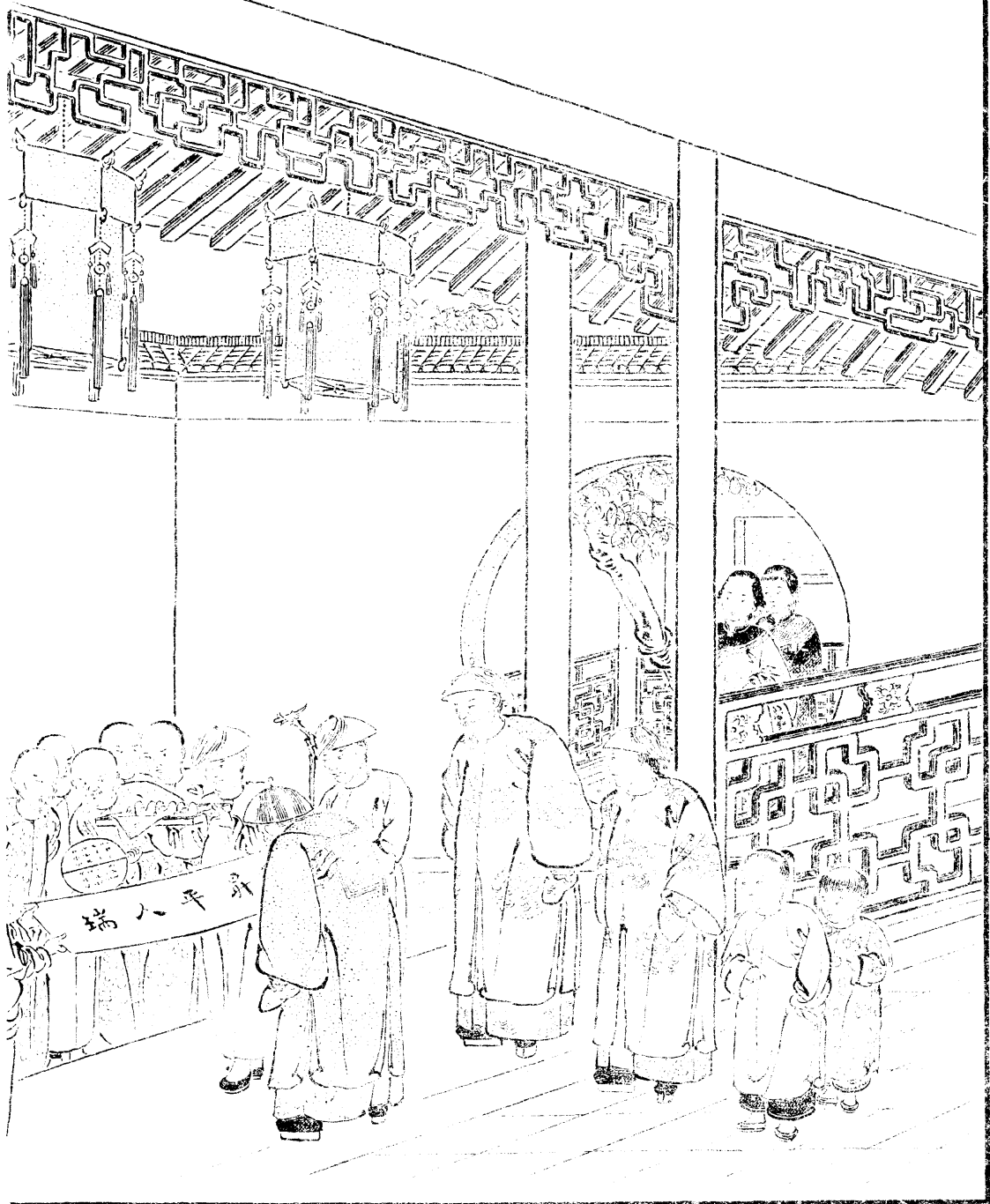
三十五

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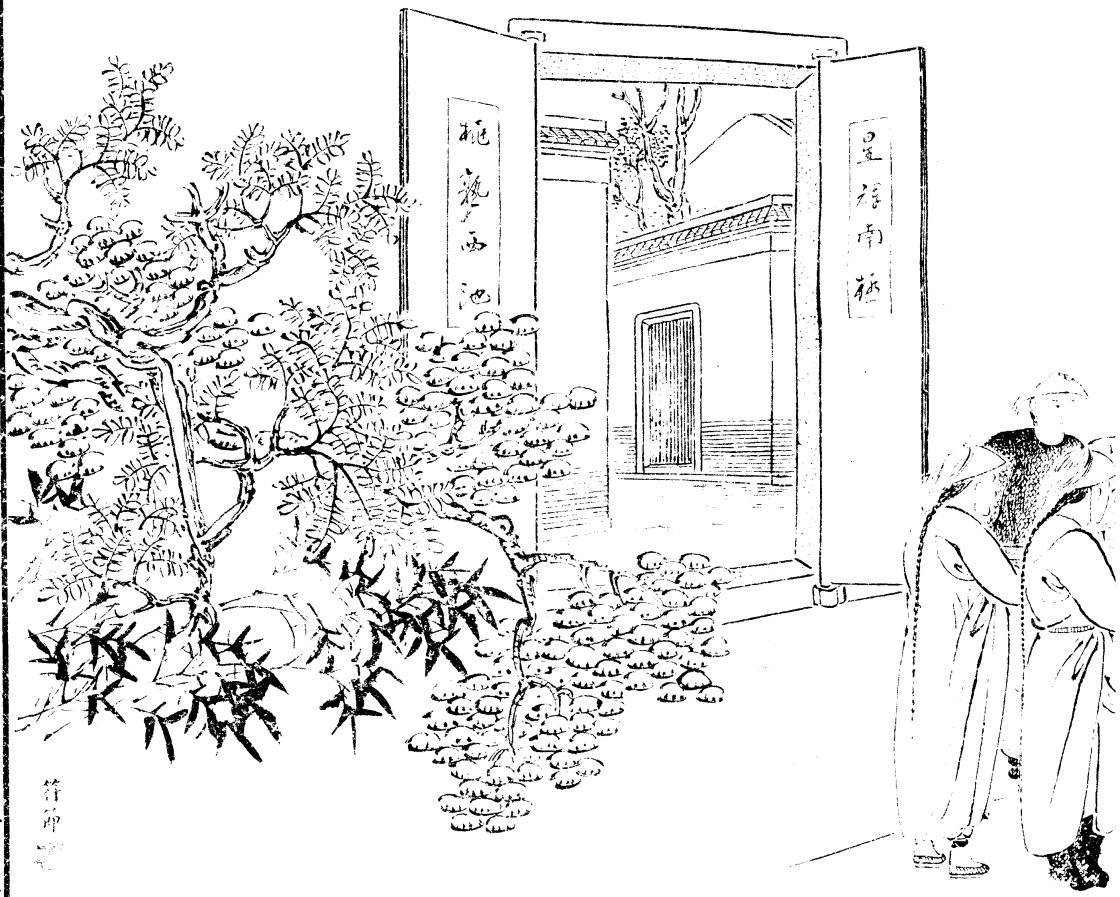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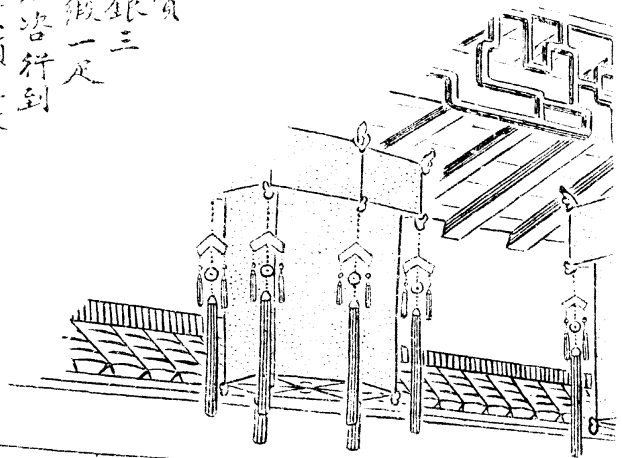
香齋

昇平人瑞

洪範五福壽居其先故
香山九老之圖洛下
耆英之會史冊流
傳指為盛事也
黃順生、廣庚、新
會六年逾百齡
一子各年登
花甲順正尚
志學東省
會想遂以
謀並行焉
年未也子
以父年
逾百歲
精力強



不減亦當娛
 老家店以果
 晚年乃勸
 之遠里鄉
 人敬而愛之
 此其子商清紳
 考三京新會縣
 博詳習撫憲會奏
 請 旌光緒十六年十
 二月十六日奉 旨賞
 昇平人瑞字樣建坊銀三
 十兩並加 恩賞上用緞一疋
 太平錢銀錢十兩令鍾咨行到
 省飭發新會縣給給董順並收
 領 龍章下錫特隆敬者之文
 鮑背拜賜叨荷引年之典 聖恩
 所及壽考無遺洵 熙朝盛典也



飛蝗食人

法國有著名考物生
 名漢基路者嘗遊歷
 至阿利和洲之亞路
 亞亞士地方散步郊
 原忽覺執氣逼人厥
 獸欲睡遂入叢林擇
 其陰翳而憩息焉未
 幾一草依稀柳
 枝作莊生之蝴蝶
 不期有蝗蟲萬億
 從空而下為蟻附
 羶以蠅逐其巢於
 漢基路之身時肆
 咀嚼慘甚路驚程
 業已不及趨避乃服
 火焚林鹿蝗去萬



始得遂遂詠於游
 記簿中蓋將持以
 示人也越日人忽
 不見其友蹤跡了
 得其屍於林密菁
 深之地則已血肉
 與存僅餘骨髮及
 一行囊主探之囊
 內得游記簿始知
 其前之所遇因疑
 命之死後遺囑患
 所致未知果否遂
 以害苗之物今更
 出而害人亦猖獗
 之甚矣



龍母紀異

粵之肇慶府悅城地方
 有龍母廟焉廟側有龍母
 墓相傳龍母幼時奔悅城聖
 女生有弄德年甫及笄常片
 墓間辟爐浣衣忽於水濱獲
 一巨卵歸而畜諸汲甕中未
 幾天大雷雨有五龍破卵出昇
 爪揚鬚似向母叩拜畢飛騰
 而去及母飛昇時五龍復回土人
 昇之尊曰龍母建廟墓側春秋
 奉祀焉墓之對河有賴布衣塚說
 者謂賴布衣善堪輿嘗從江西至東粵
 追尋龍脉直至墓間遇龍母垂髫獨坐
 採竹女紅知結穴已為所得給使遷坐不可
 復乞讓一錢之地蓋不可乃浩於長歎曰此
 天授也非人力也及年而葬於對河之濱至
 今猶存五月八日為龍母神誕每當演劇時
 必有一尺餘之青龍蟠繞殿前蜿蜒不動
 孫人聲鼎沸不稍却及戲將畢龍忽不見
 其去其來人無有知之者古云龍之
 為靈昭也吾於此益信





三十八

金五

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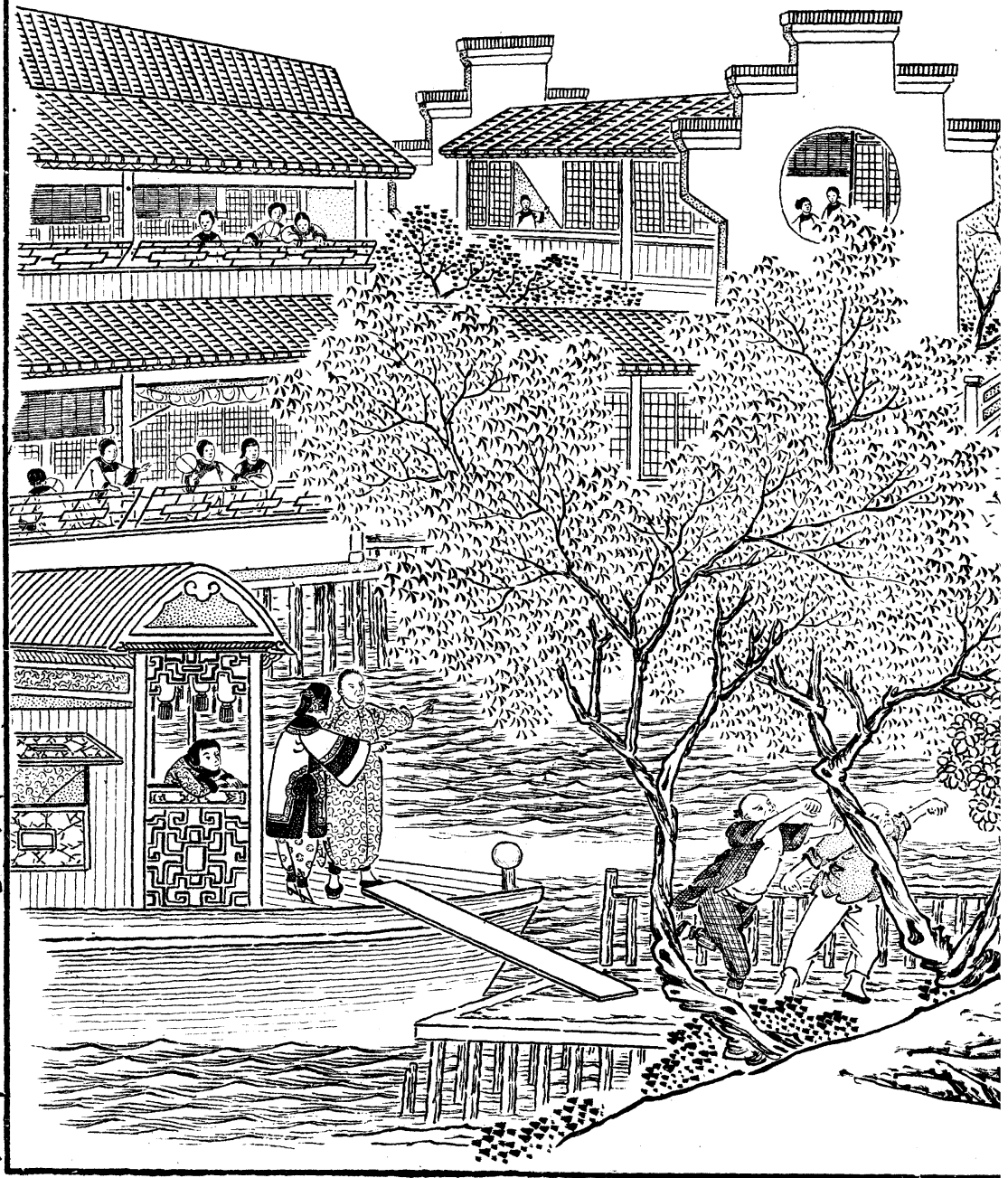
鹵莽肇事

秦淮素多書舫歌彩舞扇
 時掩映打雲水先中選勝
 者爭往回津馬一日有
 某觀察之公子約執袴少
 年四五等雇劉四燈舫載妓
 同游駛至利涉橋邊忽有惡少
 擲石拋磚為打鴨驚鴛之舉公
 子大怒呼榜人泊舟馳往禽之
 甫登以惡少已鳥獸散適某
 鄉官之子強衫圍扇徒倚
 玳碧柳陰中榜人幸係莽
 男兒至此竟看朱成碧棹
 其衣袂飽以老拳正喧鬧
 聞鄉官聞秀出視公子
 從人復呵叱之鄉官盛怒
 不可遏蓋心畏某觀察



之聲勢不敢其較祇將
 龜子劉四送縣德辦公
 子則歌陌上花開緩
 婦携妓仍回香閣甚矣
 人情之勢利也夫以鄉
 官之力雄視一方往往
 常以官勢壓人今乃
 為人凌轍而亦不敢思
 逞豈所謂能忍恥辱者
 欺不知勢之弗敵耳茲
 某觀察一任公子之
 胡行妄作僕僕之狐假
 虎威亦清議所弗取
 者也

中
 車



獵獲奇獸

新嘉坡人某甲善畋獵一日
約同志數人行至山深林密
之地皆禽逐獸真甚豪也忽
有一獸斑駁陸離長嘯而至
羣獸立前無不辟易立後則
相逐而來心異以為猛虎
立深山百獸震恐何以今竟
瞻前顧後大不相同及細視
之則虎其頭者乃蛇其尾也
因料是獸必類黔驢無技設
計禽之置諸檻阱昇蹄投錢
求觀者甚眾有某客見之懼



茲驚曰世之所謂虎頭蛇尾
 者原為近世官場之積習不
 意今乃實有是獸豈天心
 厭惡特生是物以為若輩
 冥照耶抑天地之大有其言
 者必有其事耶嘻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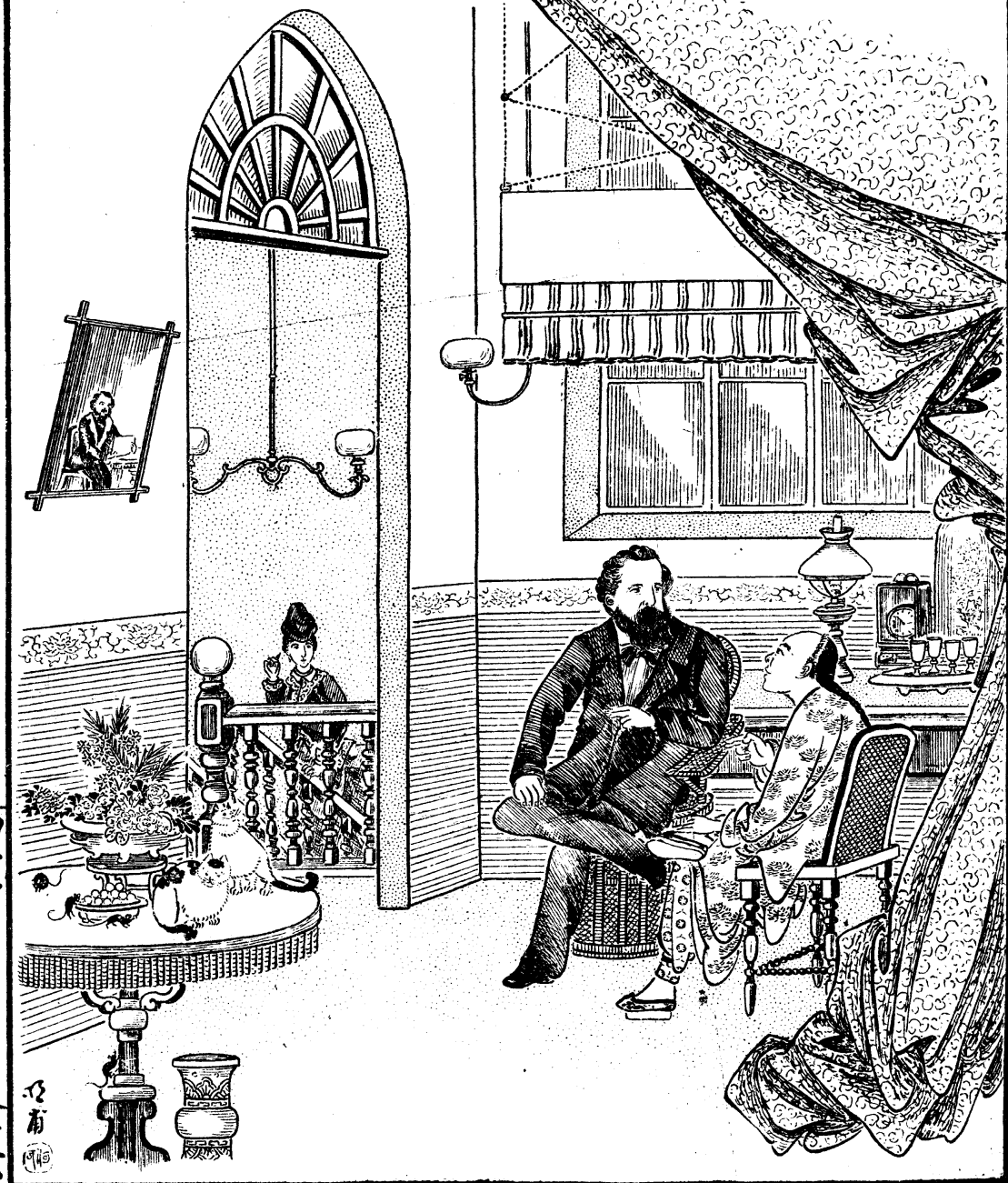
細魚先生

滬北虹口地方某西人住宅雇
用細魚某甲日前見賣衣人地擔
門前因其論價不合賣衣人謂之
曰細魚先生欲以是區區者領累浮
衣風味乎請候弄日甲大怒曰先生則竟
先生矣何必復以細魚相請亦知細魚出
身果有現為職官法智見之將移之為
大老爺者乎言畢執戈欲逐之賣衣人
乃逸去時有東洋車夫鞭逐之賣衣人
嘗呼巡捕先生或喚巡捕老爺矣今又同
細魚先生且知細魚果有身為老爺者
予奇其言遂筆而存之



貓鼠同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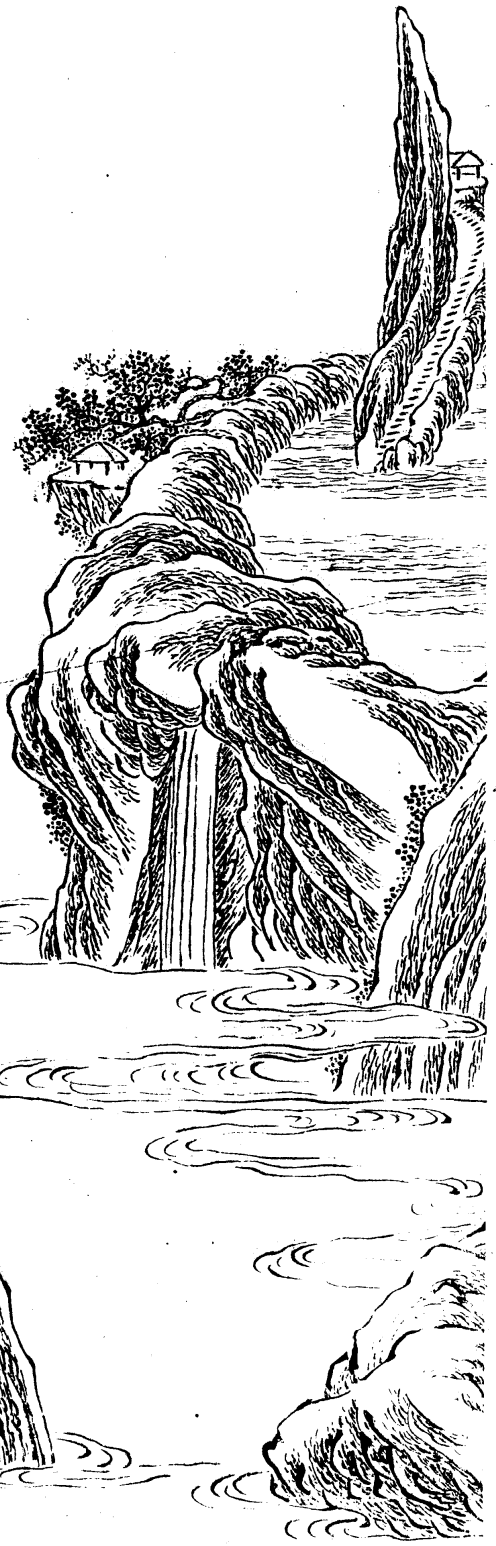
西人某甲家畜狸奴甚多
 頭愛養臻至其妻當生家
 時喜養鼠十百成羣強
 穿墻食黍亦所弗恤
 自嫁甲後鼠常為
 貓所食以致夫婦
 時占反目之交後
 經人調停以樓之
 上下為界若鼠
 至樓下強被貓
 食婦弗得願向其貓至樓上
 被婦撲殺甲亦不得相責
 議既定遂和好如初居數
 年貓鼠相習既稔時或
 同眠適有華人某乙見之异而
 問曰養貓以捕鼠也今若此母乃相
 反乎甲曰子獨不見今之官兵乎夫
 國家設兵以捕盜乃今日之兵不但不能
 捕盜且有共盜相通甚至為盜所用
 者兵猶如此於貓乎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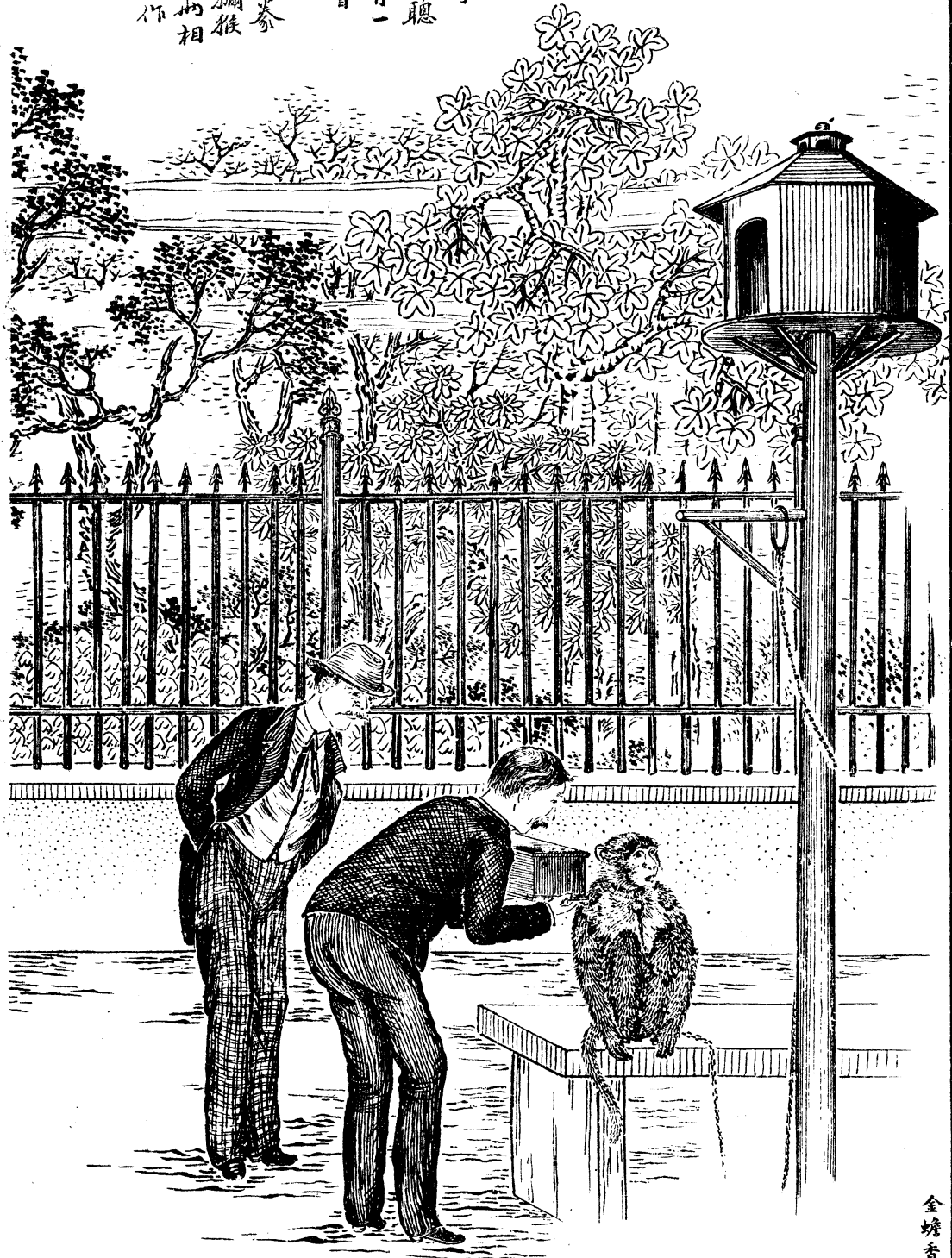
天池絕境

山頂有水為天池天池以高天為奇也天下天池莫高於千頃尤莫大於千頃而千頃天池又徒以
 高大奇一統志言昌化西北有千頃山上有龍湫者悞也昌化龍湫另是一山千頃山在甯國東南
 其下為百丈嶺高四里更上十里乃至天池廣千頃寺有千頃寺池中有三石山一鏡一圓一方
 號天上三神山遊三山者行舟天上可望可即此山二十里以上無復新木虬松怪柏蟠屈懸崖長
 數丈而高不逾丈僧以蓋茅為新池中產木柿相傳明代創寺時木柿所他嶺東西六十里無人煙
 而過客不時山主人設義旅於嶺曰石室三洞中儲薪水炊具早榻勝其門曰常留薪水供行客只
 認雲山做主人客至自啟外局入而局其內敲石火以炊次早反關去不費一錢予外此祖亂從山人
 冬夜宿名宮次日雪深三尺度無生理題絕命詩掛於壁次日糧已絕黃昏聞屋上人語呼
 之不應夜半聞呼各啟窗已毀牕入則寺僧前夕見煙起知有客命健後三人各裹兩月糧乘
 雷船一晝夜粘連石室雪已沒脊故由牕入雷船能下不能上必乘春雪消方得歸寺故撰兩月
 糧茲寺僧新正即終日除雪二月初始通相其登寺行雷舟中有深一文者晶瑩射目毒不能
 視留寺中至三月下山陰崖冰雪未消也茲則山人此行之奇又不止天池矣辛卯長夏溽暑
 山門七十二洞天不食煙火茗茶道人跋此不覺適體清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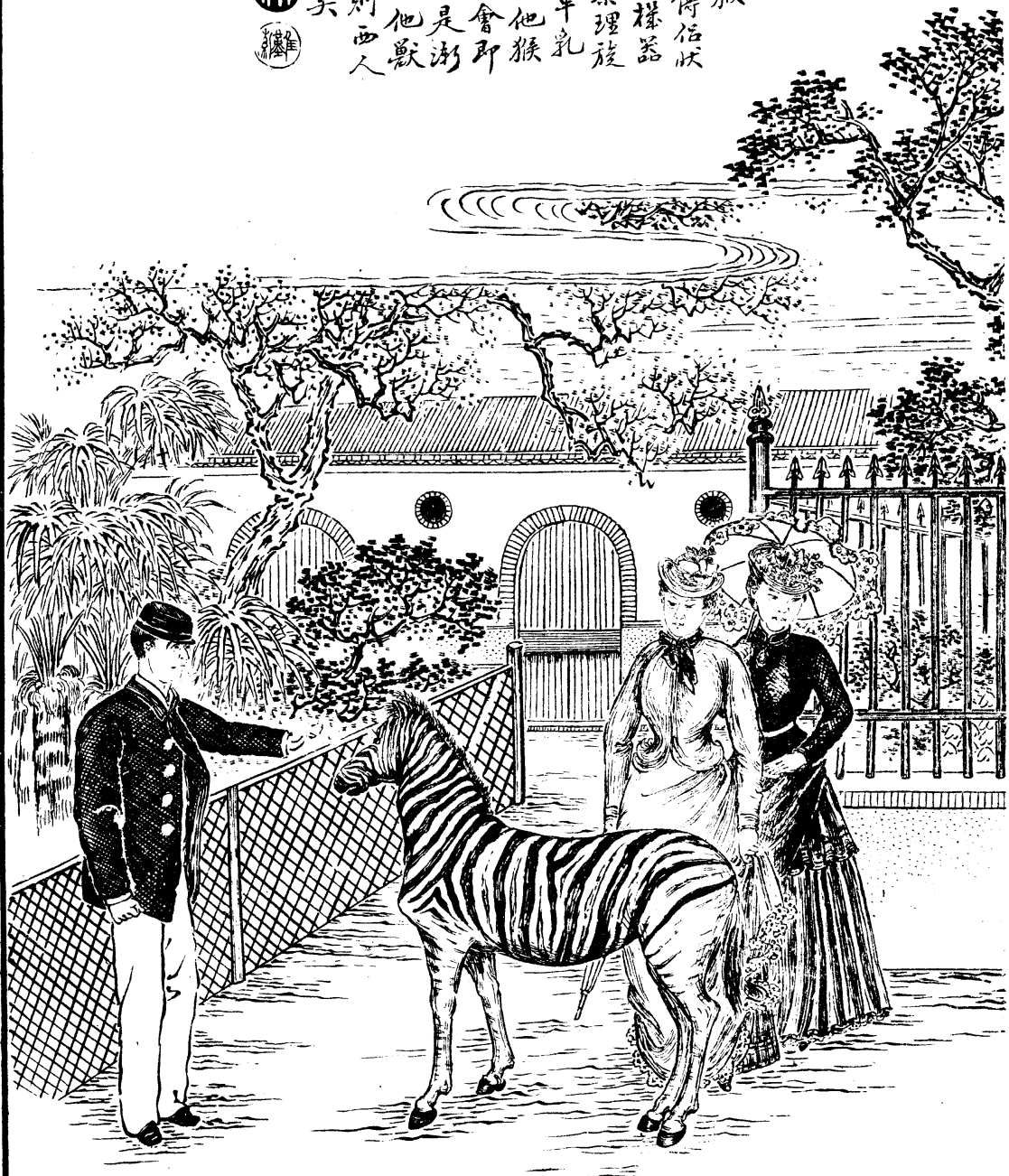


獸語可通

公治長誌
 通鳥語介
 葛盧善解牛
 鳴千百年未傳
 為奇事茲其人聰
 靈獨擅非真有一
 術焉能為審音
 之助也近聞美
 國人某甲夙以養
 獸為事畜有獼猴
 兩頭一牝一牡兩相
 敬愛時或格以作
 為甲見之意
 必有詞可通
 爰特兩猴



分別處置
 俟此猴作弄
 時携取傳聲
 樣器置其吻間
 收取其聲旋乃
 携置於壯猴耳
 際剛樞使聽壯猴
 聞之即作我尋侍侶狀
 甲乃時取傳聲樣器
 向程：收聆音察理旋
 得二語若欲水及牛乳
 者茲復將是語向他猴
 述之他猴果能領會即
 携一罐前來甲於是漸
 通猴語將更謀與他獸
 通詞之法審是則西人
 不獨馴獸有術矣



數羅漢

京師新儀門內北煙閣善果寺香煙鼎盛冠絕一時向於六月初五六日去闢廟之期廟之兩廡塑有羅漢山六座其間羅漢數百尊皆作菩薩依眉允若全劉努目依次列坐不一其刑而善男信女爭執辦香者摩以自己年歲按蓮座而數之以存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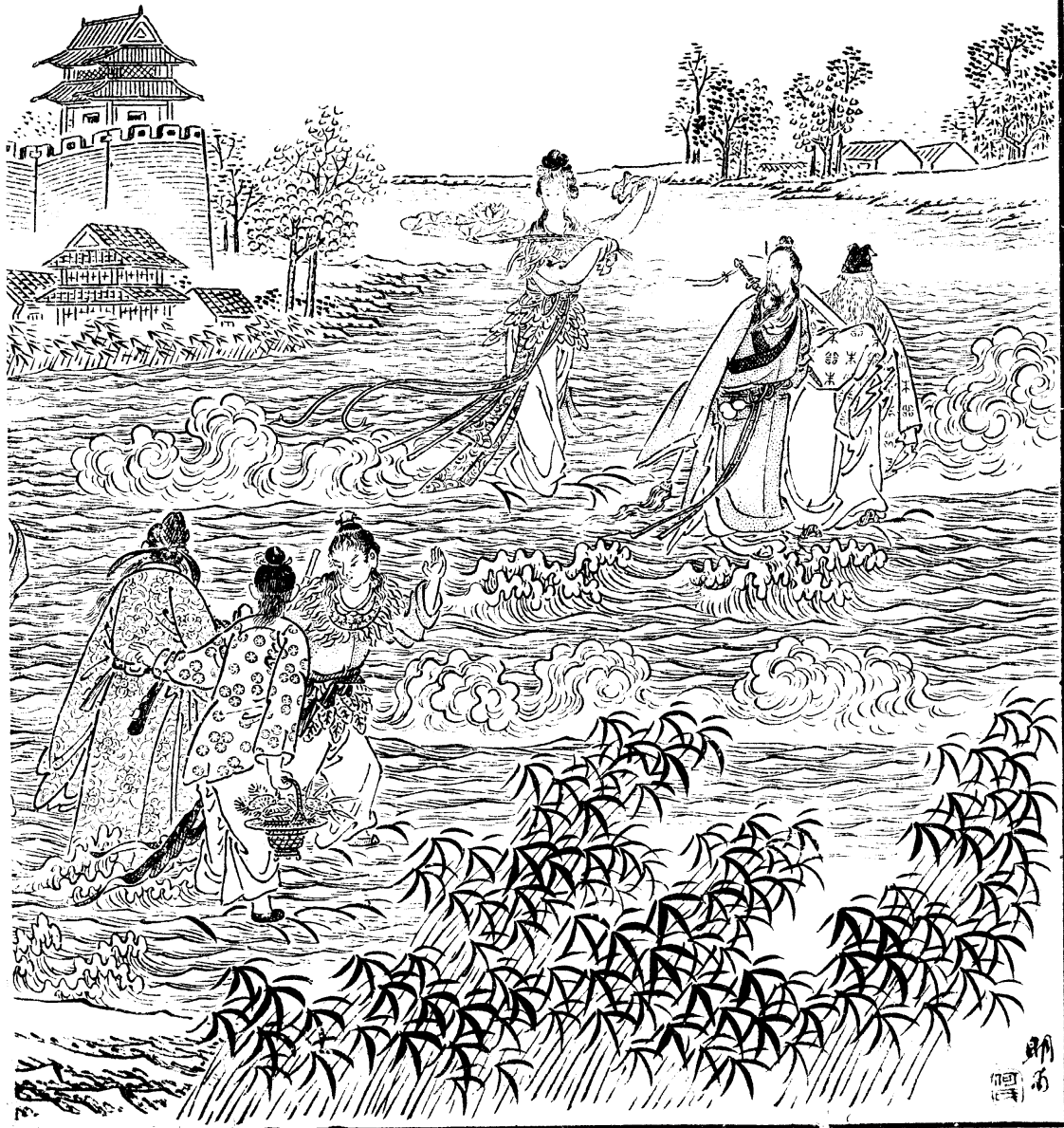


之動作威儀定一年
 之吉凶禍福使佛者
 深信之不知其果者
 驗否也今歲是日寺
 僧循例大開山門幡
 影鐘聲頗形熱鬧打
 是輻衫團扇共鬢影
 衣香逐隊而來環行
 打珠官貝字間者無
 不指而數之曰我今
 年係應某屋淨比侶
 彼和踵接肩摩我佛
 有窮亦憎其煩瀆否



乞丐遇仙

客有喜談軼事者言松江府署頭門有雲間第一樓相傳兵燹之前樓已殘毀時有乞人留宿其間某夜一丐方就睡忽聞柱上有二童子言曰今夕有八仙自西方來丐誌之因向西灑掃以待未幾八仙果至見地上潔淨異常相與駭异曰是必有人灑灑撒開矣遂折而回丐尾隨之直至廣福林鐘盈一水七仙皆一躍而過惟鐵錫李李後丐牽其裾鐵錫李擲一蘆葦於河曰汝欲從我蓋同渡乎丐不可乃授以二物告之曰汝所宿之樓上有二木孩彼為石匠木匠之祖師嘗夜出擾人已者生靈氣汝可將是物置其腹間我在此待之丐從其言往置之則二木孩已釘死矣迨反命鐵錫李果在乃謂之曰若既不肯從我想若所欲無利身今若日



需苑何弓日二百文是矣乃共
以一釘令隨地掘之考缺可互
致也可從之果為所言日無缺
之一日忽多掘一文釘便折轉
瞬不知所之於是此可依茲行
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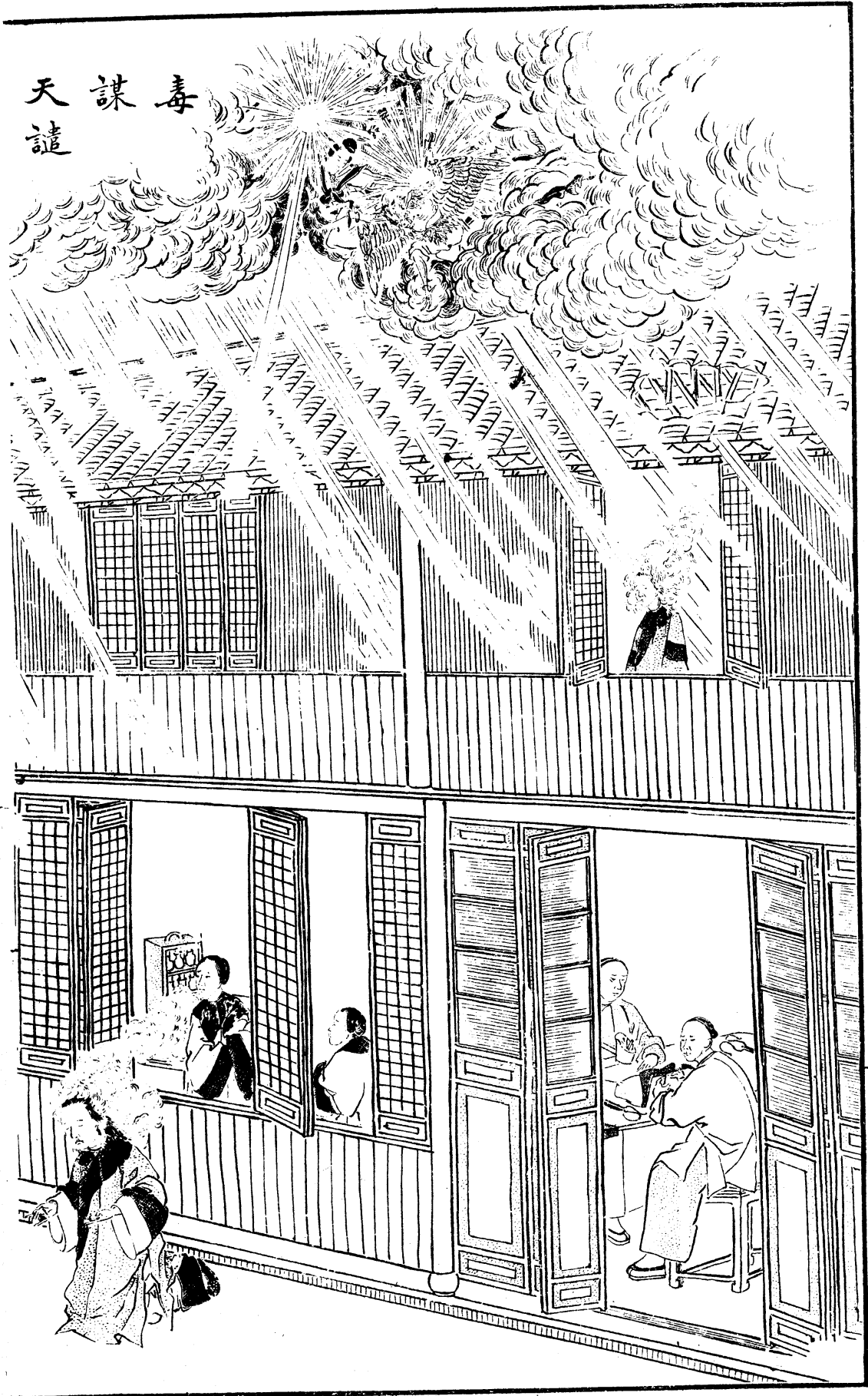
可駭



四十五

金六

毒謀天譴



蘇州葑門

內林家巷有

汪氏婦向以販珠寶

為生其子果自嬰浪

後遽傷天折而世家

居荒自守遂極某氏子

為螟蛉及長成習咬黃葉已

於去年成婚某氏自縊于後

貧益甚時向汪告貸汪心惡

謀諸孫媳令授計備掃以

砒霜而以銀餅兩枚酬之置備停

安先與貓食以試之逾時貓斃乃

使傭婦往邀某氏殷勤獻食某氏

繞拳著忽雷雨驟至霹靂一擊

將祝擊落塵埃中未幾汪先擊仆於

地氣猶未絕歷供孫媳謀情刑言畢

而斃時雷火滿屋孫媳急取死貓一頭

謂我僅毒貓尚未毒人欲避入書房則

雷已隨其後而強之既而傭婦跪於中

庭手持銀洋兩枚自吐顛末而斃是日

適有某縫工至其家製衣目擊其事言

之鑿一由此觀之人謂天道遠吾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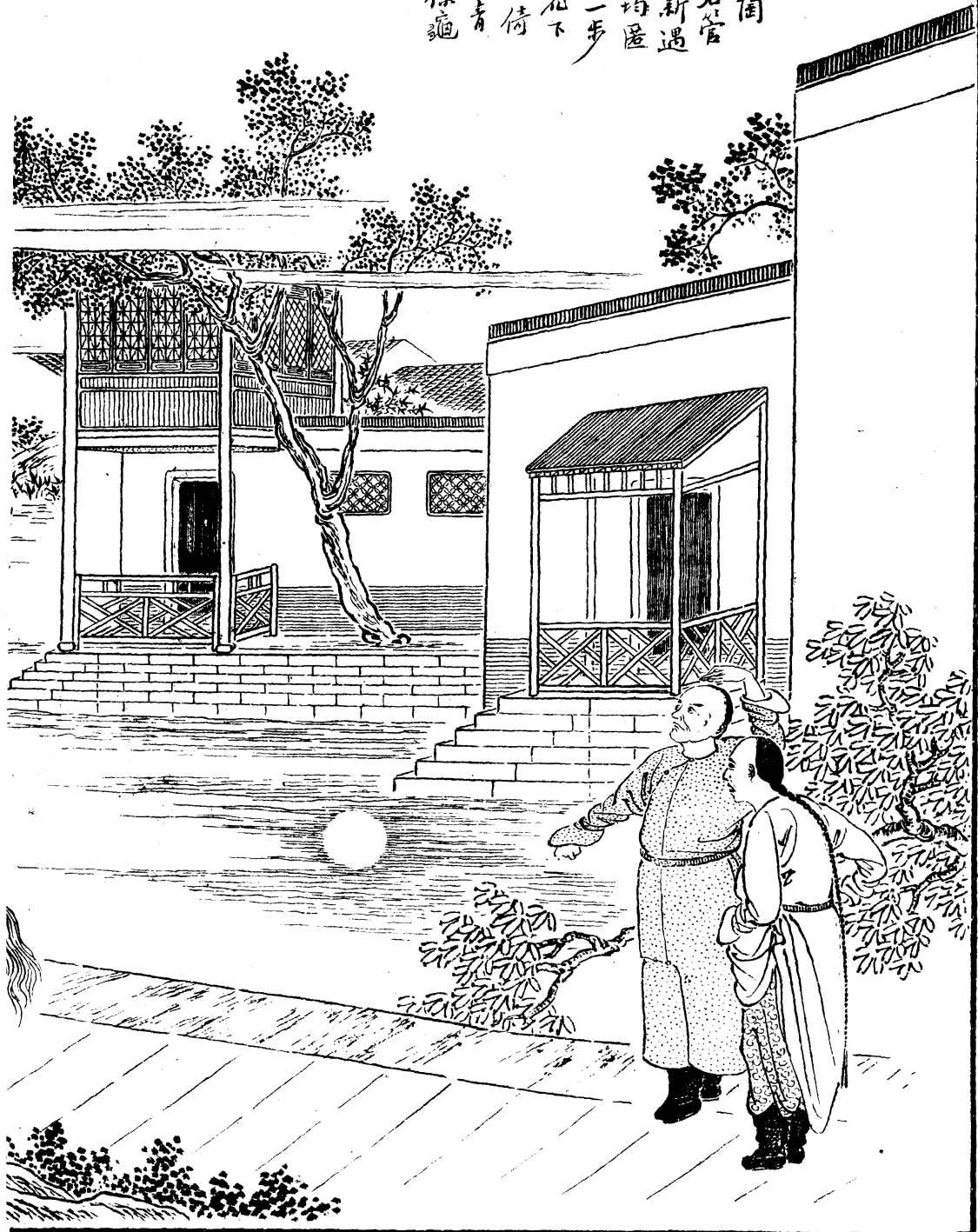
續編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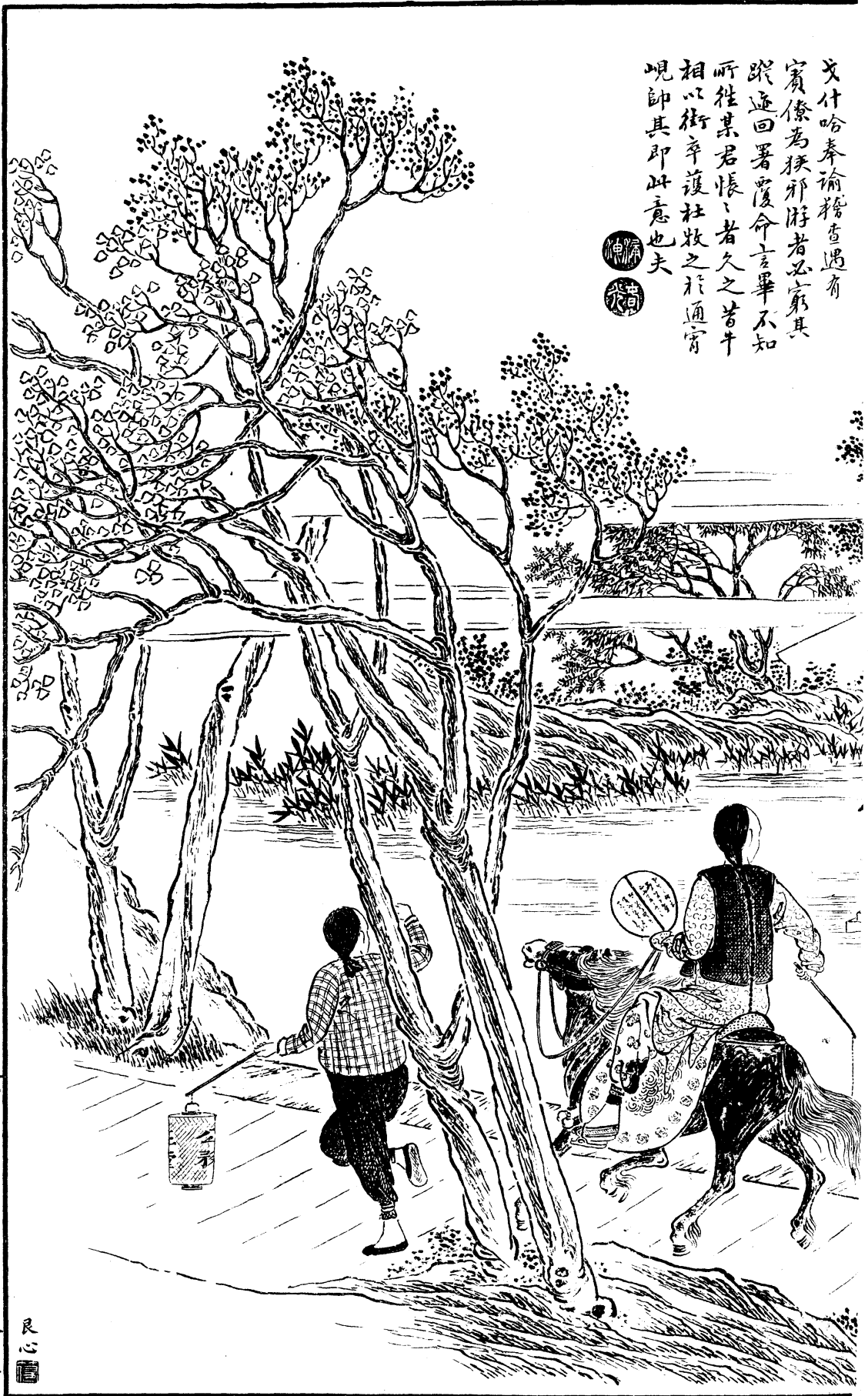
張志瀛

嚴防記室

某君湖東人以武肅
 之後身為仲宣之傳
 食五公之暇惟以絲竹陶
 情風月之場久為此君管
 領矣今歲對峴帥履新過
 事整頓凡各署記室均匿
 跡輜先不出蓮花幕一步
 某君治游於故烏纓花下
 時繫青驄一夕正五倚
 玉俚香忽見隄外三五青
 衣二人良久不去疑係龜
 鶴初不措意及徧歷
 花叢二青衣為刺
 逆刑不錄左右某
 君駭然急揚鞭
 適返馬上回顧則
 步亦步趨亦趨者又
 逐霜蹄疾馳而至
 某君詰以尔係何人焉
 處這蹤何不憚煩二
 人同聲曰某為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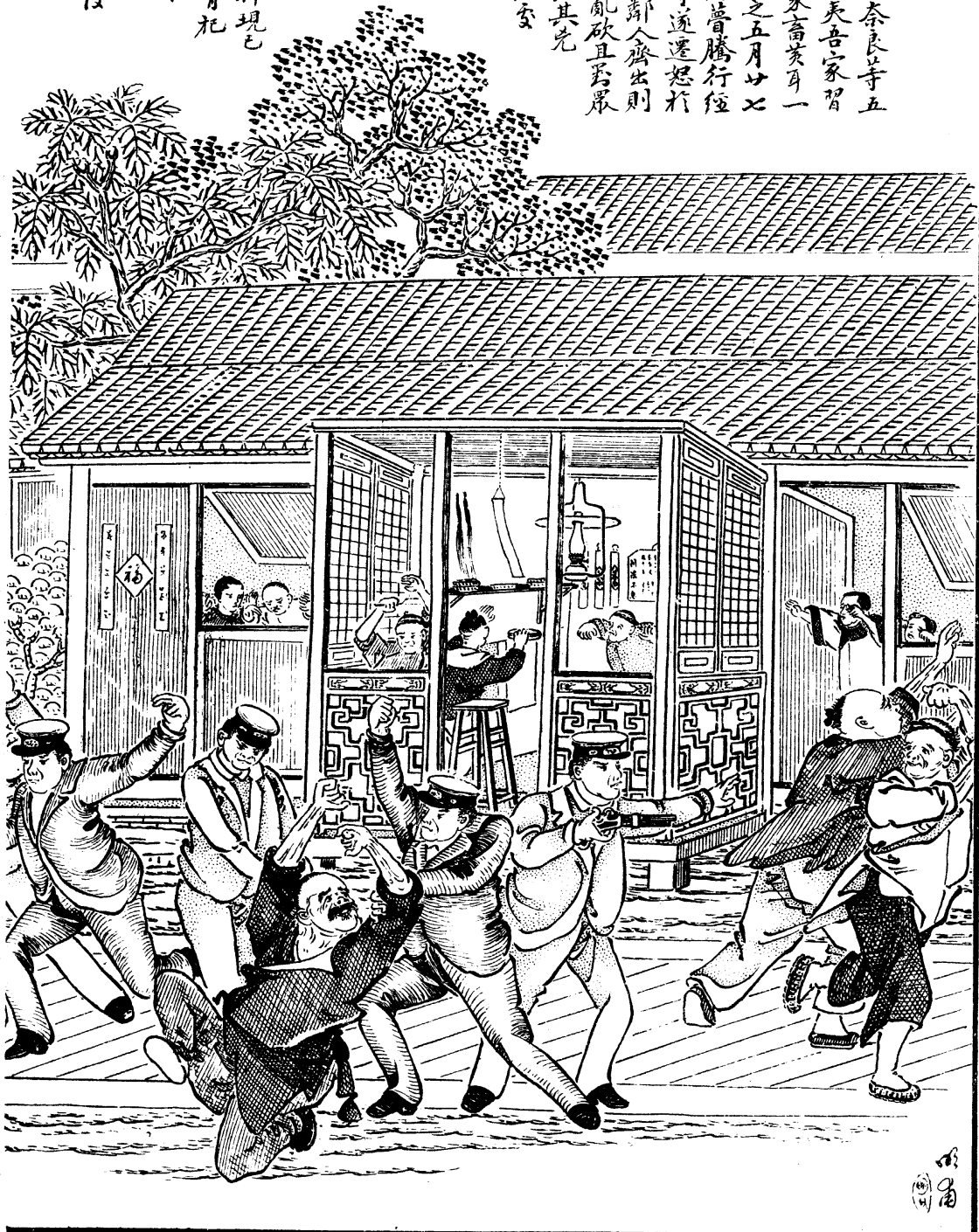


文什哈奉諭稽查遇有
 竄僚為狹邪游者必究其
 蹤迹回署覆命立畢不知
 所往某君悵之者久之若千
 相以街卒護杜牧之於通官
 峴帥其即此意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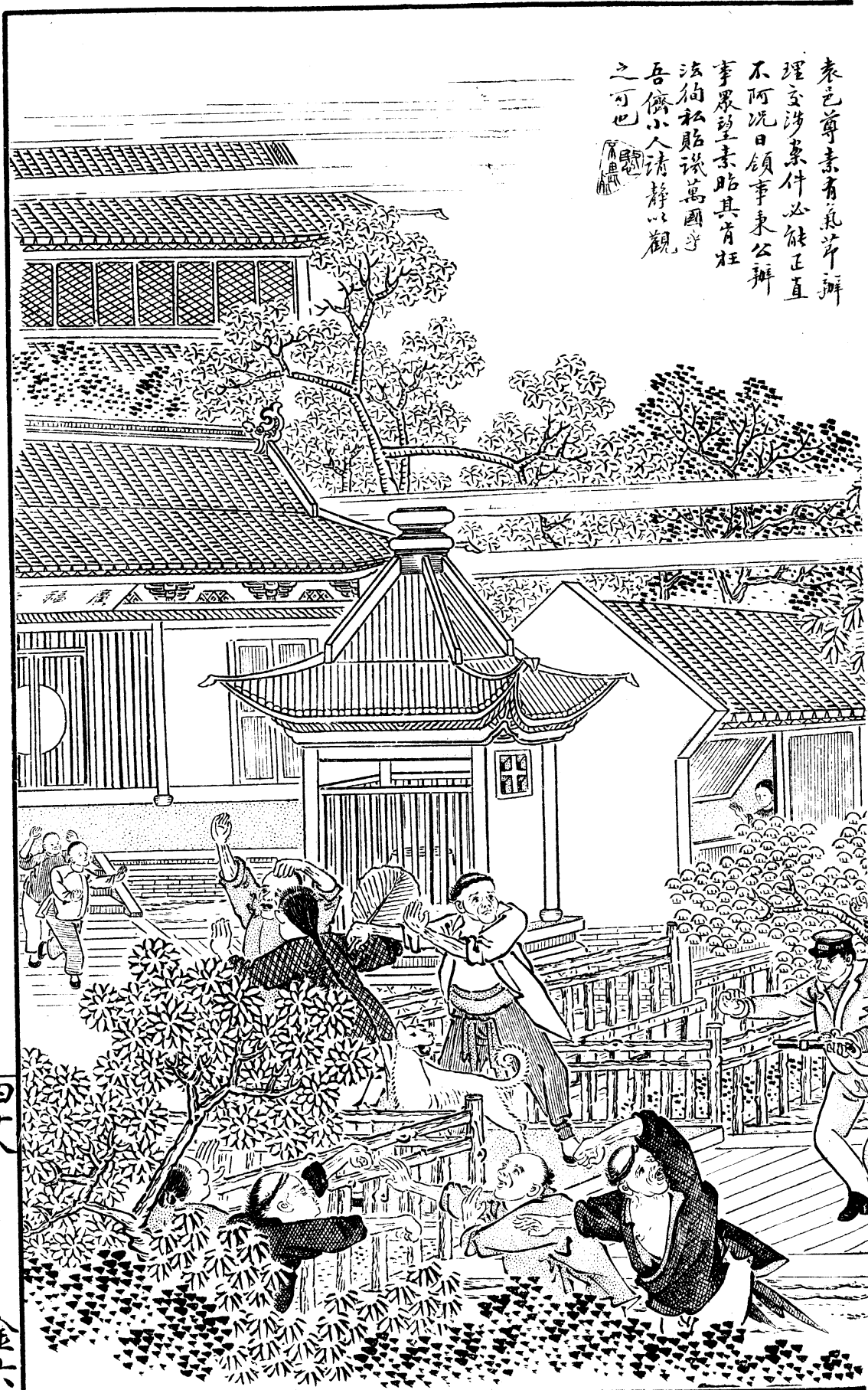


日人操刃

日奉人尾奉福原七整荒心奈良寺五
 人腐居奉埠城內石皮弄馮夫吾之家習
 學京語至鄰有沈開福者家畜黃犬一
 頭每見日人猶狂吠日人銜之五月廿七
 晚尾奉等自飲酒歸醉態營騰行徑
 沈之門首犬又大嗥尾奉等遂遷怒於
 沈執沈痛毆沈情急呼救鄰人齊出則
 見尾奉等手持利刃向沈亂砍且若眾
 施放空槍以為恫嚇計眾畏其兇
 歟無敢近前迨沈傷至十餘處
 遂一命嗚呼當由屍屬協
 同地保報縣表邑尊立
 派幹差至馮處拘獲兇
 手無一漏網乃會同日
 領事鶴原君詣驗屬實
 因從鶴原君之請將該兇
 手等移交日領事署羈押現已
 會訊茲堂尚未定讞時有犯
 慶子謂予曰陸春江大令
 今已去任矣日人中案得
 毋又步法捕亞沙宜宜後
 塵半予曰此知尔所知也



表已尊素者氣冲辦
理交涉案件必能正直
不阿况日領事秉公辦
事眾望未貽其肯狂
法徇私貽誤萬國乎
吾儕小人清靜以觀
之可也



小鬼索命

會稽人陸某體素羸弱而
 有登徒子之癖肆意戕伐
 精神日耗致成癆瘵心憂
 之聞人言小孩胞衣若能生
 致食之病可立愈某遂以
 重賂倩某穩婆謀之穩婆
 涎其重利設計取之某
 服之病果稍瘳方沾
 自喜而嬰孩性命不知
 喪了多少矣一夕某
 忽心痛如刀割夢聲
 孩爭囓其肉搏腐
 而言曰還我命來
 驚駭而號家人集
 視痛仍不止某乃
 泣然長歎曰予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
 是乎言畢而絕世
 有欲食胞衣者
 可弗鑒歟



喬木述奇

樹木之異葩經
 爾雅載之詳矣
 其標出於諸書者
 莫不可以表計審是則
 有一樹必有一名天地之大
 當無有未見未聞之木矣乃
 日本愛媛縣宇摩郡富鄉
 村有奇木一株高逾五丈枝
 葉蟠曲蔭廣宏敞其葉分
 三種一為柏一為檜一為杉
 各一數葉起並持身怪根
 則合而為一流州士女結伴
 來觀無不極景盤桓嘆
 稱怪云



伴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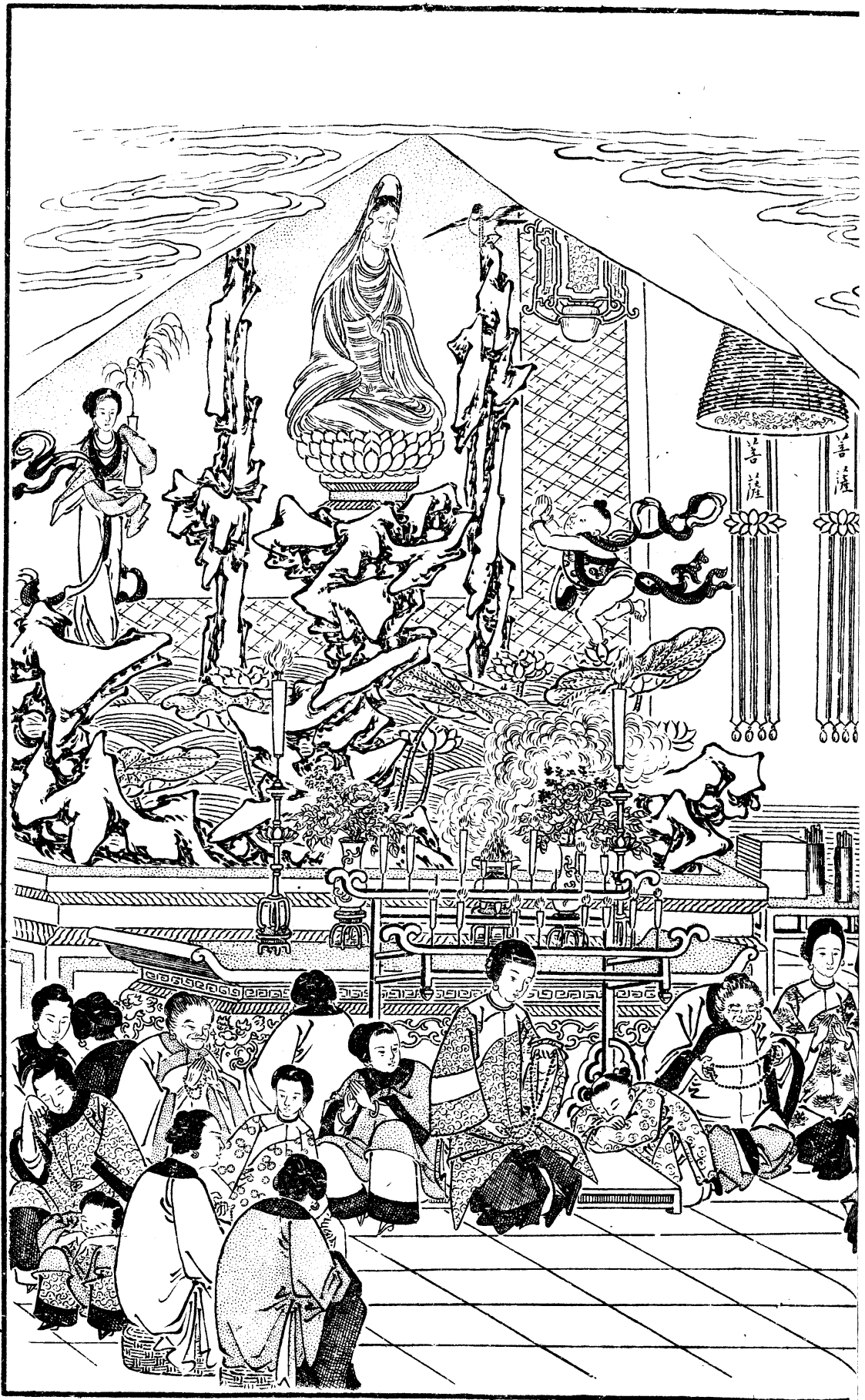
以月十九相傳為觀音大士誕辰任仲之徒幸以一辦心香皈依蓮花
 座下或駕桂楫或乘筍輿凡此備佈長齋無不喚妹呼姨廣結香閨伴
 侶是彼固自有其伴也而何其於觀音乃證之駕湖風俗更有發人
 一嘆者緣該處觀音寺香煙鼎盛凡詣寺拈香者先於十八夜會啟
 無遮不論老的少的村的僧的立寺之前後左右低眉合十霞坐通
 宵謂之伴觀音一似觀音亦嫌寂寞常

人任伴者祭夫觀音固世所稱大慈大愍
 救苦救難者也今以祝嘏之故役人風琴露
 宿踟躕街衢立常人猶或不忍况我佛乎

然則所謂伴者亦祇
 伴其所伴至觀音必
 不肖為伴且亦不款
 其伴甚矣人之
 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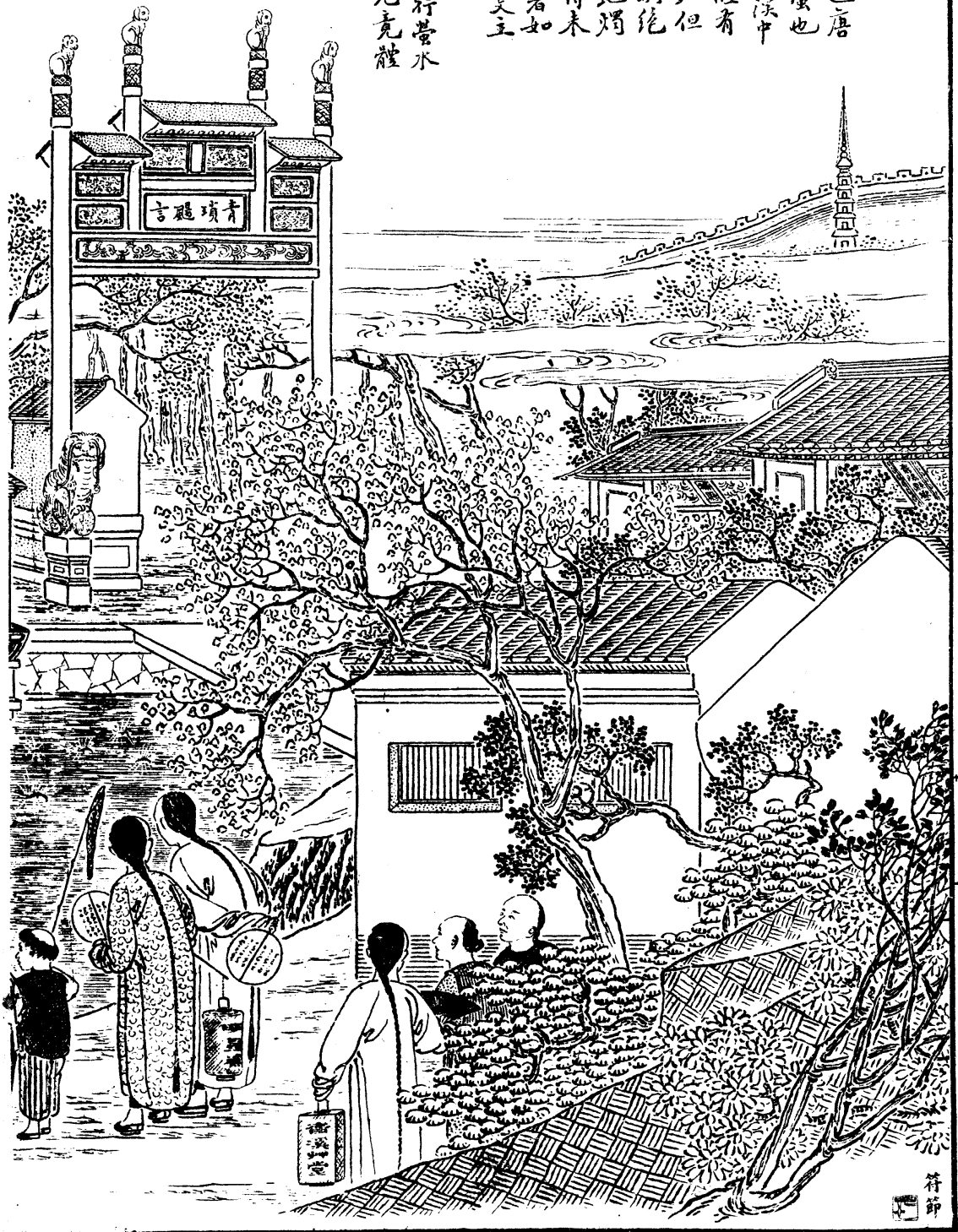
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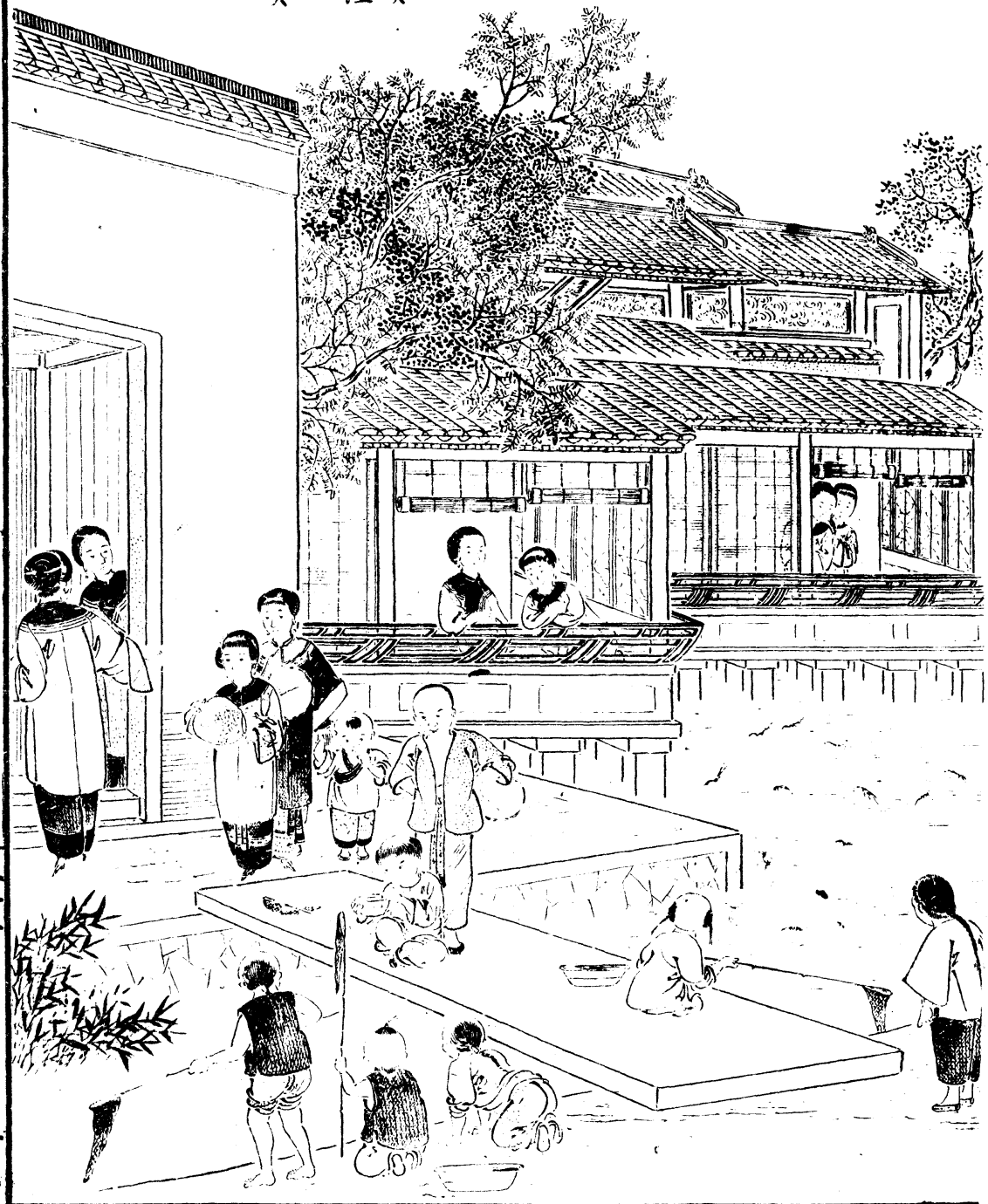


火蝦奇景

詩詠宵行火蝦也唐
 子卿賦水螢亦螢也
 青陽縣城內青項溪中
 近年產異蝦通體有
 光今年尤盛每夕但
 覺萬點流星明游絕
 庭望之以銀河滿地燭
 龍入城天下奇觀得未
 曾有兩岸士女觀者如
 市時周蓉裳廣文主
 乘稿因紀以詩云
 腐草為螢到處飛行螢水
 螢見已稀水中火蝦光竟體
 注籍不載世未
 窺青陽廣文
 官舍冷晚涼
 散步青溪涓
 溪入城南出
 城北一水照
 耀涵珠瑛似
 映空中飛螢影
 疑照天上眾星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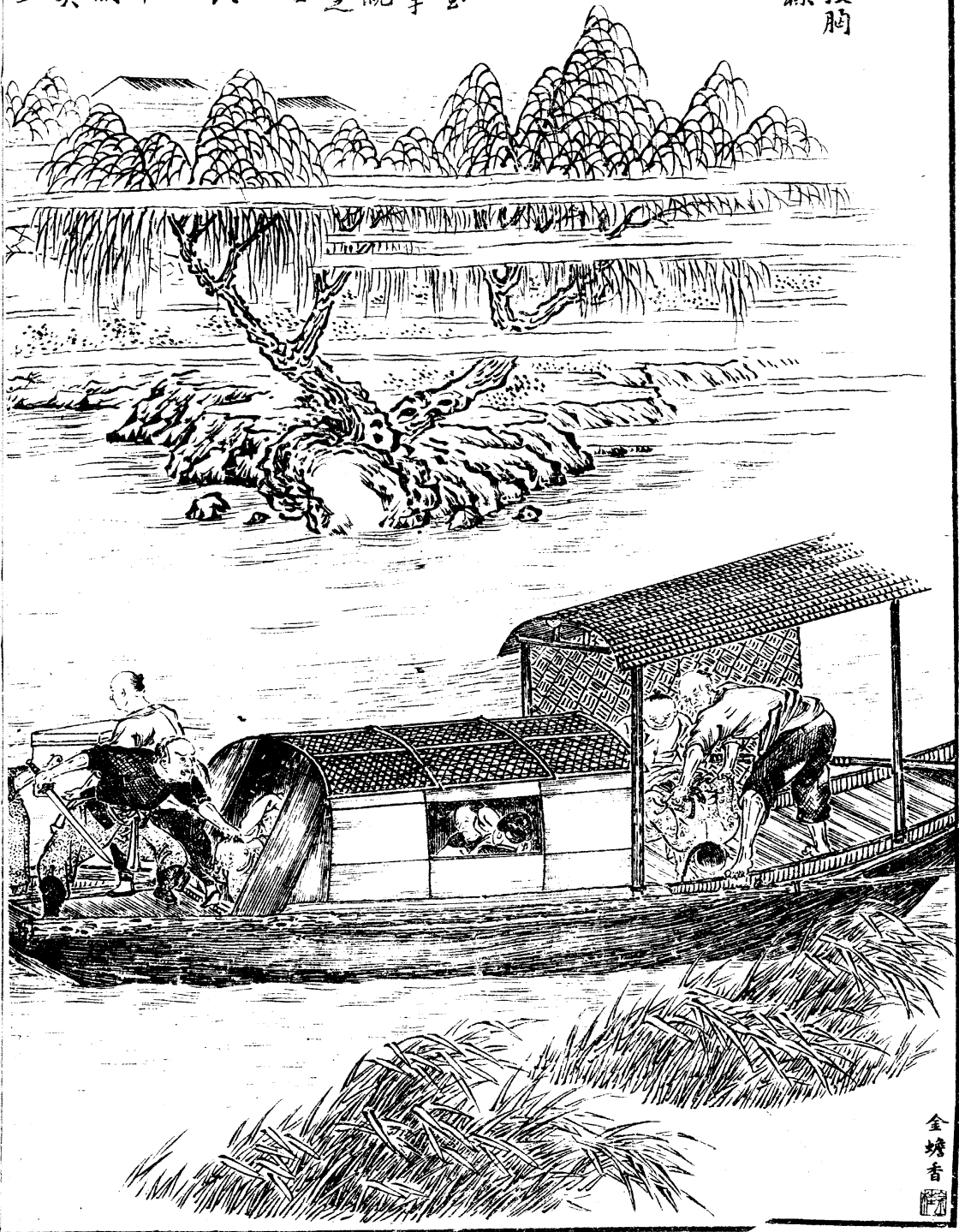


豈知游蝦火滿腹白角光
 透水晶肌浮者兩三泊漁火
 沈者半露抱珠驪徐潞水
 仙秉燭遊一疾悲海國軍火
 馳細五無盡湧銀漆金先萬
 縷織明漪苦鬪獨夫侈夜遊
 遊女百萬徵隋堤昭、臨海
 義不汗蟬脫塵世儂馮夫又
 閉海蝦肖龍種燭龍卵
 青息蕃滿陰山歲久客
 不得分派聚國族于斯
 長須國中城不夜水螢
 名似而實非魚目蚌胎
 睡不得通宵光射空玻璃
 合浦珠還不離水封腹庶免貪
 夫連半渚水怪形畢見何勞溫
 鳴燃靈犀嗟汝微物幸潛伏心地
 光明暗不欺堂、丈夫有血性頭負
 天日應愧若山徑不務錄記裁丹
 烏砂虹名兩呼為火蝦人莫信
 半米已擅天下奇更深人散漢
 月踏出光自蒜誰見知自愧不
 才同朽木敢與星月爭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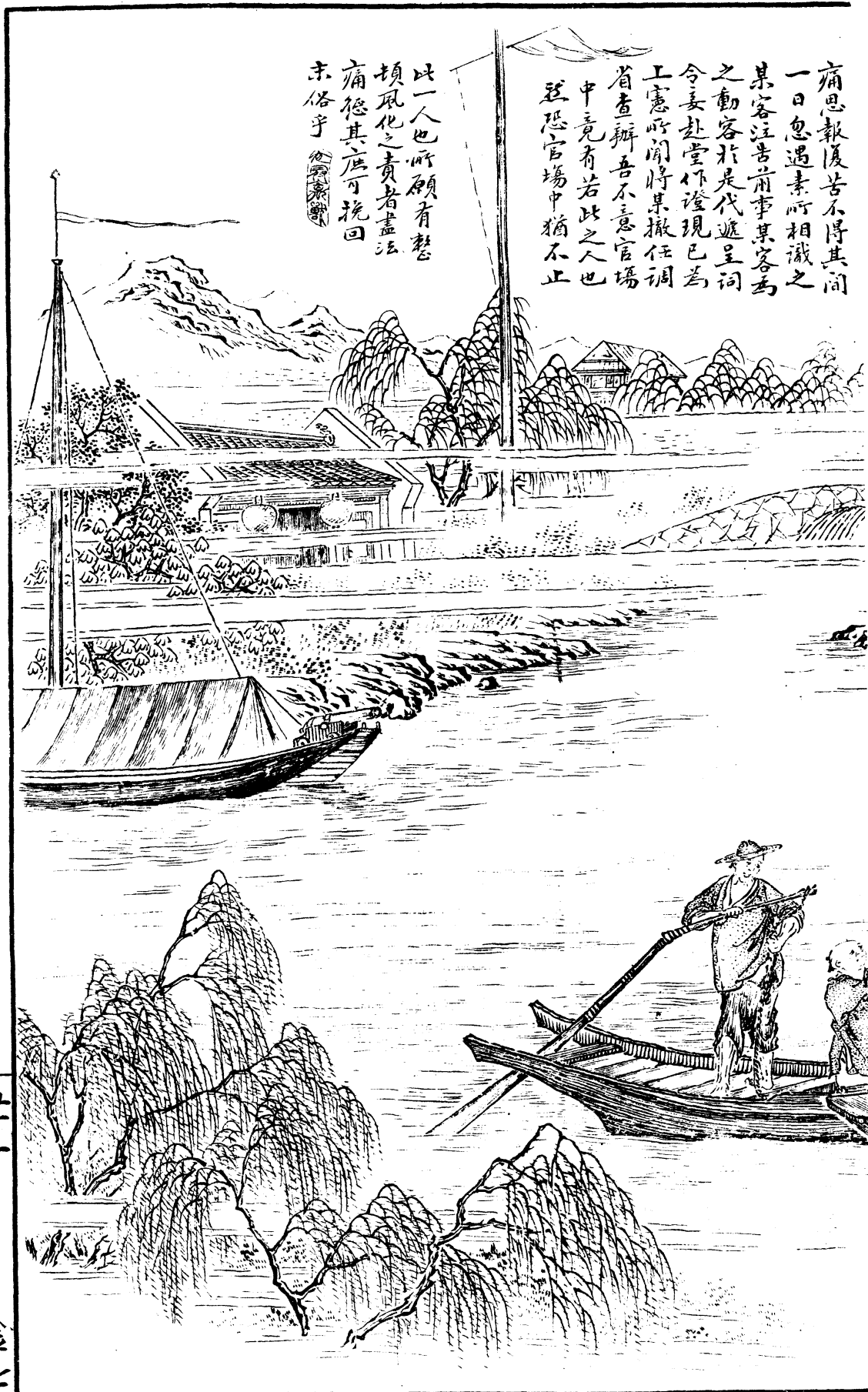
職員荒謬

粵垣有某者性冷而狡胸
 無點墨由納粟得佐謀
 官授勅行往遠膺薦
 刺遂德舉至知縣五省
 聽鼓通某當道其
 有舊妾以釐厥
 德辦旋印視事
 某邑大搖大擺居茲作
 官兒模樣矣初某之
 辦理瑩務也有某甲
 舟載梅鶴滿載而歸至
 干清驗時時皆英司事
 故意留難事聞於某親
 往查看見財色心馬艷之
 遂証以走私將全船扣留
 至夜深賄囑船戶將甲
 鎖禁墜諸深淵並殺其
 幼子然後據其所有而
 擇其最美之妾命侍巾
 櫛餘二妾則販諸勾欄
 事已數年茲謂沈寃莫
 白矣幸一妾不忘故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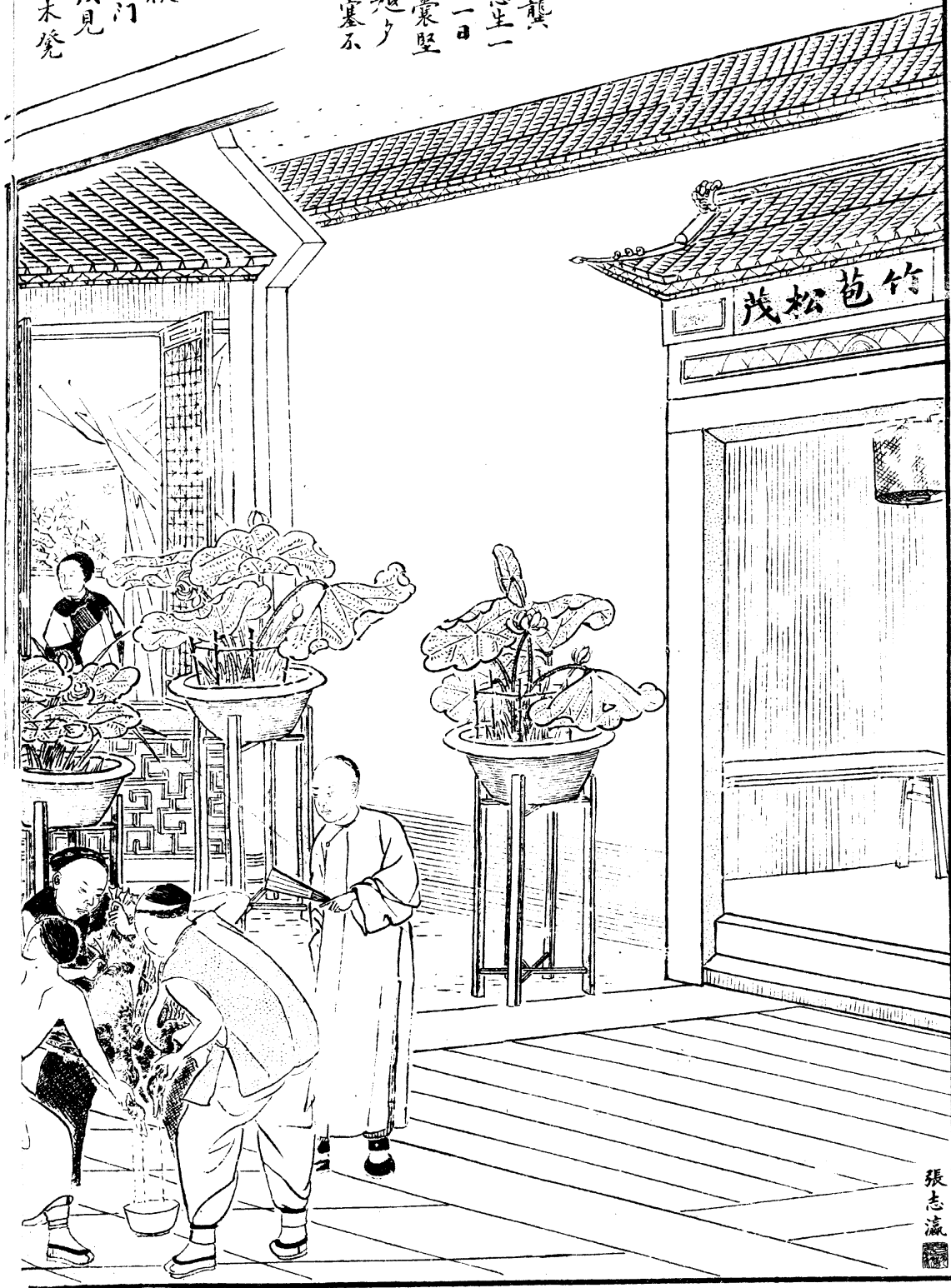
痛思報復苦不得其間
 一日忽遇素所相識之
 某客注告前事某客為
 之動容於是代遞呈詞
 令長赴堂作證現已為
 上憲所聞將某撤任調
 省查辦吾不意官場
 中竟有若此之人也
 送恐官場中猶不止

此一人也所願有整頓
 頓風化之責者盡法
 痛懲其庶可挽回
 未俗乎



奇方保赤

金陵橫坊王龔
某年逾不惑生一
子愛若掌珠一日
不知何故腎囊堅
腫紅而且熱越夕
尤甚小便閉塞不
通延醫治之
亦未見效
奄一息正
在危急之間
適某太守微
服出游至龍門
前忽發喘疾見
門左橫一白木瓮



遂暫憩焉。龍款接之
 餘淚猶滂。太守
 吳而詢之。龍直訴情
 由。太守曰：是可治也。速
 取鴨五六頭，倒懸雙足
 以喙納磁盆中。須臾涎
 滿一盃，取而塗之。不難
 立愈。活之果霍。遂急詣
 太守處叩謝。兼詢得愈
 之由。太守曰：此因天赦。抱孩
 席地而坐。被毒蠅噓氣入莖
 中。致者是疾。鴨善食蠅。故
 能治之。龍聞言叩首。若朋
 角。太守笑而遣之。



護花受辱

某觀察風流瀟灑喜釋青蓮於泚流之中故人皆謂其有古押衙之風日者因
 事至白門帽影鞭絲徧居逆者之詞嘗主釣魚某向蘭畧給身價購得二
 雛髮龜鶴瑤思其奪却錢樹子然知勢不敢不無如之何某夜觀察復招小
 蘭校書宴於狀元境百川通乘疏酒闌歌罷小蘭低訴苦衷淚隨聲下觀察憐
 之遂借乘疏後樓為藏嬌之所龜鶴知之聚眾數十人爭來騷擾人聲鼎沸
 勢甚洶洶嗣探悉觀察憇息之處出其不意扭其髮辮拽至街心當有惡鴇
 亂批其頰且行且罵擁至四松園聲言同赴督署鳴冤觀察堅立不行手
 攀電桿允將小蘭給還姑得釋歸蔡狼狽之刑已不堪回首矣後聞此事陸
 陸上元縣查辦終以有礙官場體面遂含糊了結彼身為監司大員好作狹狎
 游而以護花鈴自任者蓋以此為殷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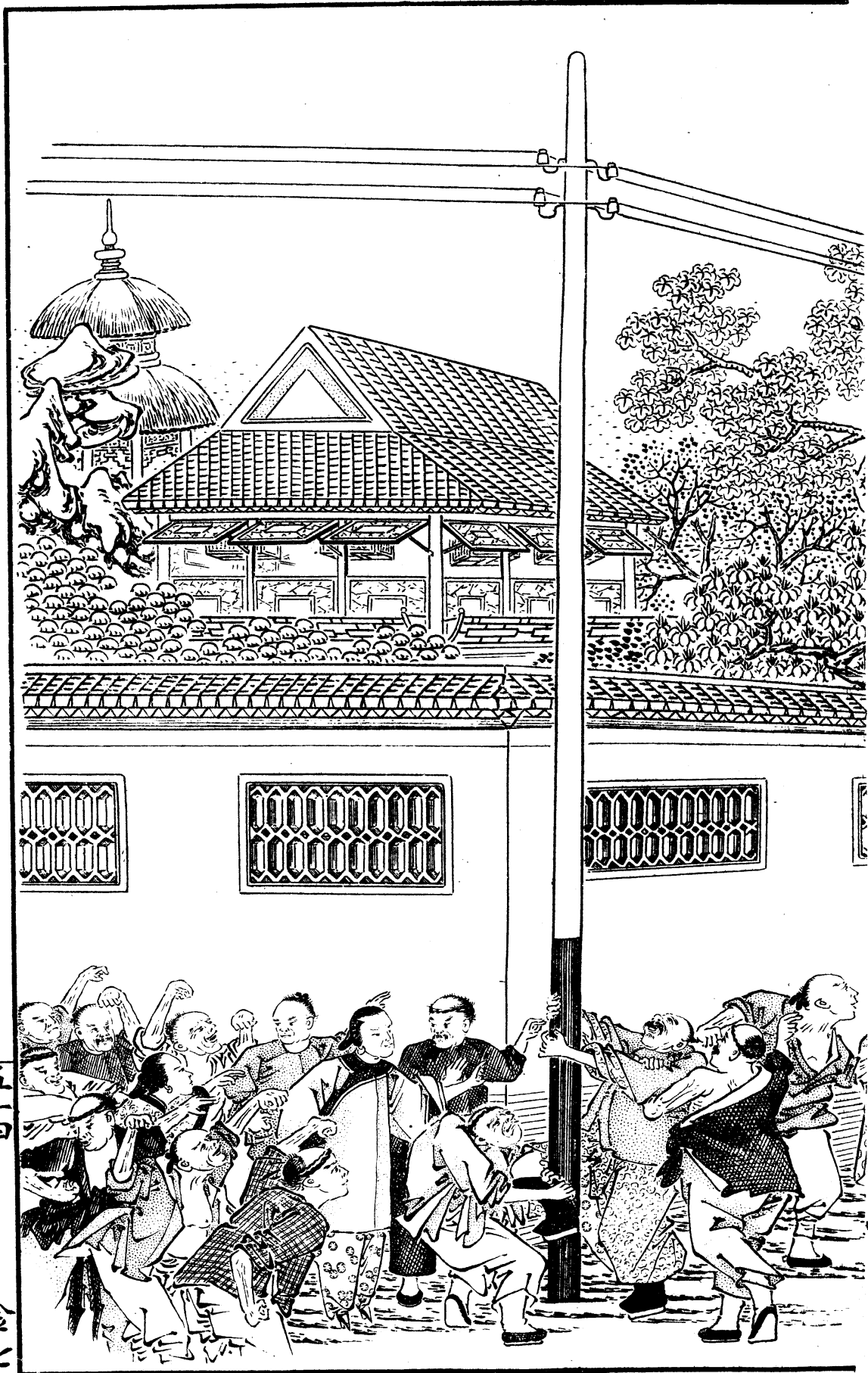
明

新亞堂採運各地名花

底台臺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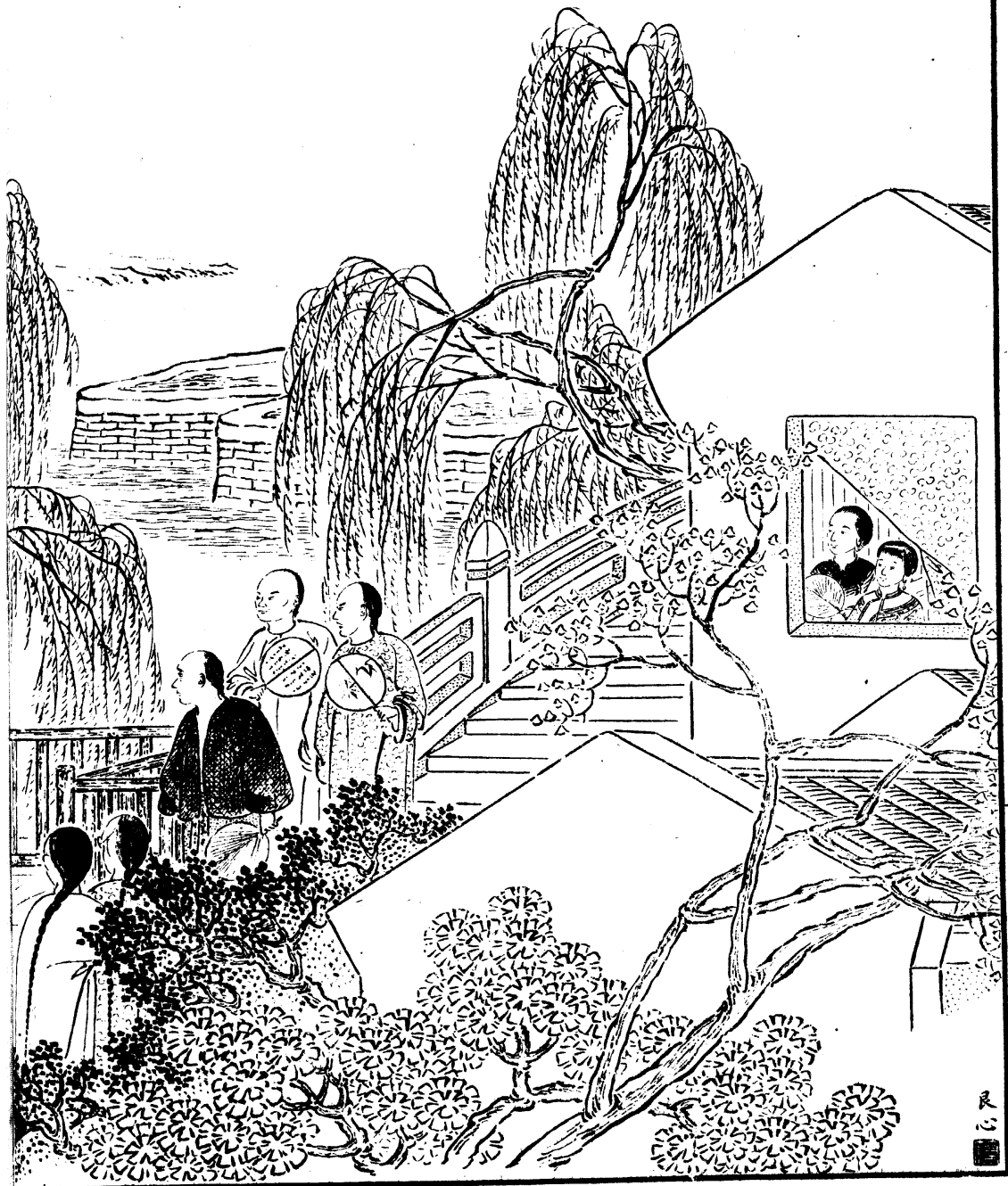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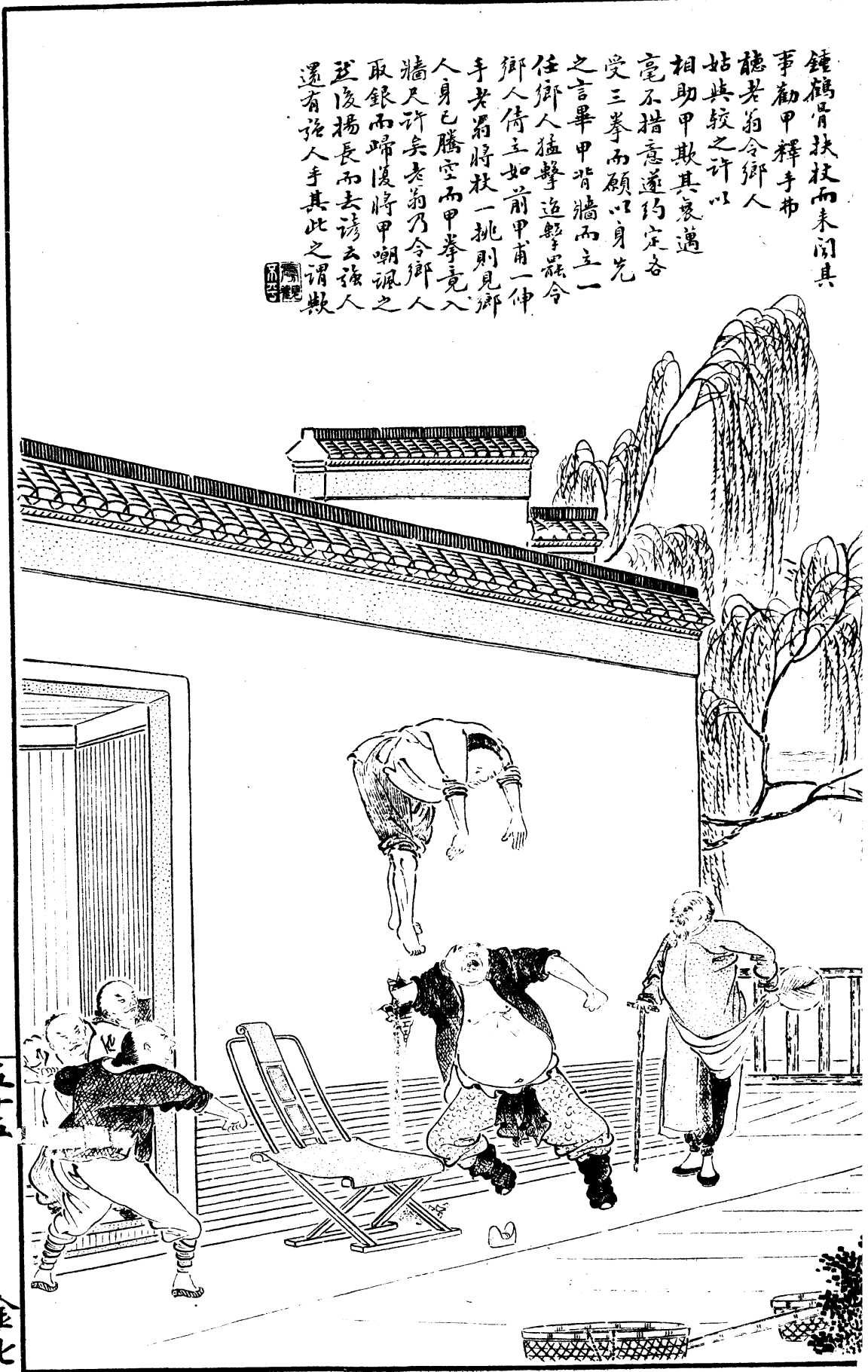


抑強扶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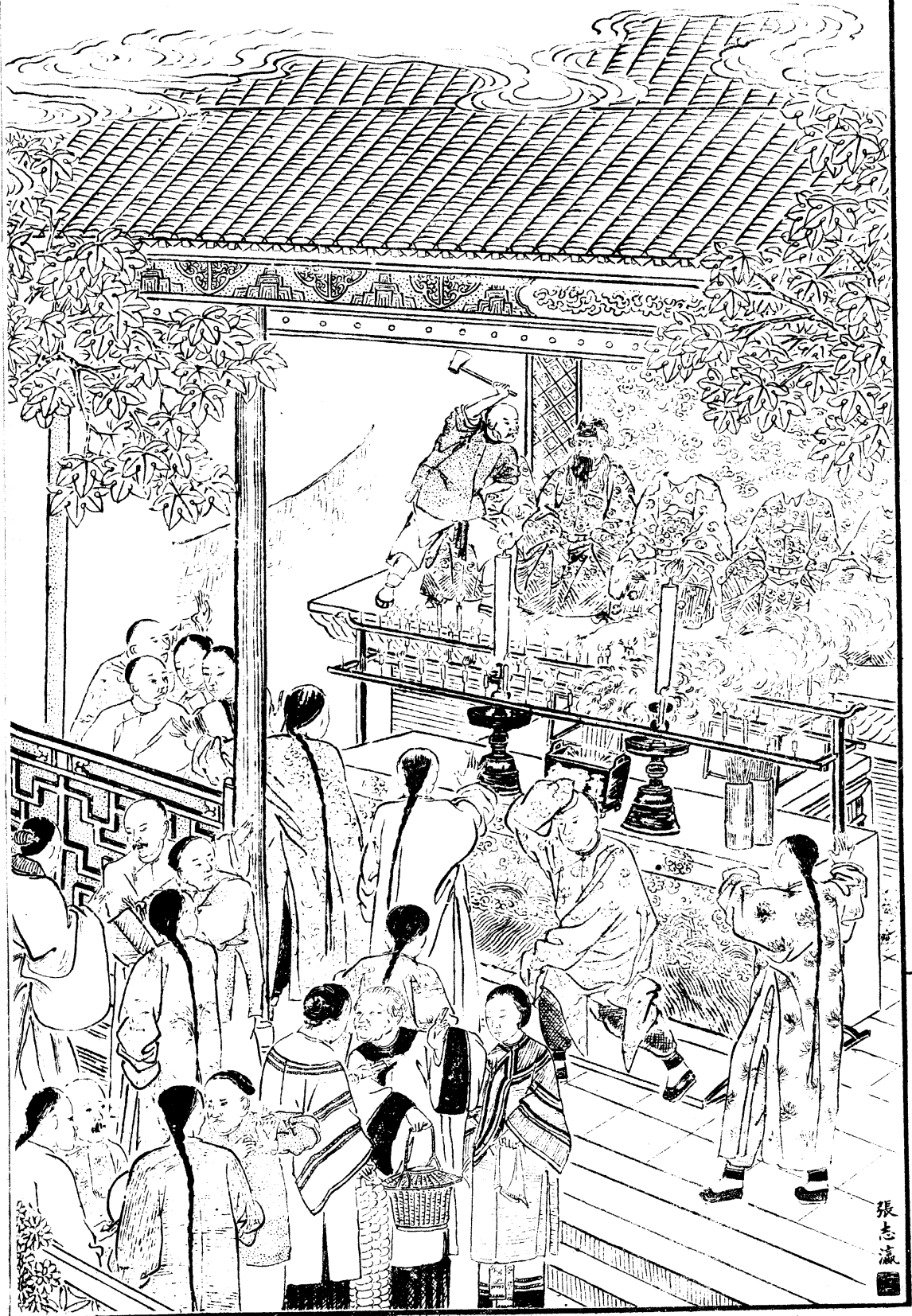
某甲習拳勇膂力過人，有項王拔山蓋世之概。平日目無餘子，確視一方。常飲一頭，其生平奉領。一日懷銀錠一枚，箕踞橋欄之上，謂者能擡之使起者，當以此銀為壽。於是赴櫃之輩，費勇試之，終不稍動。俄有一鄉人肩擔而來，眾告以故，鄉人欣然抱擔，出其不意，將甲撞跌，取銀欲行。甲深以為辱，執鄉人欲其角鬪。鄉人知不敵，願以原銀歸，還不敢輕甲，不允。正相持間，適一老翁龍



鐘鶴骨扶杖而未聞其
 事勸甲釋手布
 聽若翁令鄉人
 姑其較之許以
 相助甲欺其哀邁
 毫不措意遂約定各
 受三拳而願以身先
 之言畢甲背牆而立一
 任鄉人猛擊迨擊罷令
 鄉人倚立如前甲甫一伸
 手若翁將杖一挑則見鄉
 人身已騰空而甲拳竟入
 牆尺許矣若翁乃令鄉人
 取銀兩歸復將甲嘲諷之
 甚後揚長而去諺云強人
 還有強人手其此之謂歎



土偶無靈



温州人

某甲以手

執營生者

三子長次年

已逆冠克世其

業工作頗勤以為

其喪先姑矣近

日疫癘盛行三子皆

傳染呻吟牀蓐同病

相憐俄而長子竟登鬼

錄甲情深誠積憂慮益深整

其所積之資置備牲牢酒醴祭

禱瘟神所保次子痊愈不料百

藥無靈五條莫贖越日不相繼而

逝甲痛子情切頓燬無明之火遂取鏡

斧直詣東門五靈廟見五瘟神泥像

猶端莊高坐拳手斫之持好頭顱一

砍碎怪時依神者流無不拍手咋舌懼

冥隴之立加而甲竟安慈無恙茲則神

且不能自保其頭顱而謂能為人判禍

福降吉凶耶愚夫愚婦觀此亦可以猛醒矣



廟靈五

假煙膏

鴉片一名阿芙蓉又名紫霞膏總以罌粟花
 蒸煉而成裝槍時吸風味偏幽離泥上煙館為林
 膏之優劣迥不相同然不過土土之分灰少灰
 多之異而已從未有別出心裁竟以他味

攪雜者不謂非埠城內有某小煙
 館平日專用肉皮和以煙灰熬之成
 膏色味竟與煙膏無異使客裝

吸不堪過癮怪怪甚執
 食之最易致疾事為德

巡未森庭明府所聞
 率身搜查得肉皮

百餘斤并拘該煙館
 主審辨是誠為吐霧

吞雲者除一巨害也
 所願各煙館

皆體明府
 之心幸毋

相率效尤
 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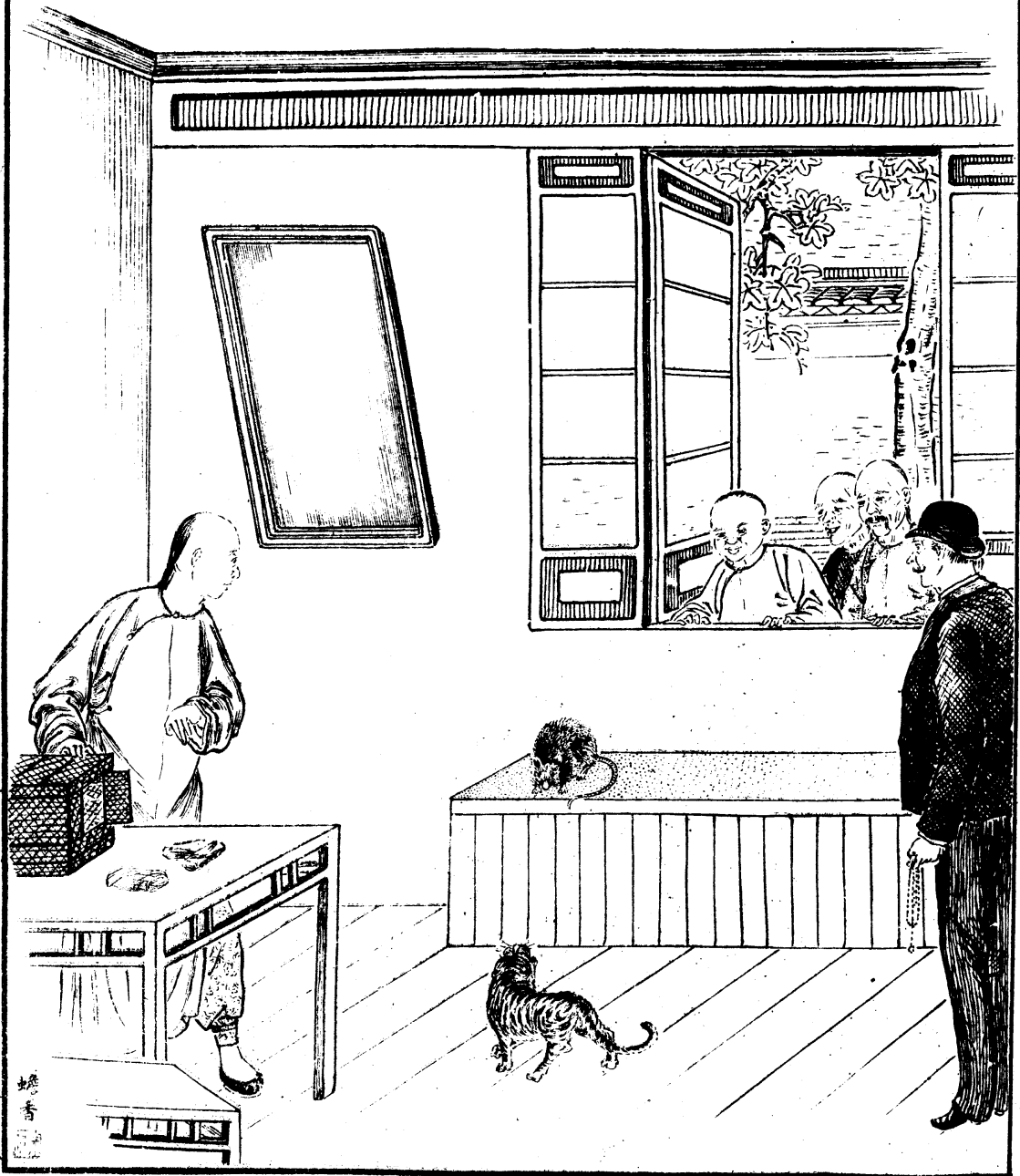


貓不敵鼠

鼠不敵貓夫人而知之乃物反其常竟有鼠之自大者澳門有某甲者來自外方携一錢絲龍畜一鼠重約一兩有奇毛光潤似銀灰色飼以半羊之糧甲甚愛之謂此鼠能與貓鬥雖極烏圓之健者無不敗北而回有某西人聞之携貓而來訂彩百金約共鼠鬥於是西人解銀鍊以放貓甲啟鍊籠以放鼠則見貓雖攫拿任勢而體巨不免遲鈍鼠雖小弱跳躍甚捷相鬥頃刻貓反被鼠傷其左目竟退縮不前觀者乃詳述曰鼠勝矣鼠勝矣噫鼠輩猖狂竟至此乎

粵

麻



日人賽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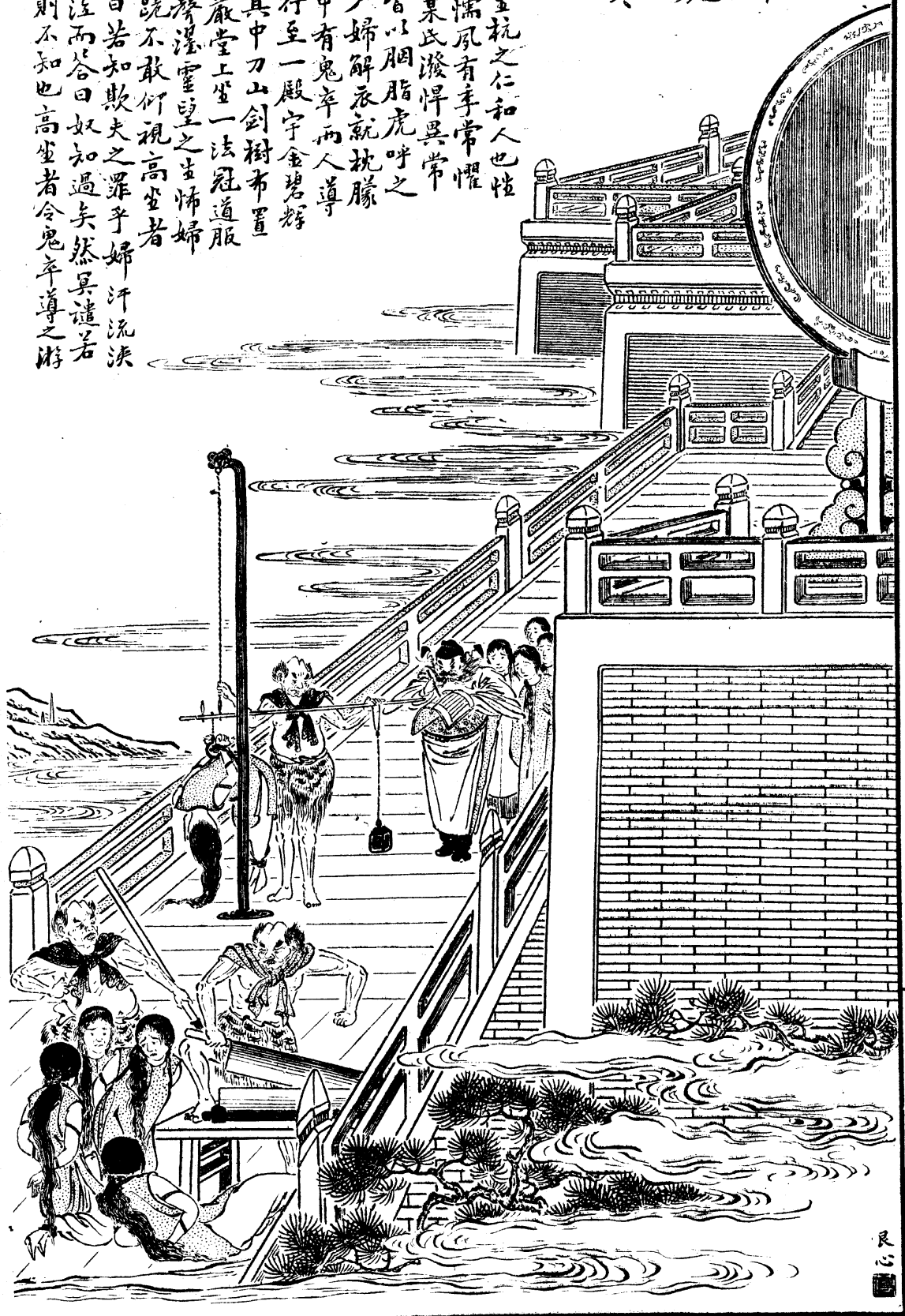
前年美國有賽美會一時環肥燕瘦盡列品評論者謂此會極盛難繼矣不謂日人猶有奉行者聞其開賽之法令國中婦女如有秀色可餐願影自憐者各映玉照送至會中彼東施效顰自慚形穢者不與焉現計此賽者共有百人類皆圓姿耀月慧質羞花絕無碧玉小家氣象其玉照用架鑲成高逾數尺懸掛壁間擬分五等編列號數凡游人之赴會者皆得令從壁上觀其有我見猶憐者則許按照號數投簽於筒俟賽畢核計各照投筒人數之多寡以分次第吾知評以月旦賞彼風流者令人如入眾香之國者矣





雌虎寒心

某生抗之仁和人也性
柔懦夙有季常懼
妻某氏潑悍異常
人皆以胭脂虎呼之
一夕婦解衣就枕朦
朧中有鬼卒兩人導
之行至一殿宇金碧輝
煌其中刀山劍樹布置
森嚴堂上坐一法冠道服
赫聲淫望望之生怖婦
長跪不敢仰視高坐者
問曰若知欺夫之罪乎婦汗流浹
背泣而答曰奴知過矣然冥道若
何則不知也高坐者令鬼卒導之游



而廊則見眾婦羅列或榨取其
 血或剝去其皮或就鼎鑊之刑或
 受刀鋸之慘有立藥叉數十人猙
 獰可怖婦問何故則曰彼生前皆
 好欺凌夫男故在此受罪婦既戰
 心驚不敢再視鬼卒仍導之回婦
 急向堂上哀求寬恕高坐者曰汝
 能飲獅乳之威吾今赦汝若如故
 當保治之遂叱之退婦抱頭鼠竄而
 回則黃梁一夢也醒後思之猶歷歷
 如繪自是夫婦和順不敢反目嘗自
 述夢境如此故詳記之



能通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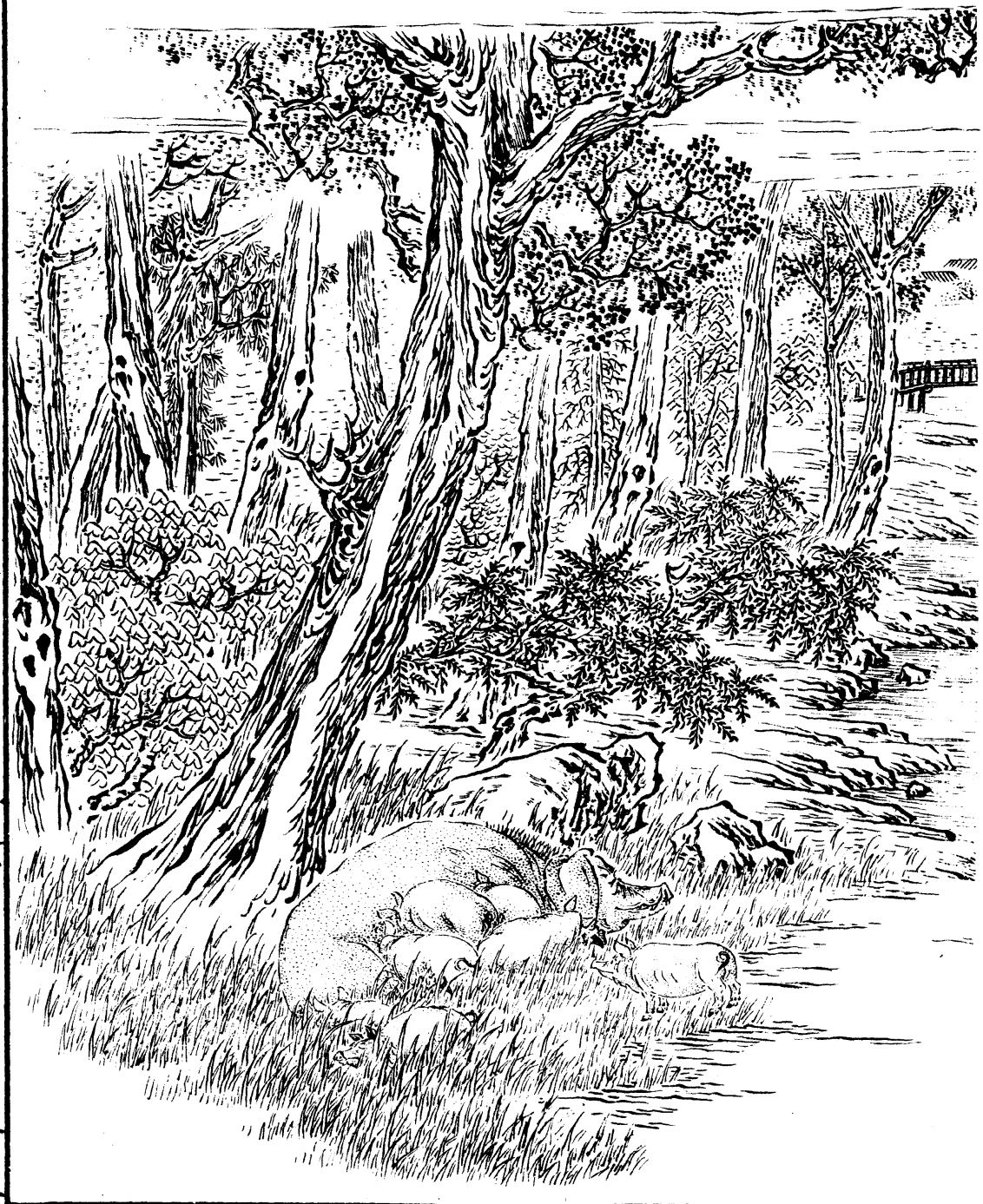
人共畜畜無言語可通也自介葛盧藏牛鳴公治長通鳥語古今傳為佳話於是物類之呼鳴若有言詞可通者正不必怪鸚鵡能作人言始易領解也羅浮元通觀有嘯雲道人羽衣鶴覽雲游四方六月某日行至澳門偕其友某甲聯袂而游偶鍾一村村落遠見林木陰森之處一母燕前行後有豚兒一羣隨之此呼彼應口中不知作何語甲謂道人曰聞君能知豕語可得聞乎道人曰彼母



燕言今日執
 甚天將颺風
 來未可同
 往那樹下哺
 乳必不信可
 往驗之及至
 果見母氣臥
 古榕陰下豚兒
 十餘頭齊列懷
 中求乳甲姑信
 其言不密越日颺
 風大作道人之言悉
 驗遂相傳說為奇事
 如該道人者較之介
 葛盧公治長其人不
 何多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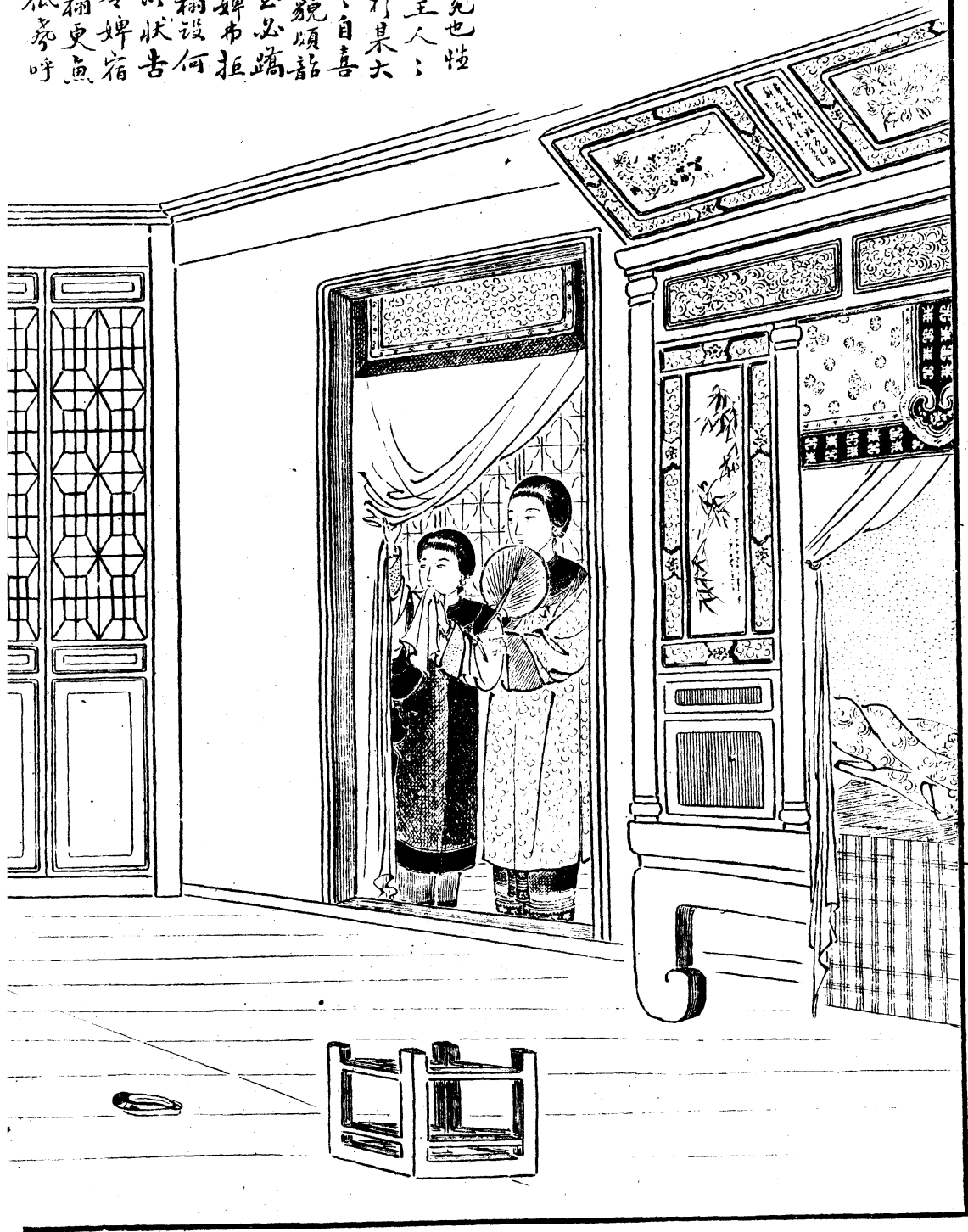
謝

會



斯文掃地

秀水人某甲老學究也性
 狡而佞善媚居僱主人
 多樂延之今春館於某大
 家供給頗豐甲沾沾自喜
 主人有婢名喜春貌頗韶
 秀甲艷之每見婢至必踞
 足拈髭多方勾引婢弗拒
 結今夜來相會問榻設何
 處婢以實對而潛以狀告
 於主人是夕主人令婢宿
 於他處而自臥榻更魚
 三躍甲潛至榻畔低聲呼



呼主人房故仆難考應之
 甲大喜搶步而前披其帳
 曰僕思卿久矣可速救吾
 命主人接以手甲徧體撫
 摩驚觸主人勢起欲舉
 主人便騰身而起執問何
 人甲知中婢計遂哀告曰
 聞主人有斷袖癖特來以
 後庭奉獻主人笑曰先生
 休矣僕病未能也噫與恥
 若此師道之不尊也宜哉
 君子觀之能無當冷



閱小操記

滬北小流氓時占曠地
操演情形有心人嘗竊
憂之今觀其陣式有足
駭人聽聞者爰泐筆誌之
日前鼎豐里有小流氓一羣約七八十
人或執紙糊之刀或執木削之鏡或執竹
梢短棒而以執旗者為領隊旗分以七色
領隊亦有六七人夫抵一旗之下領十數人
有執黃旗者一人高坐樓榜之上甫坐定
舉旗左右指揮執旗者便分五州有蓋各
人之舉動皆視旗為準的也俄而黃旗左
揮則諸人皆自右而左黃旗右揮則諸人
皆從左而右黃旗高舉則左右皆合而為
一若一字長蛇陣勢執旗者相間而走黃
旗手舉則以一字變成方陣執旗者通
左四隅中心俄而黃旗左右旋若畫圈然
方陣又變而為圓既而袖中又出一黃旗
指左右則圓陣變為兩翼以鳥之翔如
騰之斯又有不入隊伍者四人皆站上
樓榜下各執竹批者行步不齊及先
後錯落者則四人者就陣中披以出
撤而責之不稍貸步伐之齊整號令



之森嚴較之軍營中亦不是過說者
 曰是即小金枝之遺習也地方官可不
 思患預防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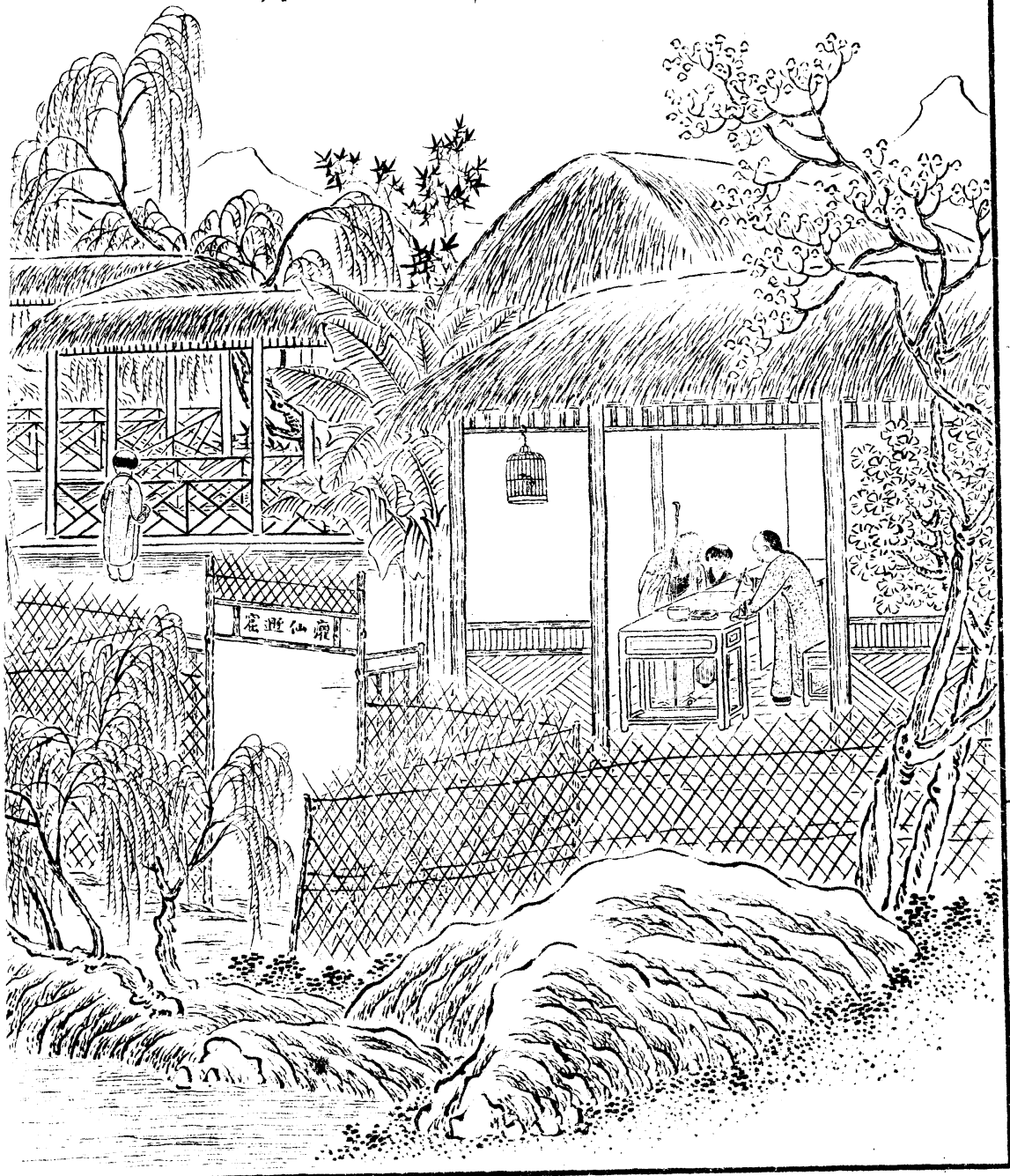


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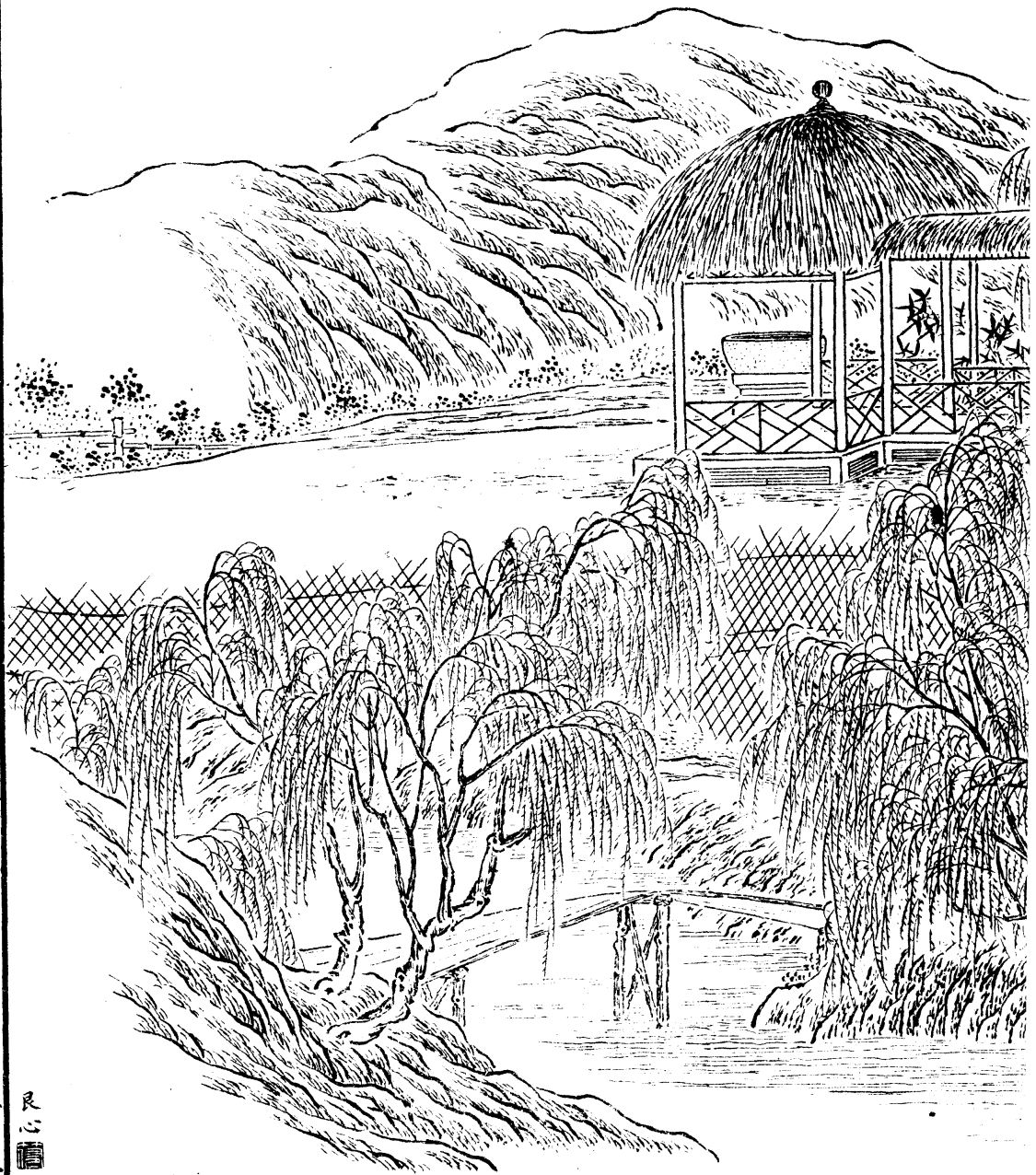
金八

賺取書畫

昔鄭板橋先生有被人賺取書畫一事說部詳記之。不謂相隔數十年後竟有事同一轍者。某太史閩人也。工書善畫。卓然大家。一時紳富無不樂得墨寶。以為榮。有富商陸某者。出身微賤。賦性尤鄙。為太史所惡。獨不得隻字。陸深恥之。一日探知太史性好游心生一計。賂其僮而授以意。俄而太史出游。信步出西郊。隨僮而行。至一幽僻處。有茅屋數椽。如魯靈光殿。歸或獨存。大書廳。



仙遊窟四字知為隱君子
 所居叩關而入見一老者
 杖芒鞋巾中鶴氅相叙
 之下談論風雅太史益心
 敬之怪見室中陳設精
 怪獨於壁闕如無一字畫
 問之則曰世多俗物何堪
 污吾壁也太史曰某雖
 不才聊能免俗請一
 試之得入吾翁曰吾
 行是命僕以嫌者進
 未幾筆硯俱齊太史
 興酣落筆揮灑如雲
 頃刻間成十餘幅書
 款而去他日其友言之
 心疑其陸同名復往視之
 則茅屋已為有矣始知為
 該商所賺使人窺之果
 使鄭板橋先生知之得毋
 曰君何猶蹈吾覆轍也



春夢婆

任某花縣人早年喪
 偶續娶再醮婦為繼
 室相安卅餘年任息
 病歿婦某氏年屆
 古稀承夫遺資百
 餘金雖無子女亦
 可藉以終老矣
 詎婦暮心未已
 猶思別抱琵琶
 鄰人結之曰近
 有某富翁新
 賦悼亡方效司
 馬相如採求風
 一曲亦能多情
 如卓文君乎婦



信其言堅求撮
 合許重謝焉鄰
 人曰我觀婆之徐
 娘雖老風韻猶存
 無恙不得某翁顧但兩
 鬢如霜恐不免以此見嫌
 蓋先以烏髮藥飾之而後
 往則事必諧矣婦如其言
 至日晨妝既畢即偕鄰姬
 往行至數里外令婦稍憩
 桑陰下以待翁至坐良久
 則見往者往來者未嘗
 有某翁至也俄而驟雨淋
 漓衣衫沾濕髮際烏煙徑
 雨流下滿面如潑墨一般鄰
 姬乃勸之啼道翁見者無
 不相視而笑及抵家婦猶
 不知為人所誑及恨某翁
 之爽約而怨天公之不做
 美是亦一場春夢也何
 阿婆猶未醒耶



鵬鳥誌異

粵東歸善縣屬有怪鳥焉大如鶴足高寬
 餘首如嬰兒土人呼為人頭鳥每至四五更
 時叫號不絕其聲甚惡鳥至時必人口不
 甯去歲曾有是驗因是鄉人皆惡之今夏
 此鳥復至該處患病者一二日即效果日
 有鄉人窺鳥所止相去僅十數武而鳥不
 驚避如不見人者遂及持槍彈之不中鳥
 始高飛而去至夜復鳴如故或曰此即貫
 生所賦之鵬鳥也被闕而起舞者猶
 得曰此非惡鳥乎



恃入恃出

粵東蘭姓彩票雖額至如廉坊出示
 嚴禁而私售者仍屬不免某日有香山某
 鄉人由澳門購票而回路徑前山被巡賴
 甲乙兩人要之於路冒稱兵役搜獲票據
 百端恐嚇翁有一人伴為緩頰鄉人無
 奈任其搜括一空而去迨後查

知截獲之票竟中頭彩
 得銀一千一百枚

三人逆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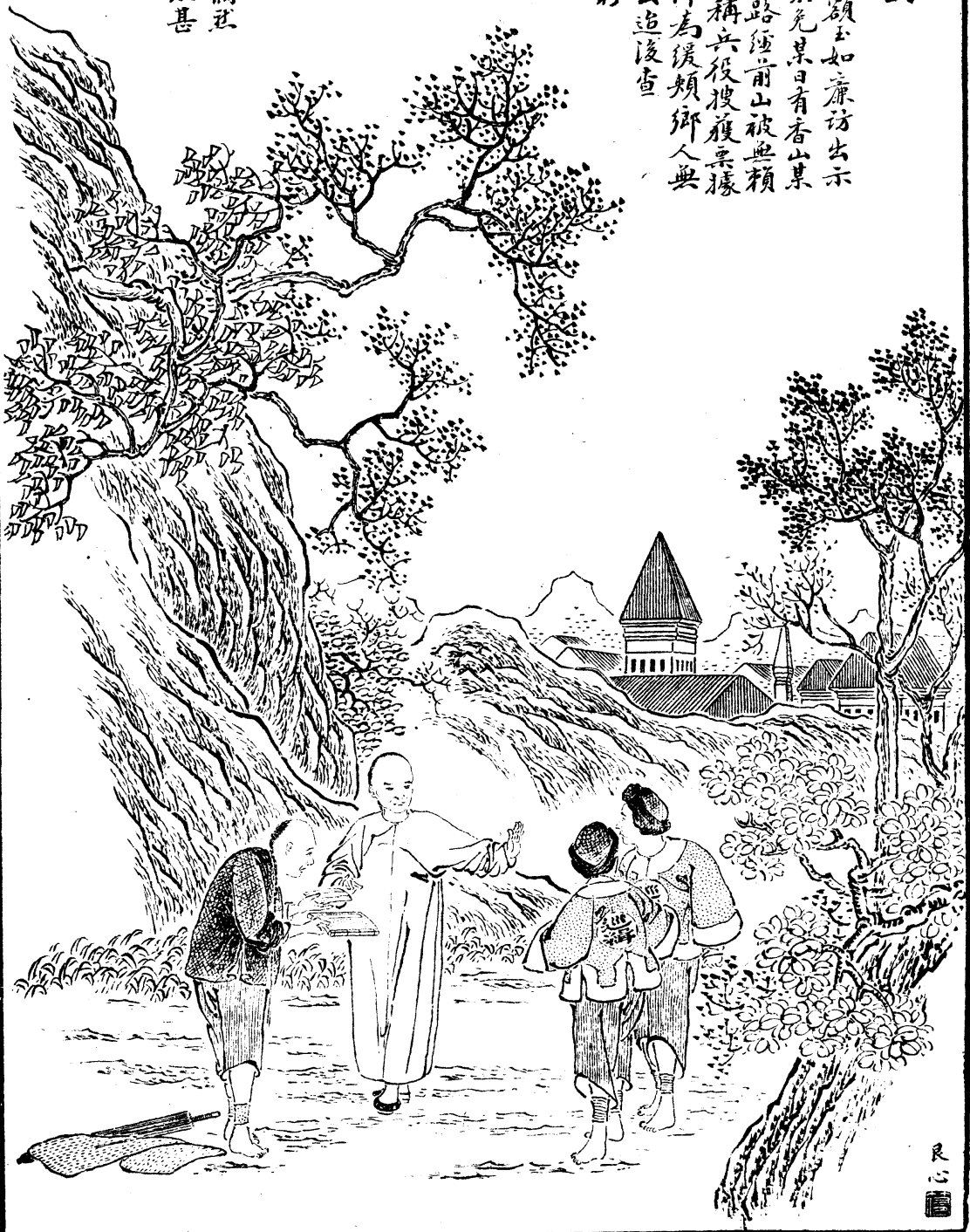
取頃刻間鮮衣
 華服擺尾搖頭居

於眠花宿柳喝
 雅呼盧肆意胡

旬日揮霍已盡是

可見世間不義之財偶或
 得之斯難久享天理不甚

貼我



大殺風景

福州南臺某勾欄有狎妹
花兩枝艷幟高張香名久
噪一日細妹所交多洋書
人一日五十所交多洋行
經紀二妓願貯自家名以
意中人相誇耀一則曰玉
堂金馬聲價自高安用此
銅臭為一則曰腰纏十萬
錢可通神彼由窮措大來
者那得有此相持不下各
告所歡於是五十所私之
洋行夥某甲大鬧街庭
廣招熟客一時
翻一裙履年少風
流無不裝宏志大老官
身不排場潤綽結伴而來
約有五六十輩甲推介為
八席使座客常滿樽酒不
空方謂北海豪情不是過
也詎細妹已暗伏四翰林
於香室俟其入座之際突
然而出若拳到處有核子



飛海錯山珠笈類散錢滿
 地各客面：相觀不敢攔
 阻任其大搖大擺而去夫
 名士風流怡情度月古
 今恆有茲必因管並
 之紛爭致龍虎之至
 門清珠祥雀亦未
 免不諒之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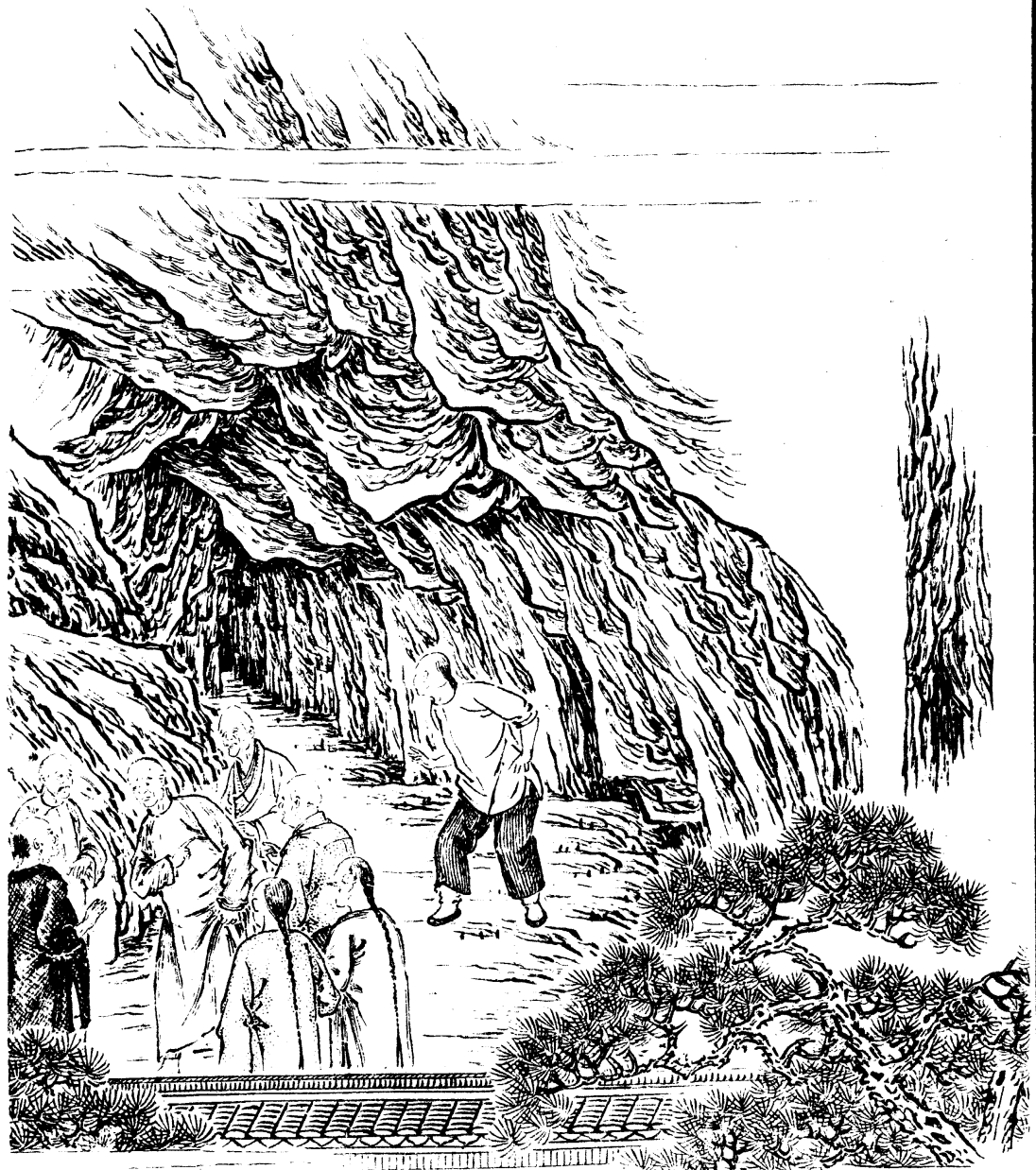


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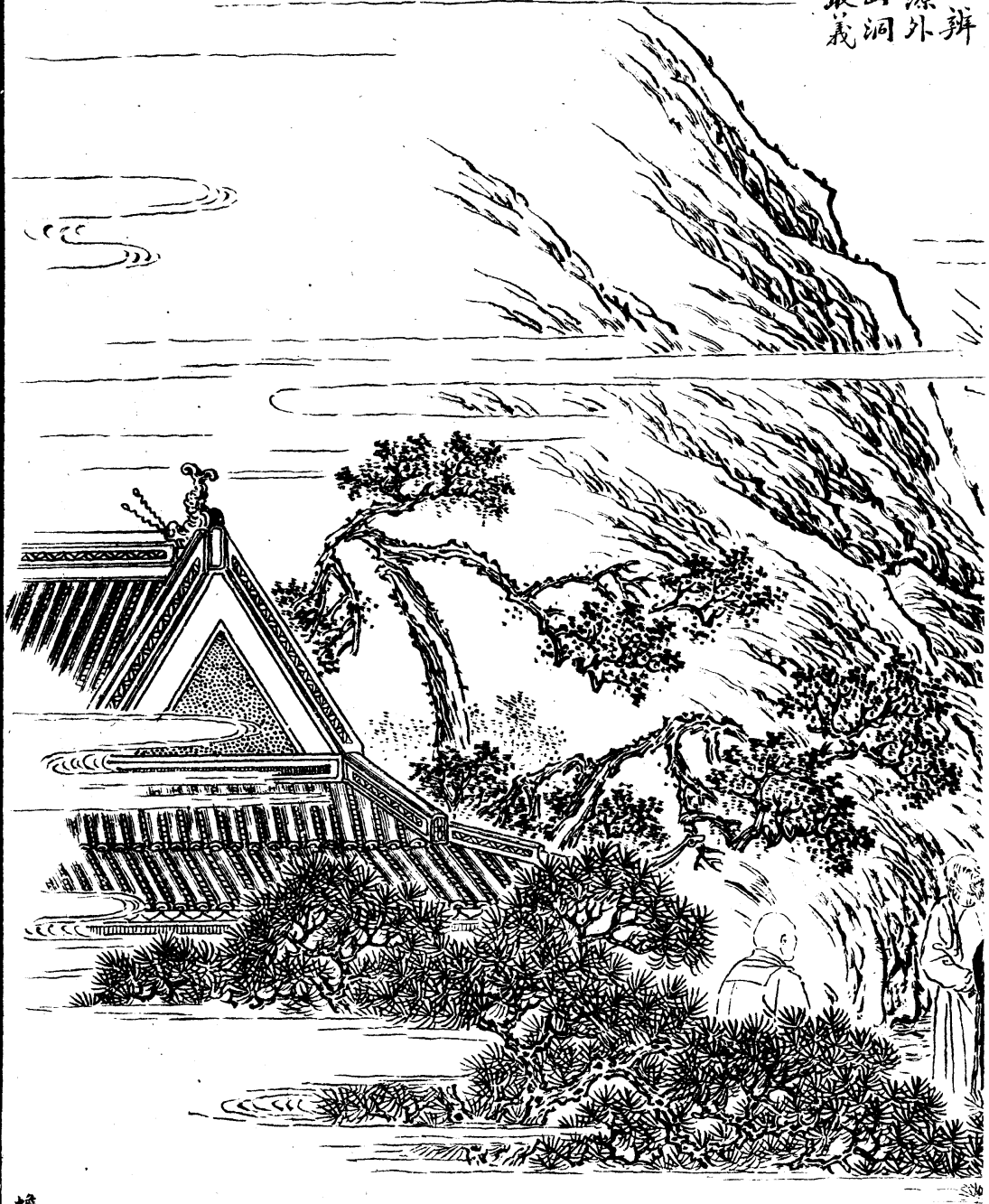
金九

蝙蝠洞

杭垣天竺寺香市之盛
甲於他處由來非一日矣
今屆有客數人禮佛既
畢挈伴間游忽入一洞
不久即出五人中獨缺
其一同伴疑被妖物所
祟不敢往尋廟僧聞之
欲觀其異在洞外守候
閱一日夜之久始見其
人蹣跚而出疲病不堪
僧急問何為在洞耽延
許久據稱進洞後天昏
地黑道路不通欲覓歸
途已不省識因在洞內
暫宿一宵嗣有白鬚老
人送之出遂得至此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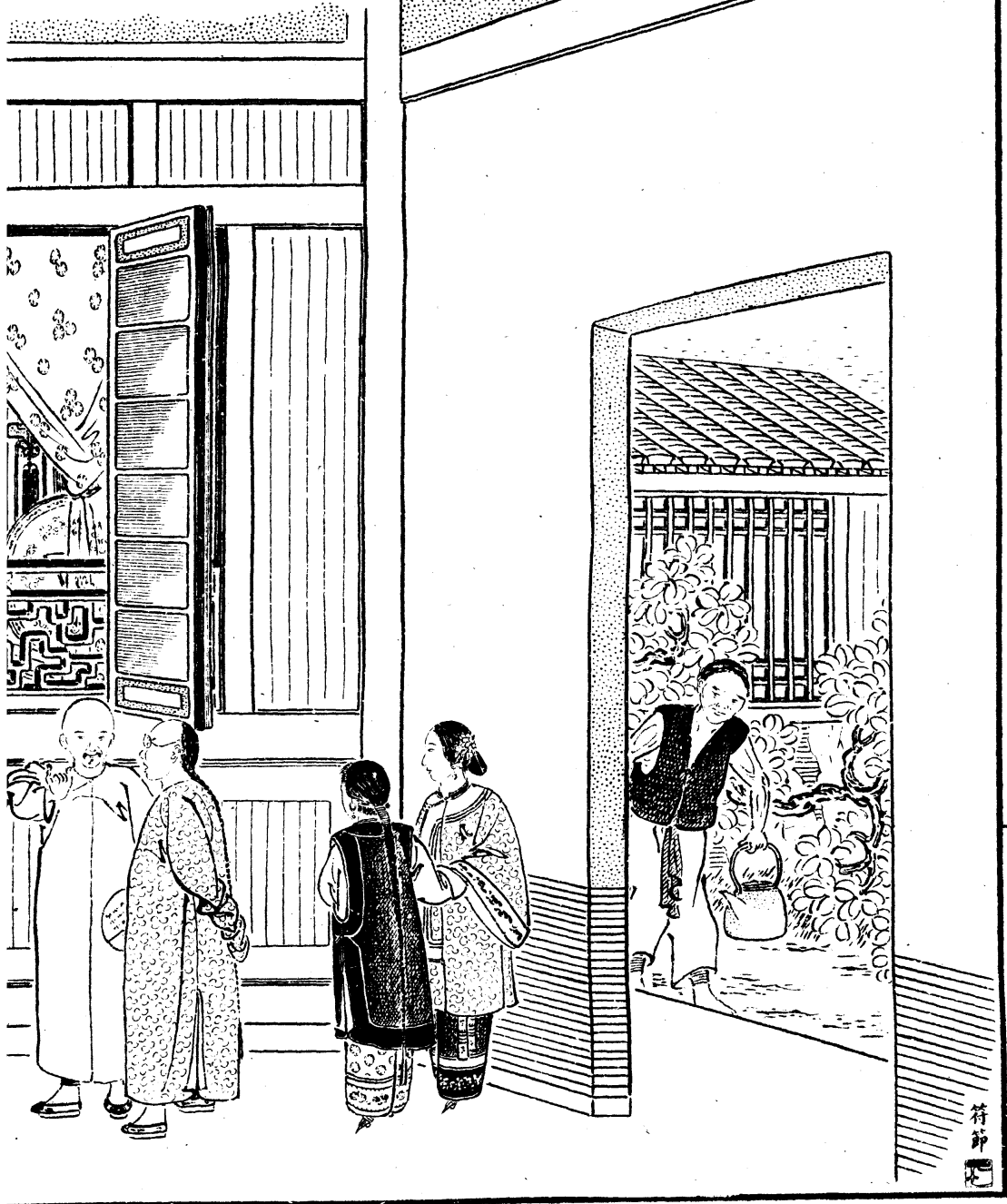


言洞中徑歧路曲莫辨
 東西是則於桃花源外
 又添一异境也洞此洞
 名蝙蝠不知何所取義
 有蕭瑟遺世
 之想者曷不
 問津及之耶



枯楊生華

自來老夫之共少
 婦有年相懸絕而
 駢為匹耦者讀古
 人一樹梨花壓海
 棠之句其樂亦可想見
 矣漫未聞有垂老之徐
 娘得配風流之子弟者
 有之自粵婦始粵婦某
 氏丰姿綽約斌媚動人
 自少繡佛長齋守貞不
 字戚族有作伐者歸聞
 之輒快之不樂人遂不以
 相強及父母相繼逝婦藉



其遺資得數百金積資
 温飽息久之年已花甲
 忽憶錦衾前枕獨宿堪
 悲不免詠孤嫠之詩而以
 無家為慮者某武弁年
 剛花信迨其積蓄鏡奩
 託冰人代為撮合消吉親
 迎想屆時洞房花燭魚水
 歡諧一則玉女依然梅
 白髮而姑尋管夢一
 則金夫有望對紅妝
 而可免鰥居吾知相
 親相愛之情當有倍
 於尋常者茲使婦無
 阿堵物亦誰肯
 得此鴛鴦茶我
 甚矣財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



登科佳話

張承烈字梧泉吳江貧諸生
 當未第時有西場人實姓因
 為債主所迫將妻以償之
 相向痛哭張慨然出金共之
 俾償負及謀生理是年應江南
 鄉試甫入場三題下張以筆
 墨荒蕪無竟棘手不能成隻字
 沈思久之俄而假寐彷彿見一
 戴笠者人以窗作三篇持贈
 視之即此題發揮切實出色
 當行張喜極驚醒乃一夢也
 記憶頗詳急起繕之自是次
 場之徑藝三場之策皆出若
 人手筆叩以姓氏曰我其君
 當重晤日後自知不告而去



及婦潛至西塢訪實姓見彼
 夫婦歡近而賀曰先生高中
 經魁矣問何以知之婦曰妾
 富氏父為廣文生前有種學
 善制藝與子生妻一人昨妾
 夢父告曰汝婿不自立汝從
 夫節賴張先生德我感之夢
 中報以三場文已發刻中第
 十八名經魁矣張問富廣文
 是何等狀婦檢祔曰君識得
 戴笠先生乎捧一畫幅呈曰
 此先廣文公小影也展之與
 夢中所見相同張對像再拜
 而別榜發果中十八名此道
 光庚子年事也宣瘦梅先生
 記之頗詳茲特錄其崖略以
 為積德者勸



潑悍宜責

周某湘之武孝廉也為人豪俠有蕪
 趙間烈士風一日間步至古廟瞥見
 佛龕下伏一女子嚶嚶泣吳而問之
 則係某茂才之遺室因遭夫婦凌虐
 欲處以死茂才素有孝常懼弗能保
 故避逃至此不食已二日矣周憐之慨
 遂以保全弱質自任令妻導之行及
 抵室叩闥入拳室驚惶俄而獅吼聲
 甚厲繼復遣傭婦喚妻入周止之急
 磚石橫飛中妾肩及周手周若為
 弗聞弗見也若婦不能耐運自
 弄出執妻痛毆時茂才袖
 立不發一言鄰右亦都
 作壁上觀周乃袖出一刀
 擲於桌上大吼一尋刃
 暗室霹靂閃者無不
 失色曰若知我為何人
 人乎彼為我表姪女初
 來訴汝凌逼狀我
 猶不信今日見之
 尚能拓賴耶遂
 推婦跪於中堂
 歷數其罪痛加



鞭撻婦姑而詈
罵繼而呼痛終
而求怒呼救亦
如救猪一般眾
見周孔豈有力
莫敢誰何相其
勸解周乃令其
不再毆妻卑由
眾辭其係

方釋手其
實周其委
非真有蔑
等語也予
謂天下儘
多胭脂虎
安得假此
誅手將潑
悍之婦盡
飽以老
拳耶

德賢

道以德宏身由
積善之家必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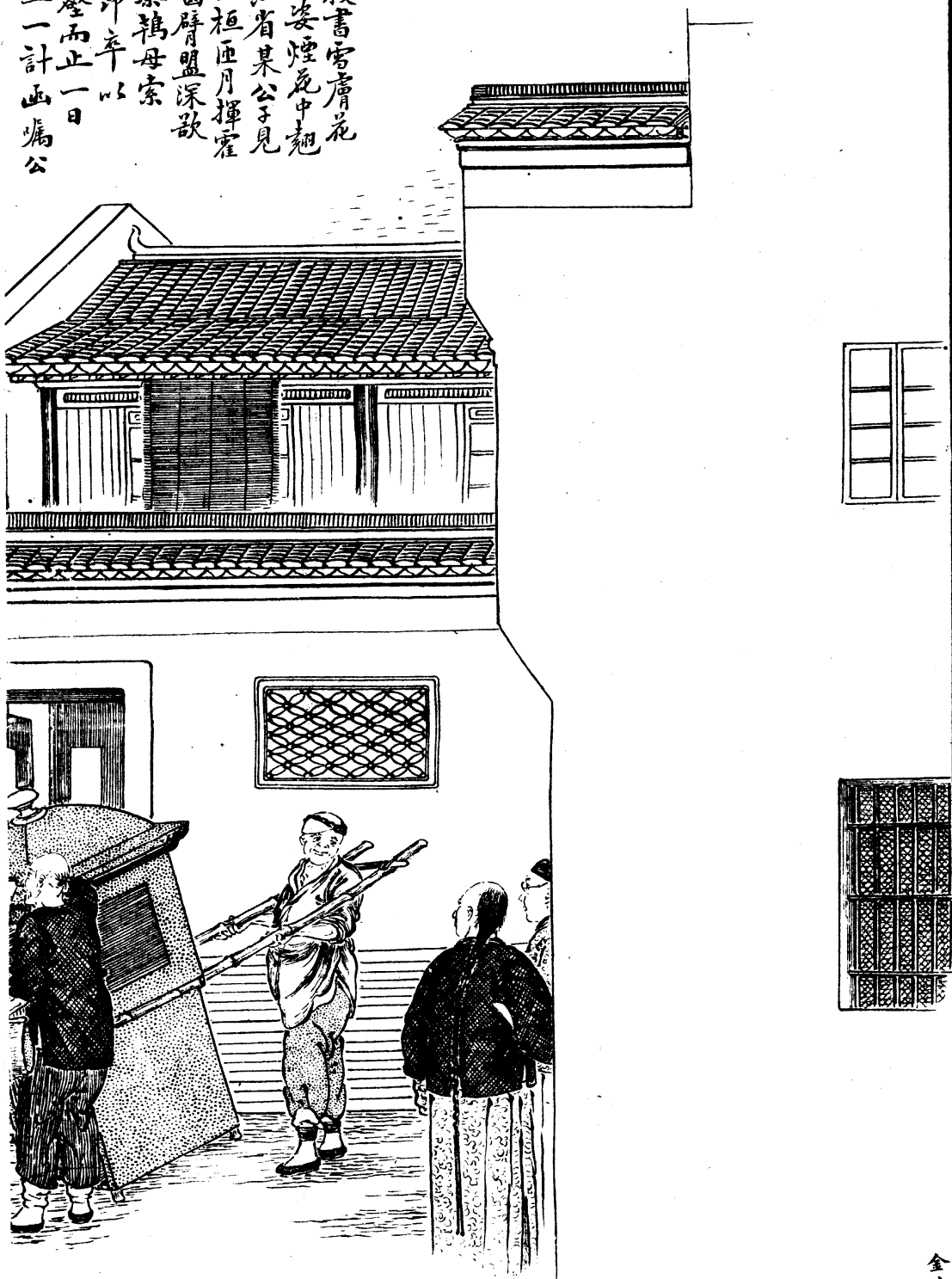
能訓惟
教本敬者

水年



巧脱樊籠

姑蘇某校書宮膏花
貌頹盼生姿煙花中翹
楚也青江省某公子見
而悅之盤桓匝月揮霍
數千金啗臂盟深歡
為脫籍奈鴉母索
身價甚昂卒以
未滿慾壑而止一日
校書心生一計函鳩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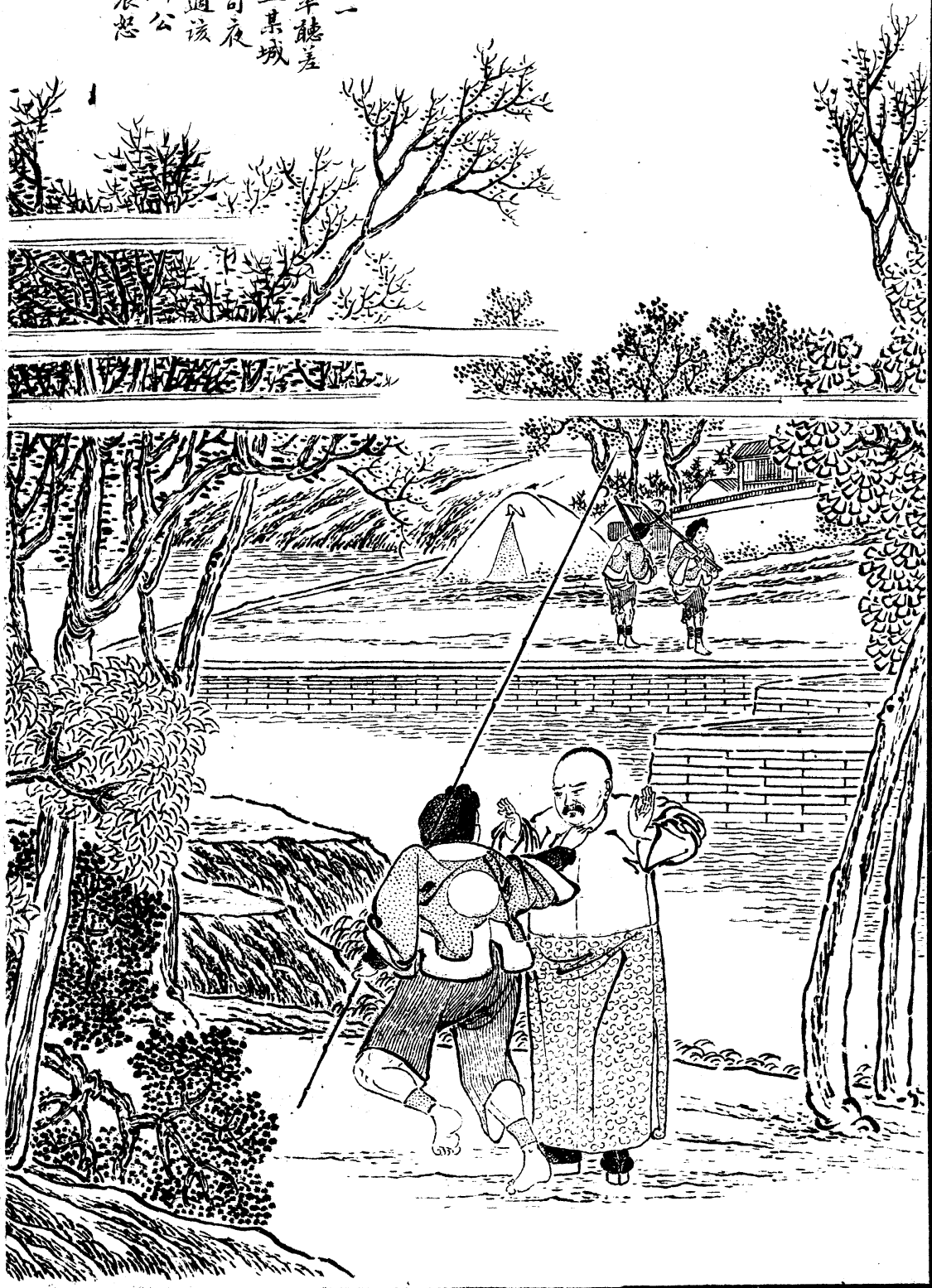
子公行之買棹而來泊於
 某處以待潛遣家丁數人於外
 公差模樣偽稱校書係良家女
 被人拐逃今已控稟奉官提訊
 云云龜鶴聞之大恐校書曰事
 已至此奴當見官遂乘肩輿而
 行徑至泊舟處公子乃鼓范大
 夫載西施故事携婦納諸側
 室及龜鶴查知懊喪不已小
 妮子獨具慧眼善自保全
 卒能拔火坑而藏金屋彼
 紅拂之從李靖恐不得專
 美於前矣

解題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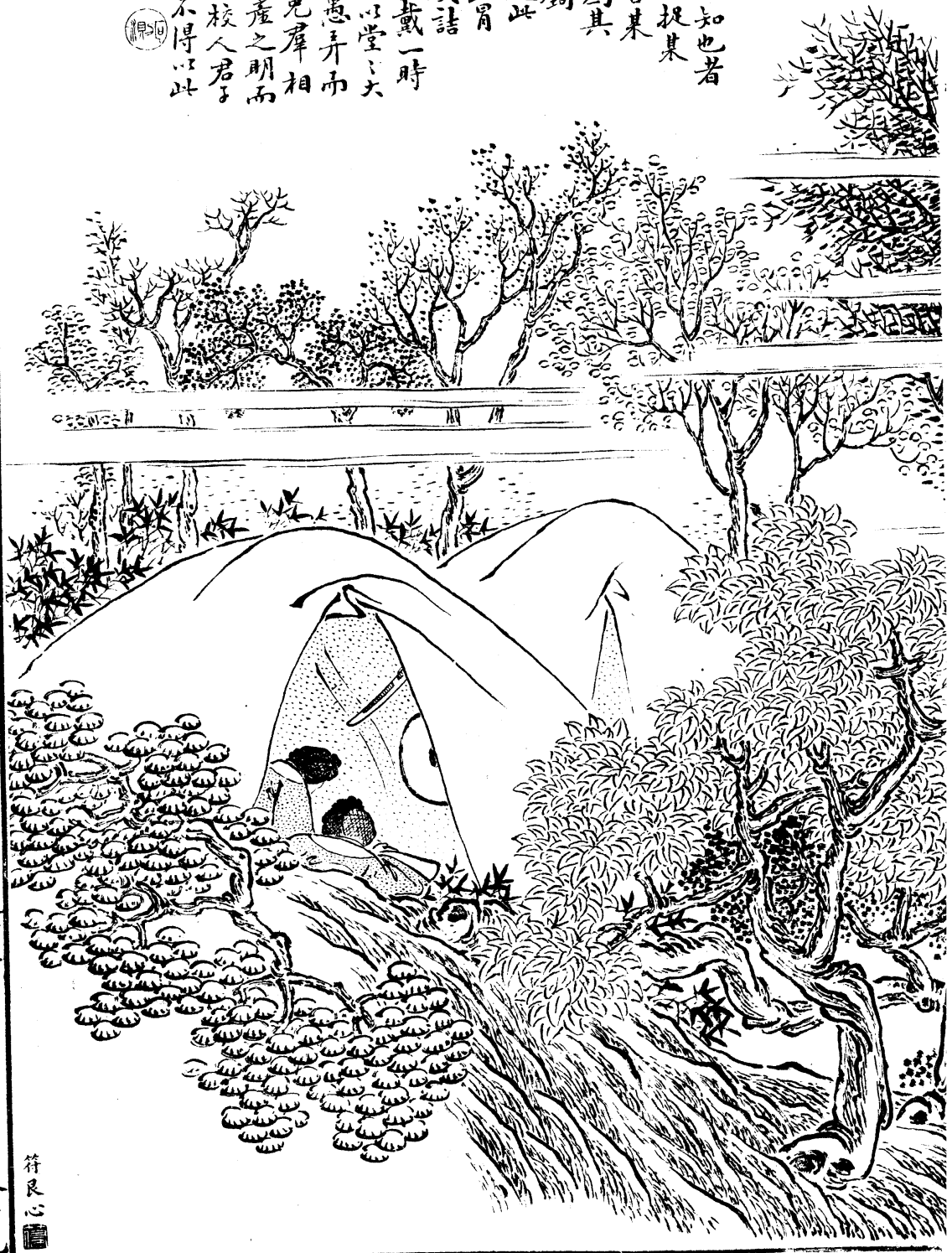


可欺以方

京都某
鉅公持
躬正直
卒厲嚴
明遇事不
少瞻徇羣
下無不敬畏一
夕微服出率聽差
兵二名潛至某城
一帶稽查司夜
兵之勤惰適該
兵已入睡鄉公
見之勃然震怒
立將該管
武弁摘去



項戴事為
 他處兵士
 所聞有黠
 者繞道出
 其前見公
 蹠獨行偽為不知也者
 直前以長鉤拿捉某
 公大駭止之曰吾某
 大臣也汝將何為其
 人悚惶伏地投鉤
 請罪曰查夜過此
 不知是大人以致冒
 犯公嘉其認真詰
 朝賞以六品項戴一時
 聞者咸謂某公以堂
 員至為兵弁所愚弄而
 卒迷而不悟未免羣相
 訾議然以鄭子產之明而
 不能察烹魚之校人君子
 可欺以其方正不得以此
 為公咎也



婦人生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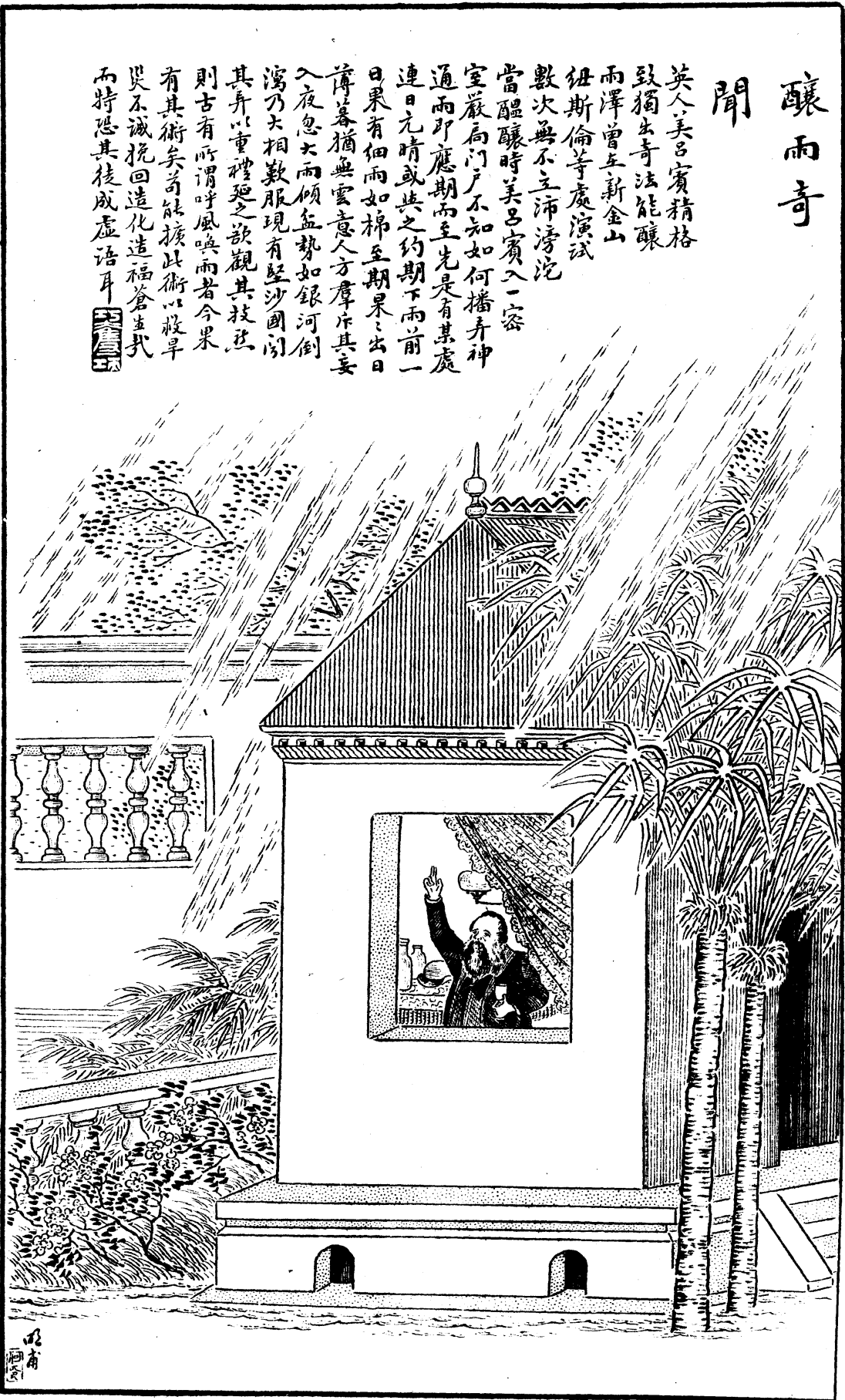
京師東直門外春寒房地方有曹氏婦身懷六甲在再三年竟不臨蓐家莫明其故今夏六月下浣忽腹中似痛合室驚喜意謂弄璋弄瓦可慰頻年期望之心詎玉水乾蒂落見孩身竟是一龜盤旋伸縮曳尾悠然產婦不禁驚倒家人羣以為妖拳捧擊之即斃說者謂此必婦女深夜納涼被龜精為祟所致或又謂婦夫實有隱慮故天生是物以為冥照此數否歟則非君子所知矣



釀雨奇

聞

英人美呂賓精格
致獨出奇法能釀
雨澤曾立新金山
紐斯倫等處演試
數次無不立沛滂沱
當醞釀時美呂賓入一密
室蔽局門戶不知如何播弄神
通而即應期而至先是有某處
連日亢晴或共之約期下雨前一
日果有細雨如棉至期果日出日
薄暮猶無雲意人方摩挲其妻
入夜忽大雨傾盆勢如銀河倒
瀉乃大相歎服現有堅沙國聞
其弄以重禮延之欲觀其技然
則古有所謂呼風喚雨者今果
有其術矣苟能據此術以救旱
災不滅挽回造化造福蒼生我
不特恐其徒成虛語耳



蓬萊仙境

新金山有羅某性好
 遊嘗入一異境記之頗詳
 一日邀俊侶跨名駒為續
 游計裹餼而行尋故道迤邐
 數百里山徑崎嶇深林密皆
 人跡罕到之處俄而兩山環抱石
 壁千尋中露一徑窄僅通人相
 其下騎入復行五里許豁然空曠
 四面皆山中有石室三座高深宏
 敞酷似大家其中間扉無人眾入
 門見四壁連瓦面以玉大門扉門皆
 係白石打成一片無斧鑿痕扉門及牆壁皆有牡丹花浮凸凝
 滑有神工鬼斧之奇入扉門後二進三進亦如之屋
 中間瓦面上有一石龍頭張口流水注地水所注處
 有大石蓮花一朵歲之皆天造地設不假人力迴



非泥俗人所能夢到諸人遊畢復乘騎而返舍
謂桃花源猶主人間今而後皆可問津矣

符節



七十四

金十

符節

淑媛全貞

杭垣張某小康家也生一
 女鍾愛逾恆自幼許字鄰邦
 某姓之子嗣以某姓家業中落
 張歆悔前議竟與原媒至
 某姓家啖以金使另娶會
 有武考廉李某艷女姿色
 以厚幣倩人撮合適亦委禽
 張知女性貞潔私其事弗宣及李氏
 親迎有期張置備妝奩衣飾珠刑
 豐美女心弄之私聞於嬸得其情急
 求許嬸慨然以女歸翁自任曰事急
 矣蓋從者身同往婿家女曰私奔可
 乎曰予雖女流茲汝長上也長上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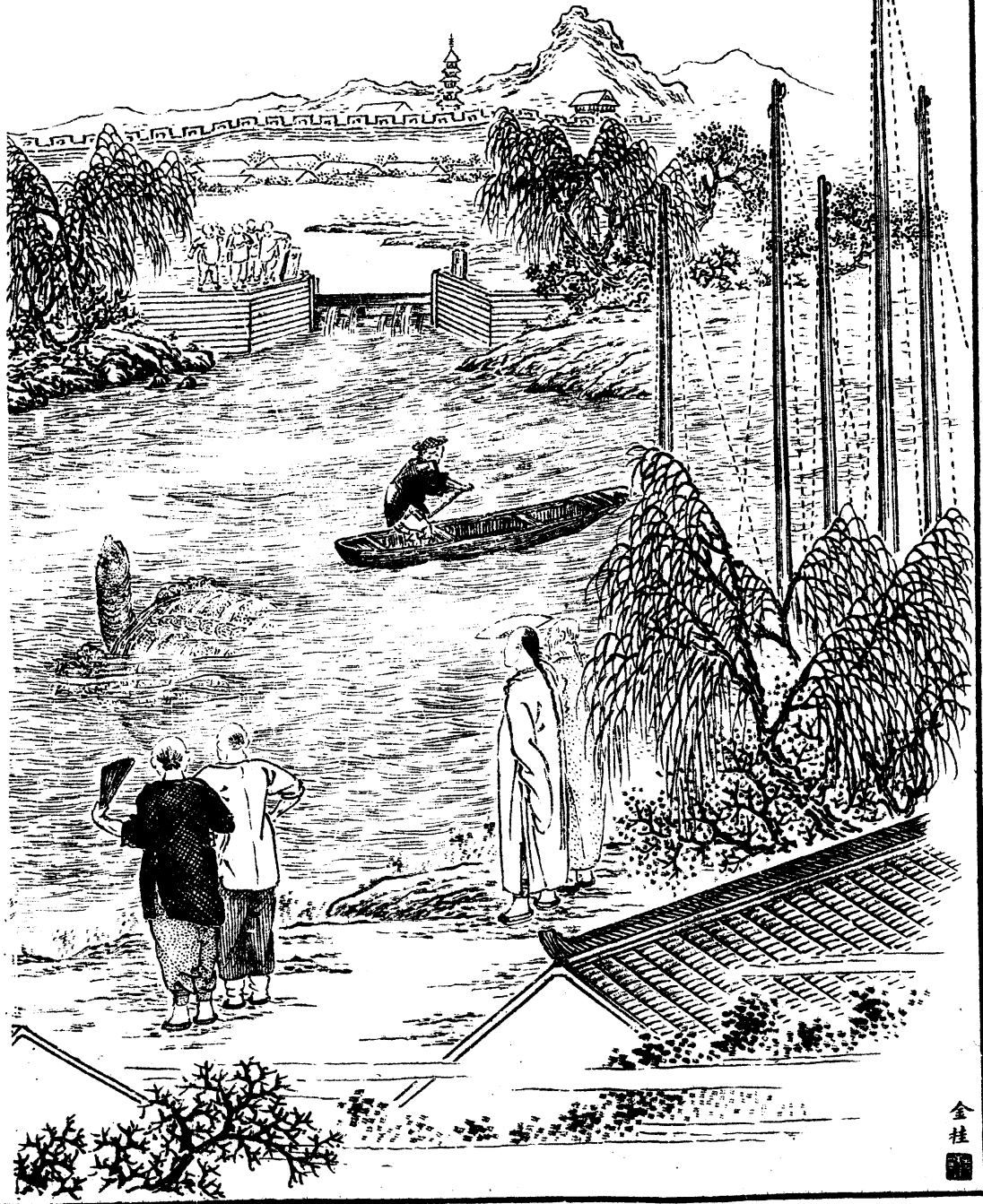


之家誰敢議其私奔女從其計
 寅夜由後門出迤邐
 數里直達塔家先
 從門隙窺之見塔
 方夜讀其母篝
 燈紡績因叩扉入
 媼代述來意急請闈
 扉下鍵草行合登禮
 成女志焉迨後李迎女不
 得控張於官媼聞之投案詳
 訴顯末官嘉之將李申斥
 不為理夫女之有志全
 貞固屬可嘉茲始終
 周旋其間而能不肯
 行義者媼之
 力也奇女子
 舉動真令
 人可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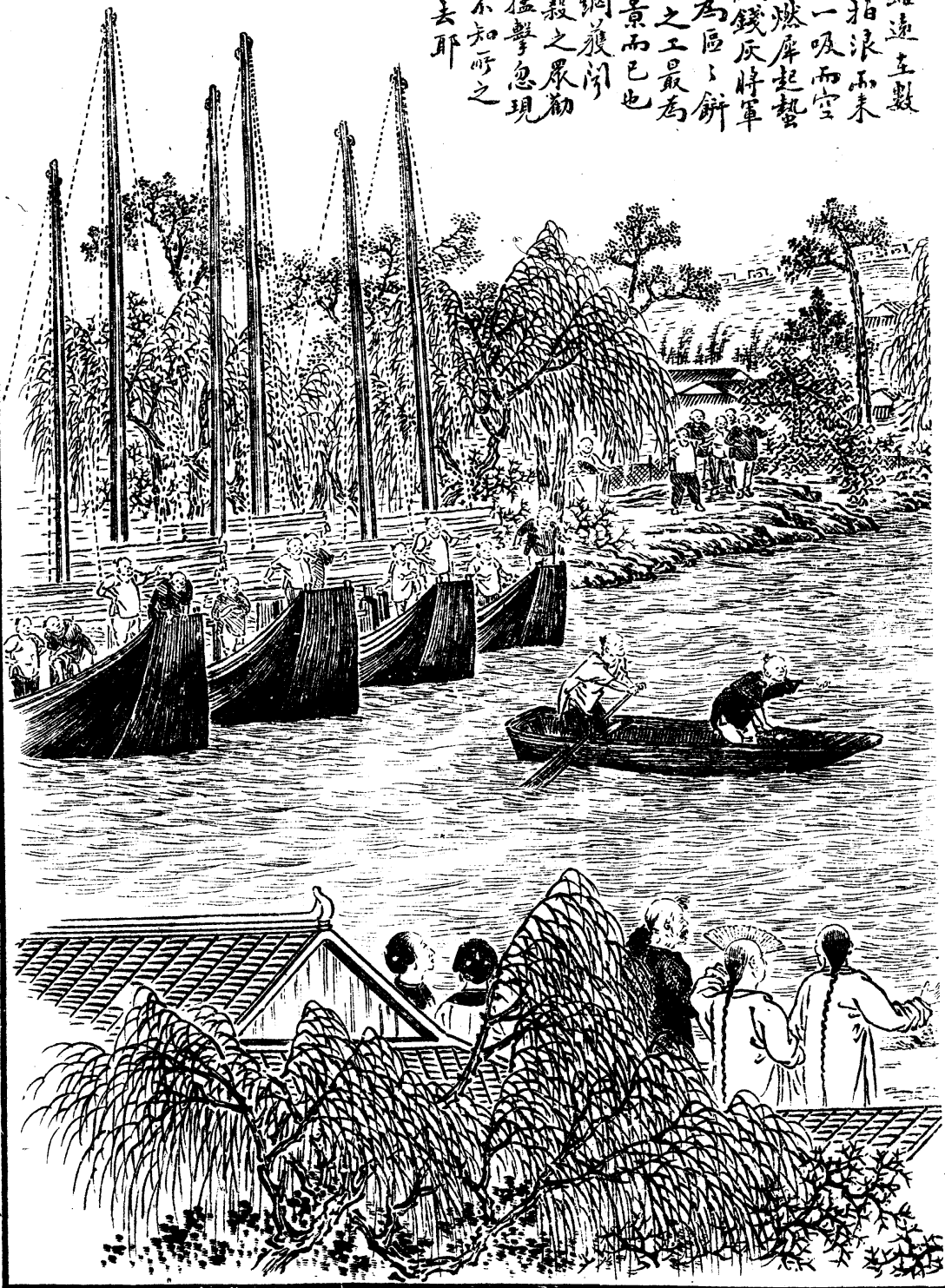


巨 龜 戲 水

京師東便門外花兒
 閘河內有大龜一頭
 每值天將侵曉輒浮水
 面舉首昂藏曉行若遠
 望之如蔚藍天際轟一
 浮圈及行近是處時聞
 水聲激撞則舟人羣呼
 曰龜將軍來矣或運以
 篙竿或擊以彈丸而河
 伯伎者終不退避三舍上



人以餅餌投之雖遠至數十步外必乘風拍浪而來無不盡其所有一吸而空
 鄧權詩云我欲燃犀起蜃雷漫誇海蕪紙錢灰將軍不是池中物也為區餅餌未古人咏物之工最為真切蓋不止寓景而已也
 他日龜被漁人網獲閉其背有奇球欲殺之眾勸弗聽及用鐵錘猛擊忽現火光一道龜已不知所之豈神物自能遁去耶
 然亦奇矣



闡發幽光

雪竇山亦四
明之名勝也
自陵谷空
遷而後
其間古
蹟每多
淪沒於
荒煙蔓
草間有心人深
憾之日若有鄉人
偶至此處掘得古



武金釵一枝視其
 翁有石碣一方上
 題才烈女子童小素
 之墓其餘小字已剝不可辨鄉
 人歸傳其事於眾某紳士聞之欣
 然往視見其墓頗擅湖山之勝知
 葬者必係名姝戒鄉人毋再相
 犯購其釵將碑亭重新之貲
 於其中以垂不朽吁名士
 青山美人黄土怪此清風
 亮斧終不其草木同湮
 小素小素其朝雲乎
 抑小青乎或闕於
 與綠珠乎吾知建
 斯亭也立斯碑也他
 日有照影月湖攝衣雪
 實者必將以詩酒奠之矣



假官撞騙

吳江縣屬同里鎮有楊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祇冒充巡丁向往來貨船多方索詐必遂其欲而後已後竟狡獪愈甚每於黃昏後揚於市地官模樣以一小提燈前導手執小竹板後隨二人一携二馬車水煙袋一肩皮交特周行街市名為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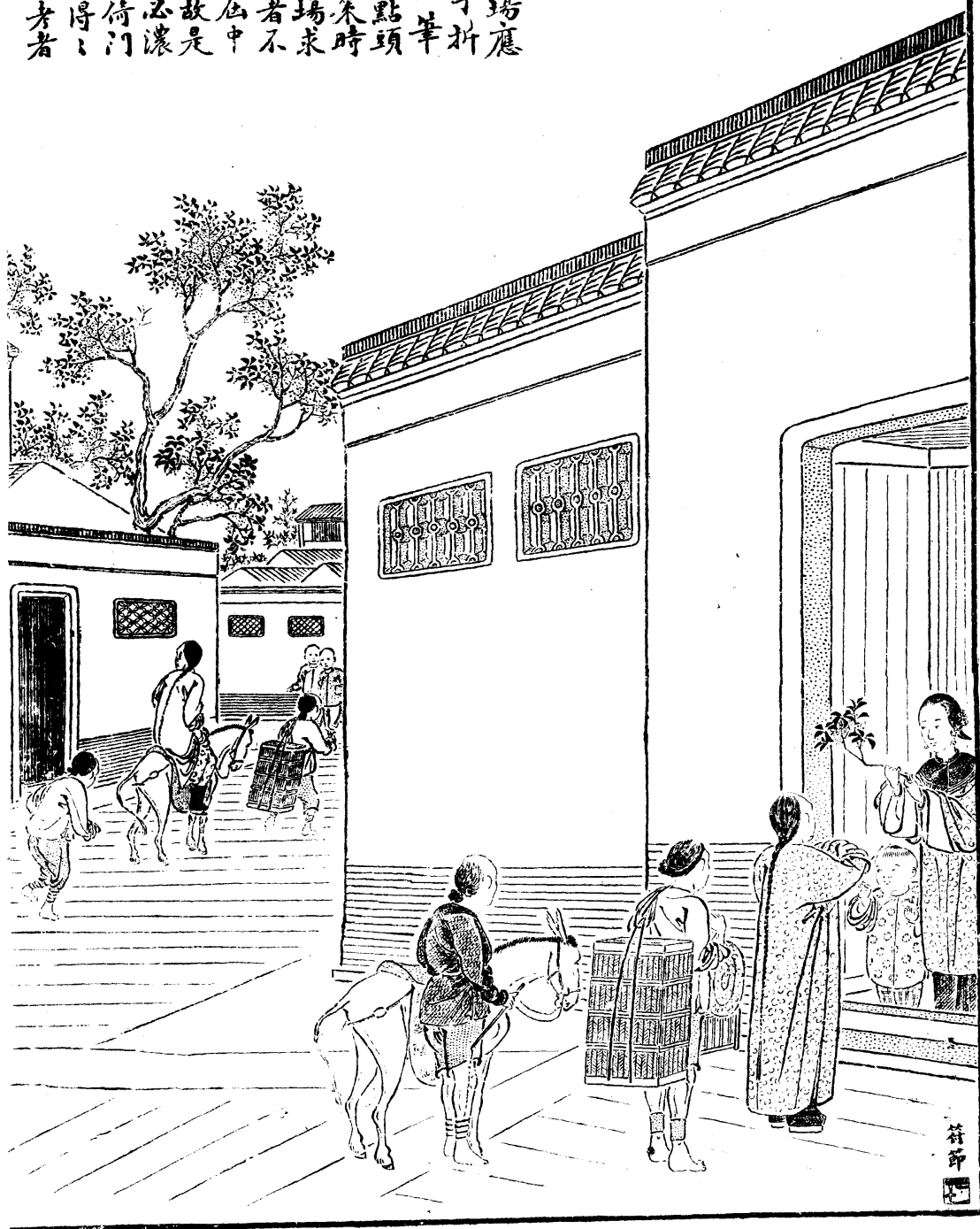


查遇行路者則大聲
 恫喝任意刑責之舉
 令搜身時有無辜竊
 賊鄉愚無知任其搜
 括一空而去如是者數
 夜事為圖董金姓所聞
 左議淪間適沉官米千我
 至談次詢以前事于我愕然
 後忽恍然曰此必楊等所為
 也飭傳受責之數人詢其面
 貌果無或爽遂將五人拘獲
 送至吳江縣署請辦張文令
 判各責數百板釋三人而以
 為首之二人荷加示眾受其
 荼毒者無不鼓掌稱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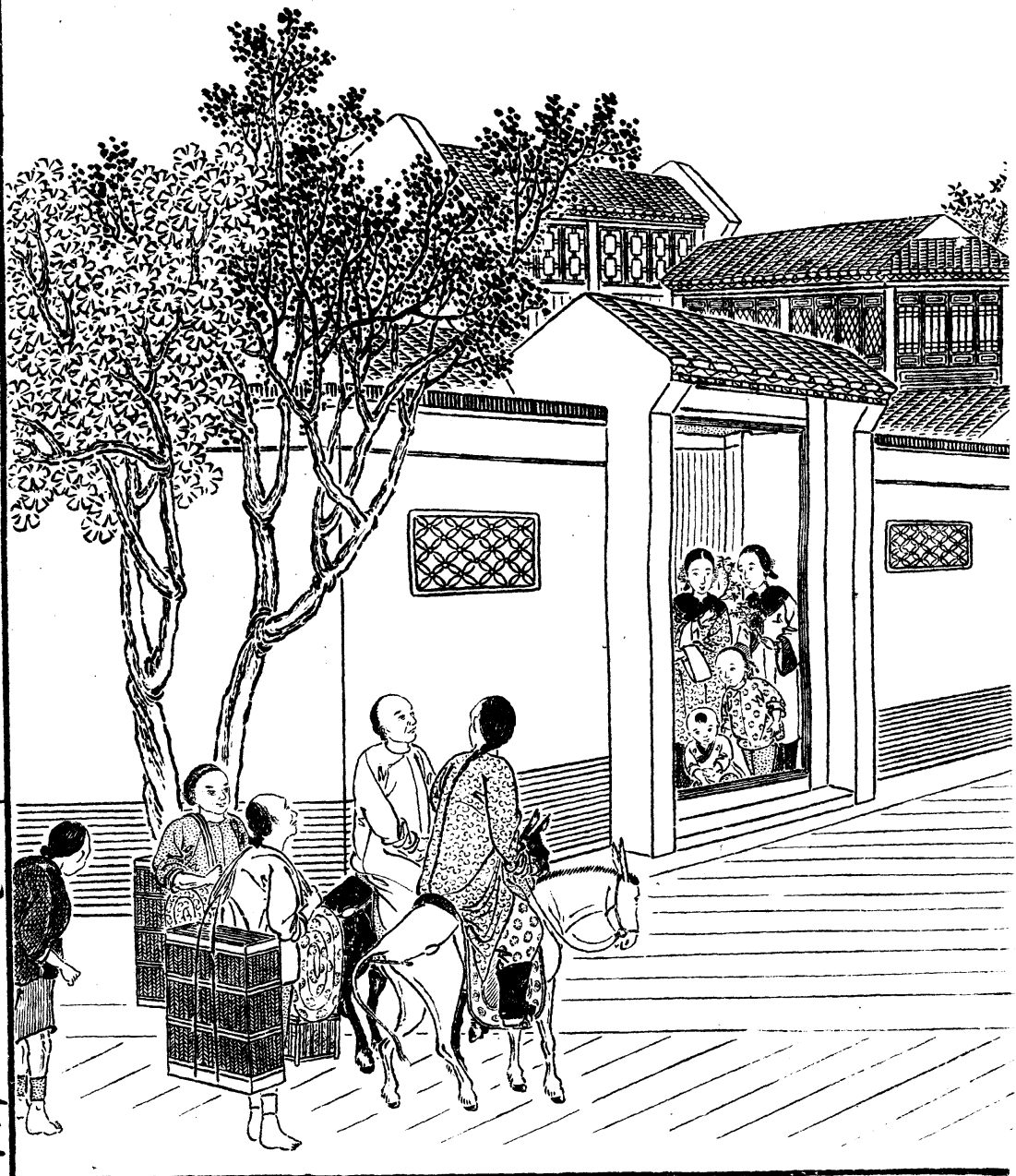


攀桂先聲

每屆大比之年士子入場應試孰不望香分蟾窟手折桂枝願必三場諸作一筆不苟方能邀朱衣人之點頭而金陵士子至三場射策時每多空言了事草草出場求其條對詳明發揮切實者不可多得蓋該處俗例凡屆中秋之夕必期人月雙圓故是夕家有應試者其室人必濃妝艷服手折丹桂一枝倚門以望迨考者跨長耳公得門而回則其家人祝以吉語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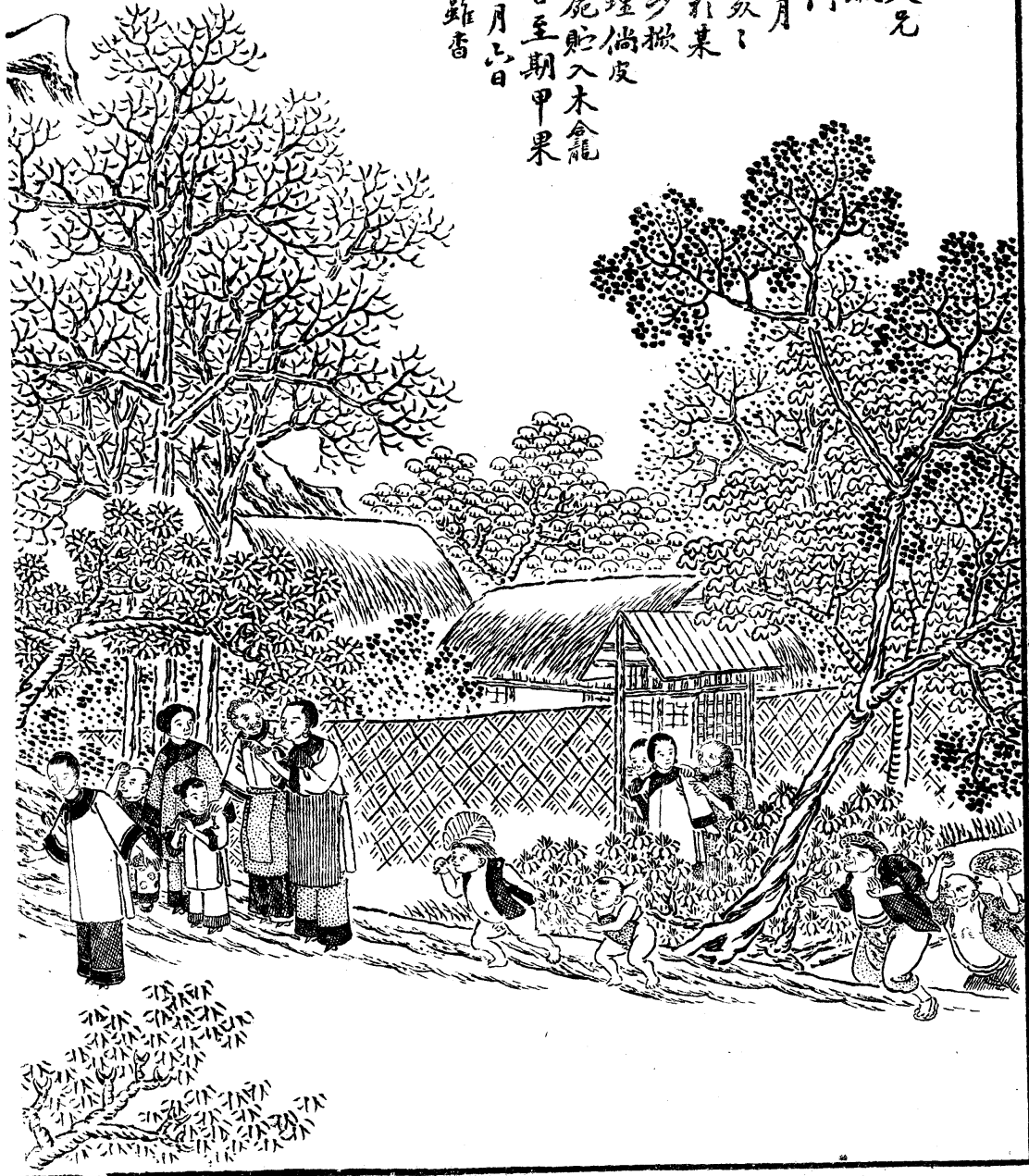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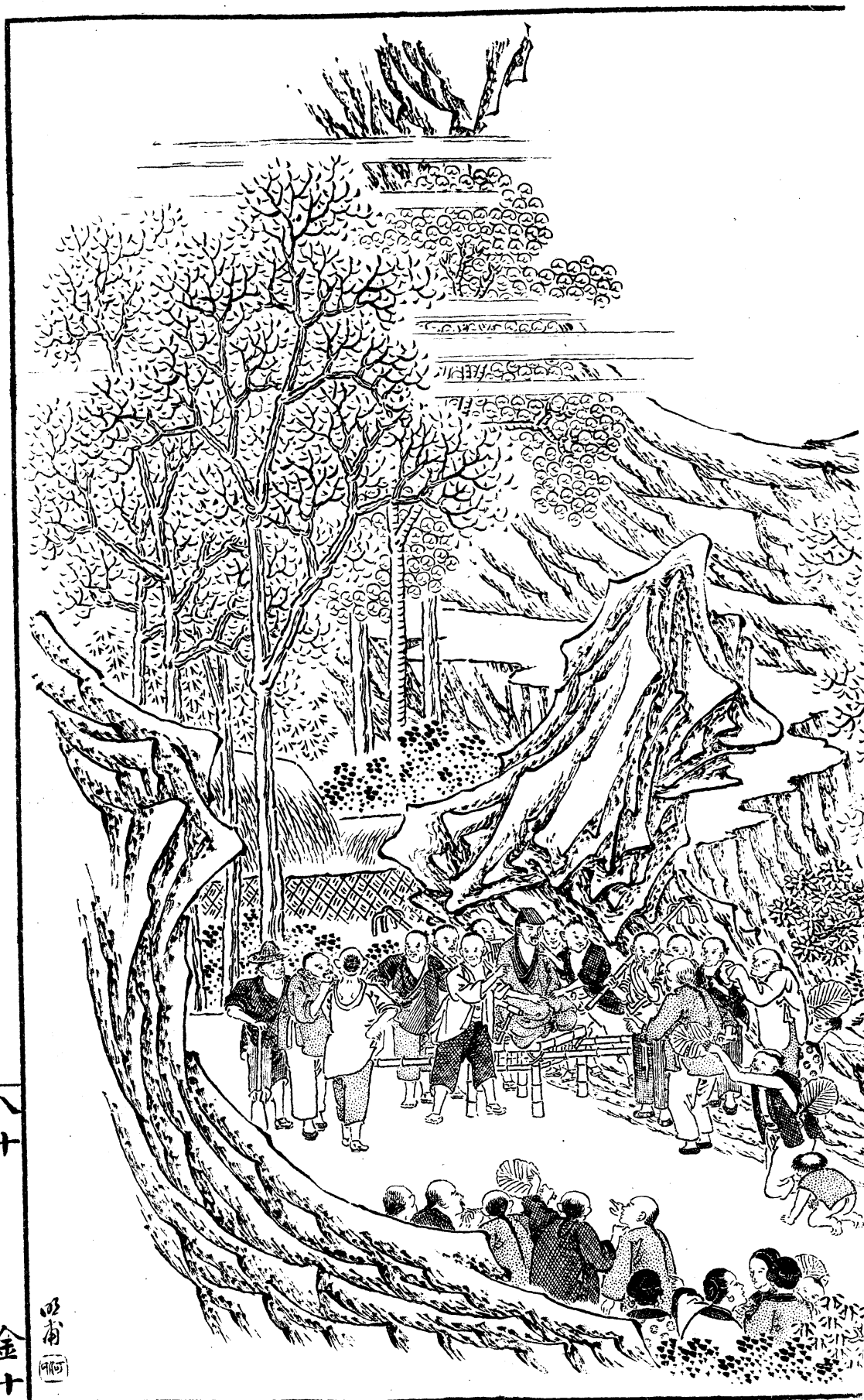
執之而入高視濶步意氣
 揚々真有秋風得意氣象
 習俗相沿比々皆是甚矣
 金陵人之愚也然即其夜
 涼似水駘背吟詩真是一
 幅天然圖畫予故樂寫其
 景而為記其事如此



活佛誌異

彭澤縣某邨有客民甲乙二人兄弟也素以營工度日肝腦之暇輯睦克敦甲平日皈依佛門茹素諷經無時稍懈今年三月間忽謂其弟曰我於某日當歿後切勿棺殮可將我屍淺埋於某山窩內俟六月六日將淺沙撤開一看如屍已朽腐再行深埋倘皮肉與恙乞告知眾檀越將我屍貯入木龕內供奉香火能保佑一方清吉至期甲果死其弟悉遵遺囑辦理及六月六日邀集多人撤沙審視則精靈雖香而面目如生由是哄動鄉人喧傳活佛降世醮資建廟供奉肉身一時男婦老幼頂禮求福者萃於萃國若狂邑宰彭明府聞之拘乙到案飭即棺殮而掩埋之活佛者知其如此官法何





八十

金十

明甫
阿

古鐘出現

白蠟為南洋荒島初無中國文物
 流落其間不謂近日有人掘地
 忽得巨鐘一口刑制甚古周身
 鏤刻龍文銀質金飾耳作雙螭
 紐所識款字皆蟲書為篆未易
 辨識高約三尺口徑又有五寸
 初扣之聲甚微後有人以梧桐木
 擊之則聲聞數里真似蒲牢怒吼
 者若是豈漢武帝景陽宮之遺製
 歟抑齊武帝景陽宮之餘韻歟
 不知何以流入外洋也姑誌之以
 待博物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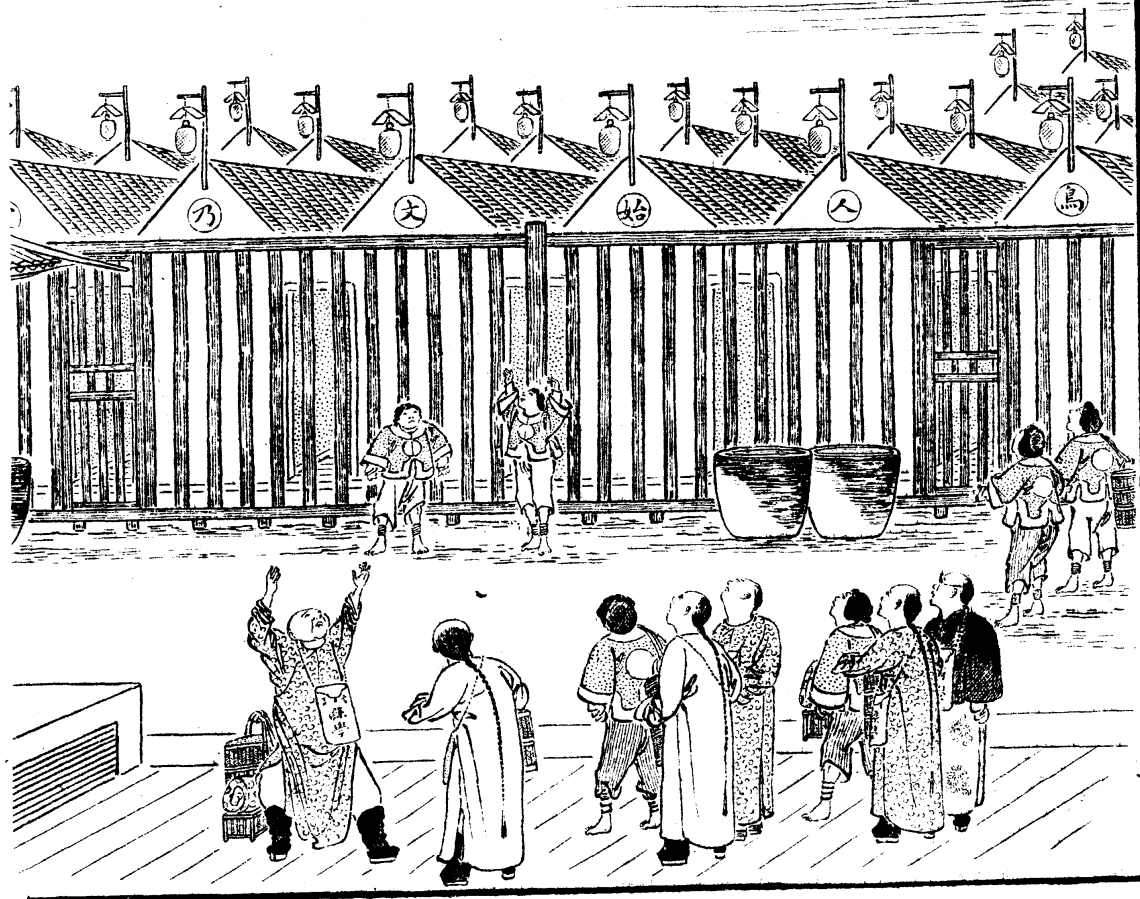
石卵呈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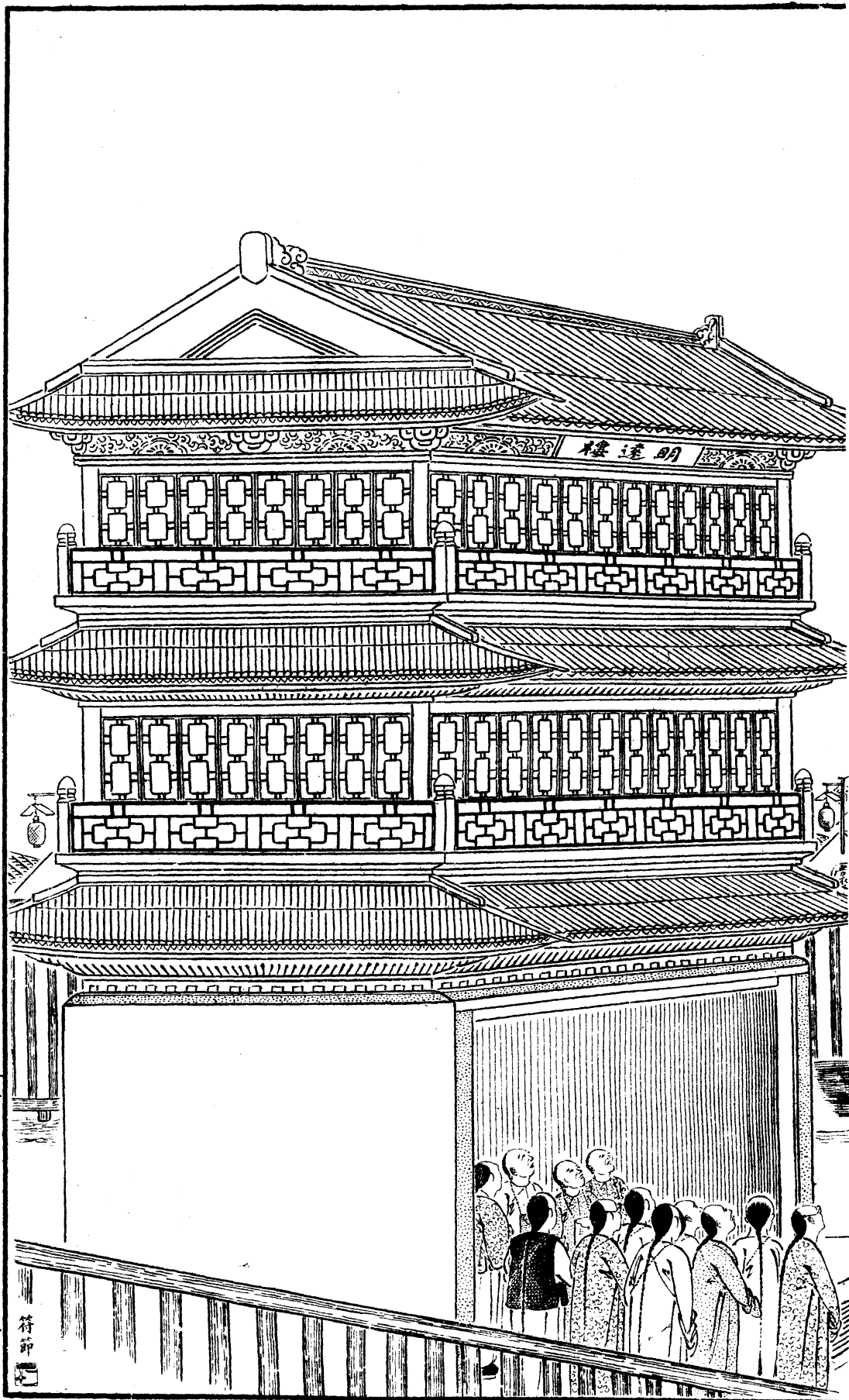
南洋柔佛地方有漁翁某甲煙蓑雨笠垂釣江干一葉扁舟時往來於柳陌菱塘之上一日奉徑得一石卵瑩潔如玉向日眩之則河中宮殿樓臺之影星羅棋布一可觀而俯視流水湯湯則已如蜃氣之宮幻倏忽不見心知其異益竇愛之忽而狂風驟起波濤壁立蛟螭環繞其前漁舟遂遭傾覆漁翁大驚投石於水風浪頓息是何寶也神出鬼沒乃一至於此安得起張華而問之



鷹攫試卷

士子入闈應試發故多端或登藍榜者有
 之或交白卷者有之或卷忽遺失徧覓而竟
 不珠還或卷自撕毀心狂而不成隻字此其
 人類皆小有隱慝冥冥之中不欲遽殺其身
 特於棘闈中畧示以報應耳幸屆江南鄉
 試首场當未封門前有一生領卷至明遠
 樓下弛籃於地欣一試將試卷再三審視
 及覆摩弄正左手揮目送時忽一鷹健
 翻凌風從天而降將卷攝去若有神遣鬼
 使者然該生倉皇無計頓足長號願求監
 試轉求監臨補卷錢閣學謂此中必有冤
 孽不然何若是之巧而且奇耶諭令該生
 以後不必應試免遭陰譴該生唯垂頭
 喪氣而出





八十二

金十一

符節

名泉忽湧

無錫西鄉明陽觀道院相傳為宋時羅真人

修煉之所院旁有一古塚石年

石馬歸墓

猶存亦宋時名鄉瘞

骨之處因風水已被該

觀所佔故其子孫今已式微其說亦

不可考究之前有一古井或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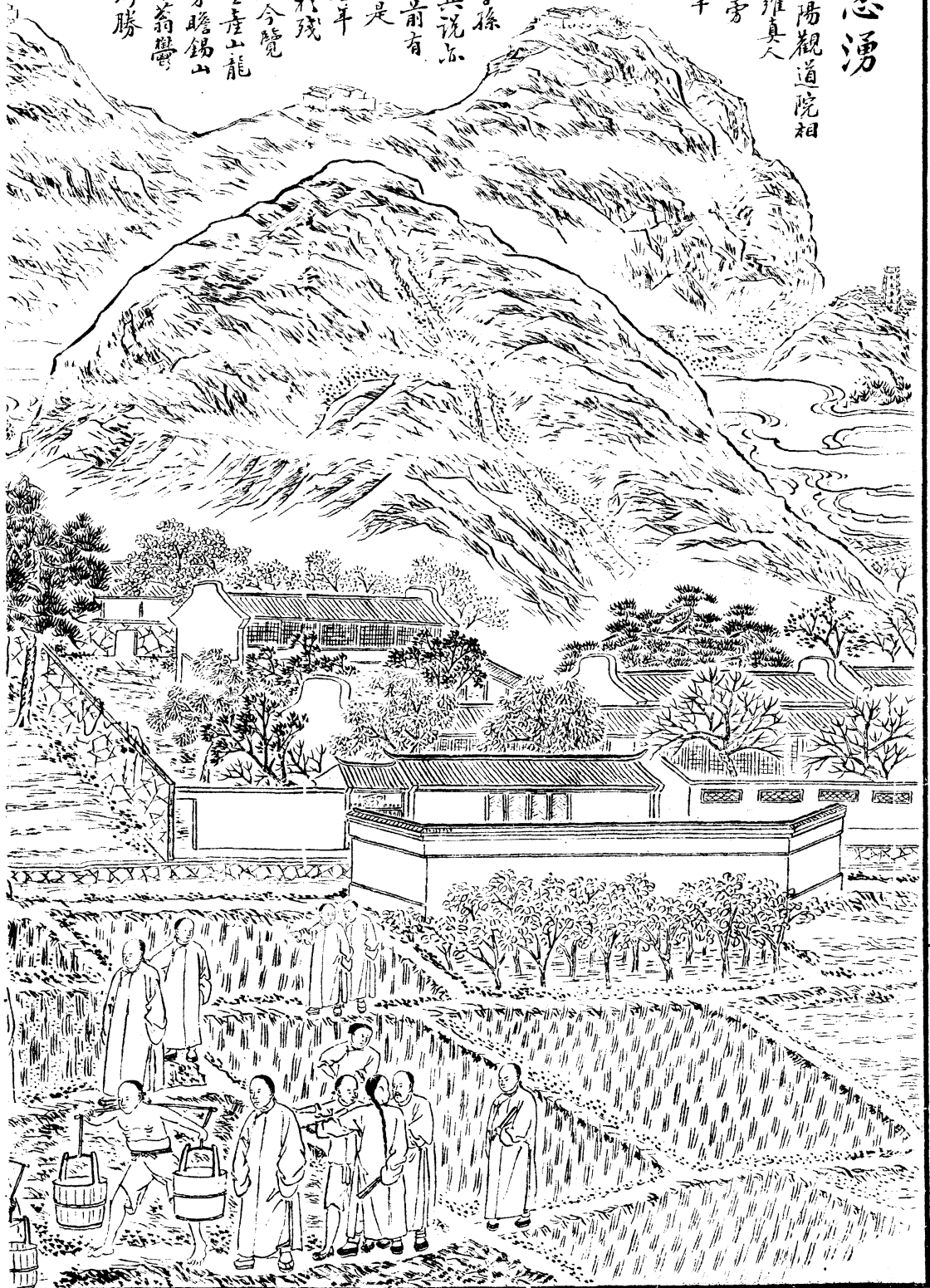
真人所鑿歷年既久已淪沒於殘

碑敗瓦間迄今覽風景者後由產山龍

山之靈秀旁瞻錫山張山之宏蒼草翁翁

無不歎為形勝焉今歲三月

下洗雷雨



交作時志
 閩寧霍一
 聲後查知
 院前皆井已
 被阿香壘圍
 名泉湧出清澈
 異常傳者洋蓋
 咸謂井係天開必有仙
 氣於是提甕汲水者遠
 近踵至不淪何病飲之立
 愈更奇者有謂無錫幸
 有九龍十三泉之說所缺
 者碧螺泉自今得此水可
 治癘螺痧因之求者益眾
 後被某地棍將井封禁擲
 俟投錢始准取水徑某紳
 稟明縣署出示渝開故汲
 水者仍如歸市焉



禍起蕭牆

意大利國吉甸沙嘉地

有某富翁家生有一女

年時及笄年致極乃翁翁愛

若掌珠勸以閨箴不令輒出

對宇有兵房一所內有某武員翻

年少放誕不羈見女頗為屬意女亦

愛慕之條糕相對者日傳情相印心

早矢白頭之約而翁固未之知也事閱二

年翁將女許字某大家子某武員知之

懷茲若失時立窗前指書示意求女改

計轉圜女覺之即取檀椽一顆用兩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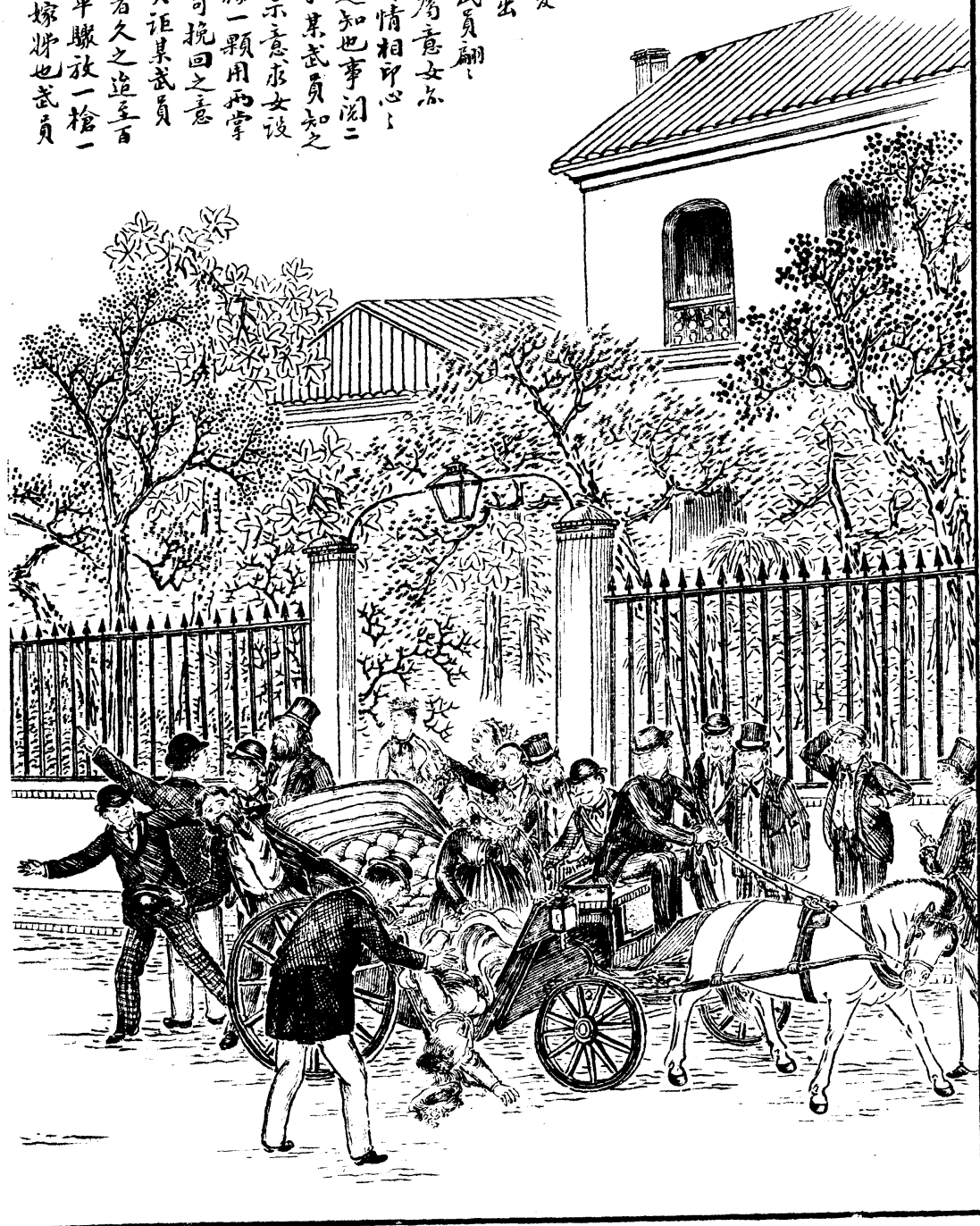
上下壓之示事已決裂表無可挽回之意

蓋至此而婚娶之期已迫矣詎某武員

見之驟類癲狂入房不出者久之迨至百

輛盈門潛伺於隙見女登車驟放一槍一

女應丸而斃視之則女之已嫁時也武員



知副車誤中再發一槍彈中新娘頭
 顧當受重傷眾大驚周繞兵房拉高
 光手又被槍傷數人嗣經兵房人員破扉入
 視武員乃救槍自擊而斃其甚矣人心之巨
 測也香園淑媛其可有所私哉
 香園
 德
 德



猶有童心

昔有老童應試於卷中，以紅箋題詩，相干曰：老
 漢今年八十三，白衣猶未染成藍。身披皇賞蒙
 恩賜，不入黷官或不甘。及出，紫果蒙取錄，衡文者
 竝批以寶塔詩曰：翁古童老運通白髮蓬鬆美，
 太公允新進童生祖宗身披皇賞領花紅。
 笑林所載，雖非實事，然可見一領青衫，固者
 取之非易者。今在江蘇學憲楊蓉圃少
 廷尉科試金陵時，童子軍中厥有五老。



介乎其間蒼顏白髮態甚龍鍾諸童
 見之羣聚詳觀而五老則挾髭自顧嗤
 眾難之無知及發落時其著
 青衫而領花紅者皆係嗣
 年少則知此五老又皆落
 孫山外老運不通五老
 殆有同慨歎

稽
 深



沙 磧 止 羊

蒙古新和城外草牧地有富翁某
 畜羊三百頭雇一僮牧之朝出暮
 返相習為常暮春某日僮驅羊而
 出暮見飛沙刮地狂飈撲人急驅羊
 入棧以避風吳甫至門主人見日未
 夕而羊已下來謂之曰此羊非子為
 政乃不為之求為將立而視其疾歎
 不飽啖請毋返僮無奈復驅至牧場
 不料風沙愈大稍一盪立沙已及膝
 僮急足亂竄而風輪又至轉瞬間僮
 與羊羣已不知歸於何處數日後主
 人疑其如黃初平之得仙也意必有
 叱石成羊之異遂蹤跡之見土上有



僮帽俯拾之則帽纓堅繫於土中掘
 之而僮首見又深掘之而僮身具
 主蓋已能僵氣絕無術返魂矣僮
 父母聞之歎其主人為難某乃出青
 蚨百串為棺殮費事始得已噫沙
 場苦況於此可見一斑彼蘇武生肉
 奴牧羊十九年而卒得生還漢室
 豈不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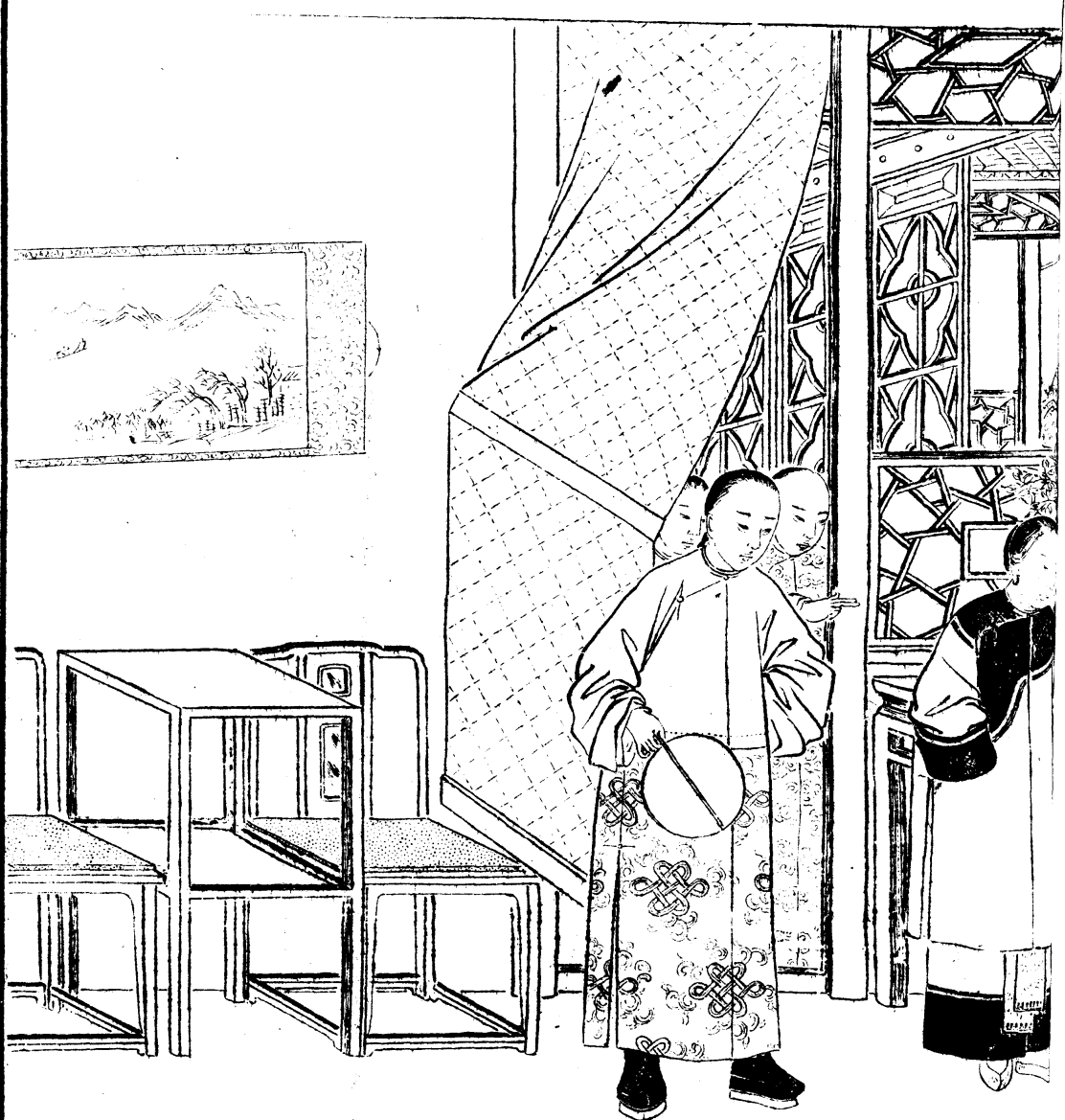


喬於閻夫

津人華某家本小康幸
 廁綰紳之列性輕薄好
 作狹斜游常素家難而
 逐野鷺運香洞裏留恩
 難忘妻力阻之弗能遂也
 一日伺華出外使人尾
 其後以窺之及得蹤跡
 則返以告婦乃改作男
 子裝足穿京靴大搖大
 擺隨其人行至某勾欄
 偶為尋花問柳也者翩
 翩裙履徑自入門洞室
 內清歌聲窺之則碩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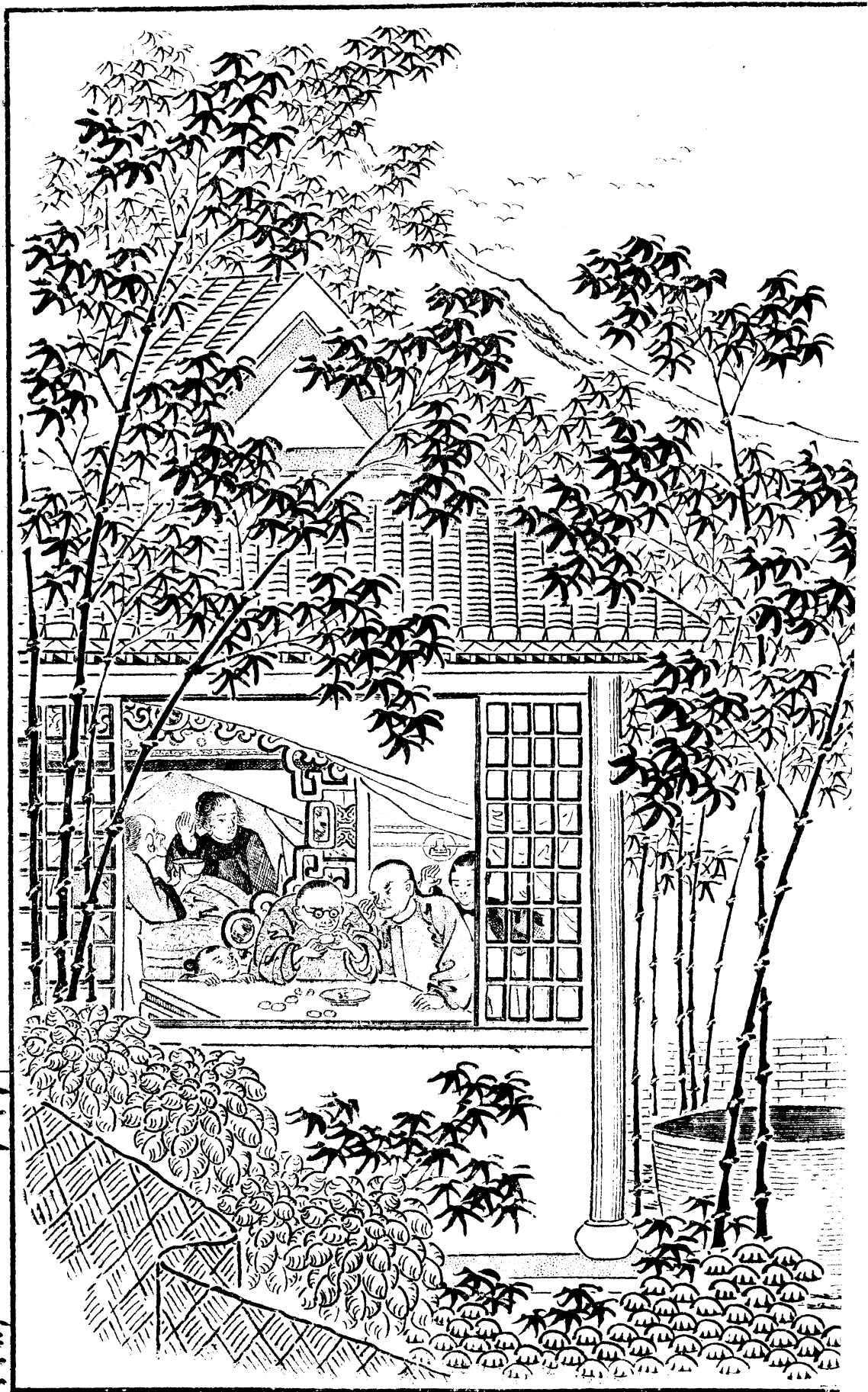
昔非周郎乃蒙姑也方
 欲殺女媵申之之誓遠
 鄰感東太守下令禁娼
 差役隨後突至逢人便
 捉將華夫婦二人僕
 就繫華驟見之下不虞
 牀頭人之易釵而弁也
 不禁吃了一驚想思治
 家不嚴罪有應得若共
 宿娼同科何堪設想乃
 以阿堵物厚贖差役始
 得釋歸不道吾恐春閨
 弱質批頭露面對簿公
 庭巾幗之羞折亦鬚眉
 之恥也



食鴿生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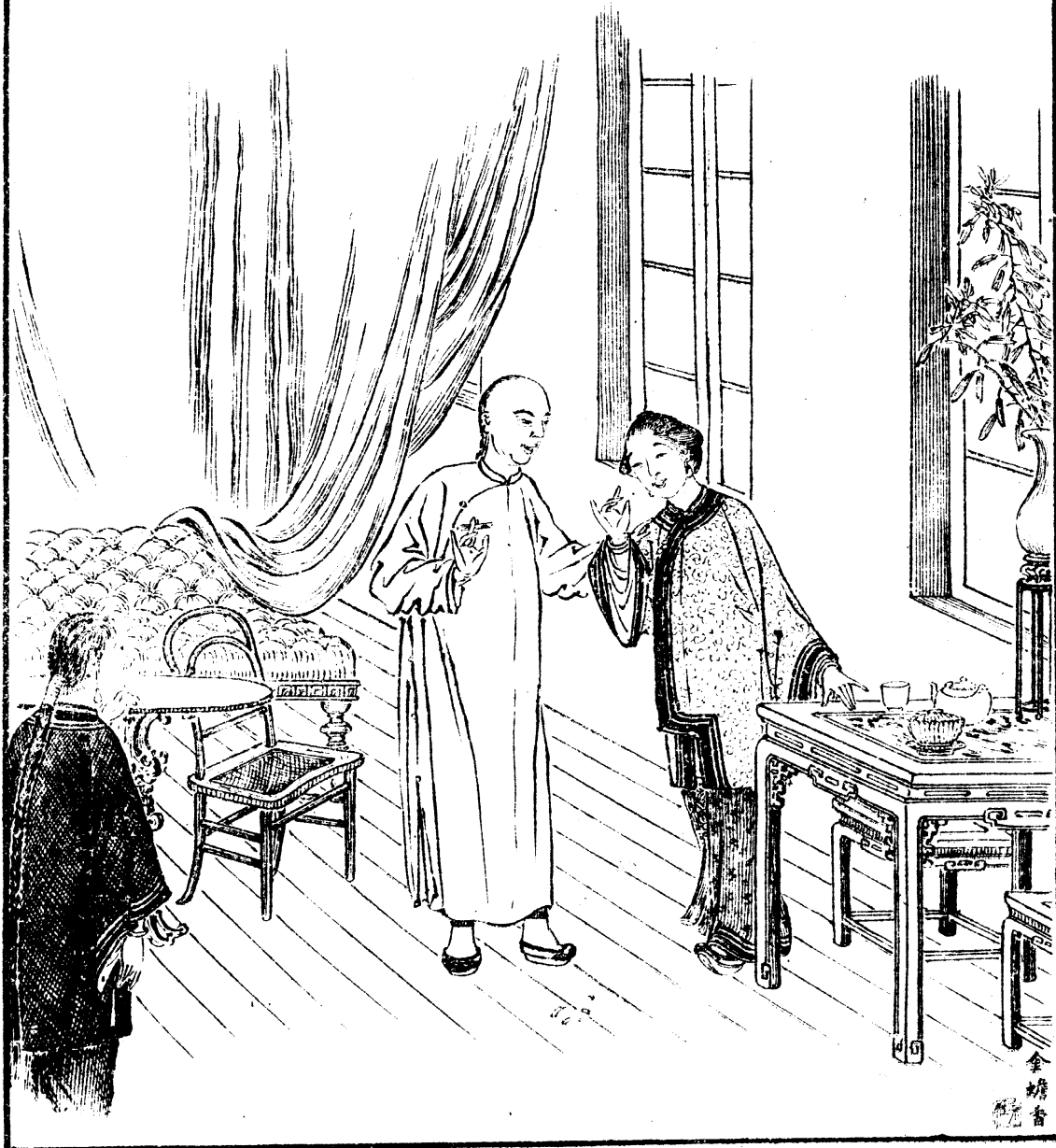
晉江縣古宮鄉人蔣亞狗年逾而立
 結縭數載文祿尚虛去夏婦腹膨
 甚將其婦私心竊喜以為珠胎已結
 可慰弄璋弄瓦之心矣詎臨盆忽墜
 一物自產門出檢視之則鴿卵也
 刺而細察其中已成鴿雛毛羽皆備怪
 無其氣見者相顧錯愕蔣夫婦乃恍然
 曰此殺鴿之報也先是蔣性嗜鴿常奉
 餘頭不飼一粟日放高飛入山求食附
 近農家晒稻於場及有植物時成每為
 羣鴿所啄或深恨之畏蔣先悍不敢
 攫其鋒更有向蔣購鴿者不一
 二日即為羣鴿引回蔣遂呼婦宰
 而烹之謂是已去復來者應供小人之
 腹也購者雖知之亦無為之何蓋蔣夫
 婦嗜食鴿肉日必殺鴿以佐盤殮其
 數不可以俚指計此次婦
 既有此怪胎乃翻然悔悟
 誓不再殺并將羣鴿盡縱
 之不復望其復飛知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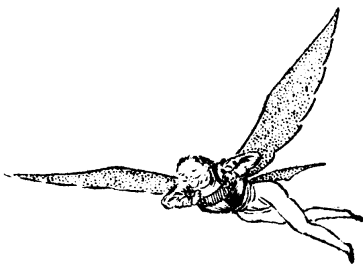


計試蕭郎

蘇門答臘有粵妓阿彩者，艷名久噪，聲價自高。蓋風塵中獨具慧眼者也。去年有閩人張某，見而悅之，欲為脫籍，以主中饋。阿彩心許焉，而未識其情之真偽也。欲有以試之，一日張翩然而來，手帶玉釧一雙，價值百餘金。阿彩摩挲弄為，為夫手也。若將釧解地，喜甚一聲，而斷張見之，談笑自若，非怪不怒。及慰藉有加，阿彩不禁愜甚。歎曰：奴人多矣，莫見有多情如張郎者哉。因名鴉母，至自出藏金贖身，卷其夫之逆，遂歸成夫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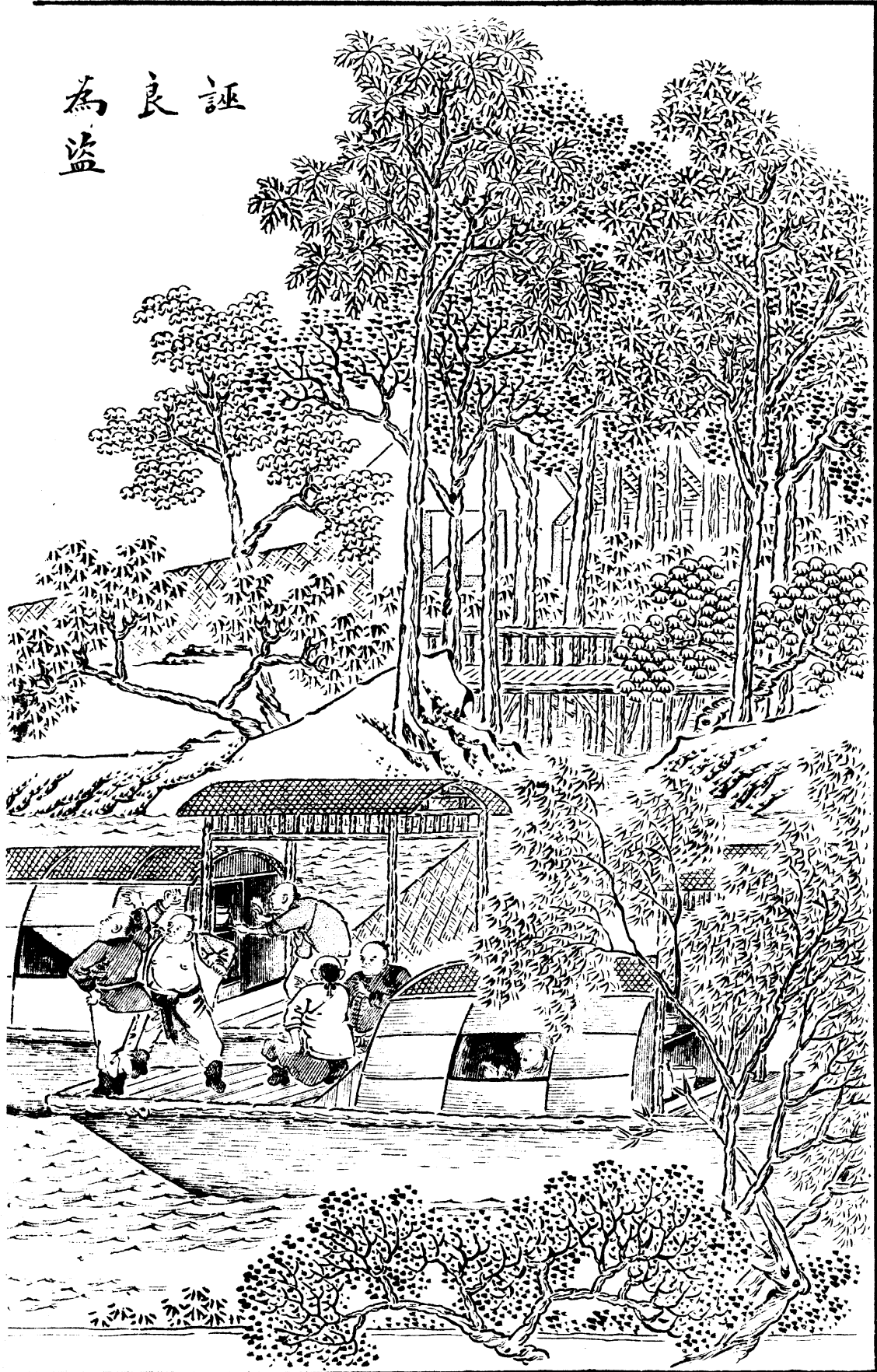
人身傳翼



昔墨子作木鸞而能飛也皆驚為
 奇異不謂人心愈之而愈巧機械愈
 出而愈奇法京有機器師亞打前者
 仰視飛鳥意有所感閉戶數年冥思極
 索匠心獨運製成機器一具附於肘腋間可以
 凌空而起上出雲霄且能獨往獨來左之右之
 指揮如意大有列子御風而行之概
 是誠巧不可階矣他日乘此四出
 將見朝遊碧海暮宿蒼梧又
 何止朗吟飛過洞庭
 湖而已哉



証良為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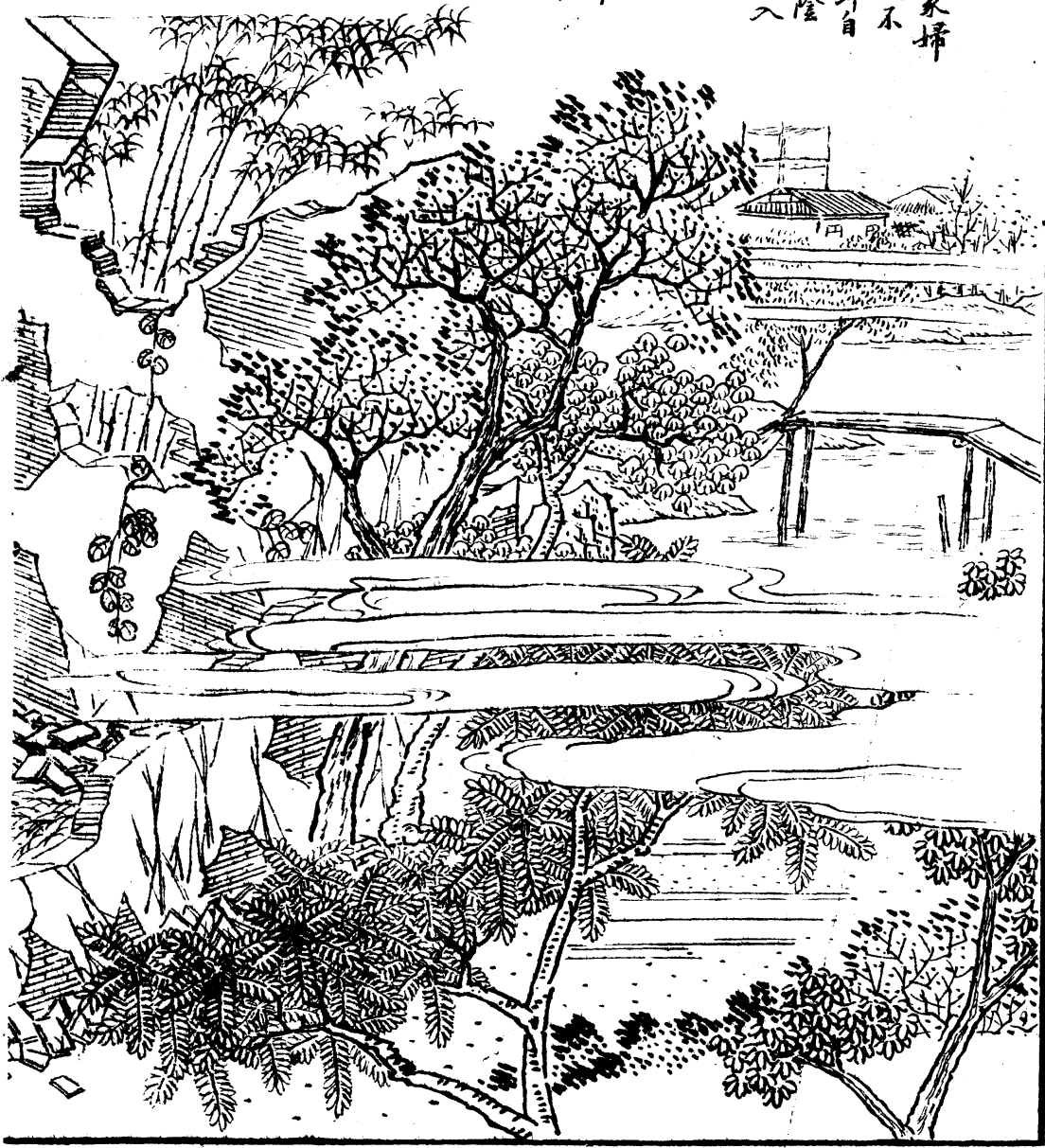


津沽盜案叠出馬快窮於緝捕乃於作商船搭
 餌盜以擒盜計良得也中秋之前有某委員帶領
 練勇多名沿河巡緝適臬憲周玉山廉訪遣家丁馮
 某至津饋禮所坐之船係大夥子向曾載盜未往江湖
 者此次由縣差封雇而來馮固不知其
 底細眼豫瞥見之下遂指鹿為馬認
 為盜船委員深信不疑飭勇持械上
 船馮告以未由勇弗信即將馮信以黑
 索至艙搜查忽見有中堂謝帖暨臬
 憲名片始相率大驚然已發難收
 姑令舟子起棹時岸上者售洋銀
 匣者與馮素識見此情形趕為報
 信天津縣李大令聞之飭役截留
 正擬發落間已奉臬憲電諭飭將
 全案人等解省研究邑尊從之後不
 知如何了結是役也猶幸所
 証者係臬憲之家丁若
 係商民有不寬戴覆
 盆者哉希噫誣良
 為盜此風其可長乎



風流孽債

紀曉嵐先生筆記云交河有農家婦
 每婦富執騎一驢往野甚健而馴不
 待人控引能知路徑或其夫無暇即自
 騎以行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
 月黑不辨東西驢忽橫逸載婦徑入
 秫田中葉窠叢深迷不得返半夜
 乃掘一破寺惟二丐者棲廡下道
 途無計不得已留共宿次日丐
 者送之還其夫愧焉得與驢於屠肆
 夜夢人語曰此驢昔世盜汝錢汝捕
 之急逃而免汝為捕役繫其婦焉
 留一夜今為驢者盜錢報載
 汝婦入破寺者執婦報也汝
 何必又結來世冤耶惕然而
 悟痛自懺悔嗟息走夕
 自斃母有持財漁色者
 尚其以此為殷鑒





水氣上騰

水曰潤下其下流也宜也而有時亦可
 以上騰者如孟子言搏而躍之可使
 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皆非水
 之本性其勢也也亦有不
 藉乎勢而忽焉上騰者印
 度波理亞有大海為波濤壁
 立一望無邊逝者以斯正不止
 秋水長天一色也一日觀於
 海者忽見水氣上騰直接霄
 漢由遠望之儼如白練垂空
 下蟠無際約歷一點鐘之久
 水氣始止信而大雨傾盆勢
 如銀河倒瀉隨之而下者有蛋
 蛤魚蝦之類人拾而取之以佐
 盤飧無不稱手相慶按水氣
 上騰俗謂之龍挂我中國時
 或有之特未聞有水族下降耳
 倘得將此施於災區百萬飢
 民皆得同飲瓊鮮之品
 不益顯天造
 生成之德乎
 而惜乎其



也
僅
五
印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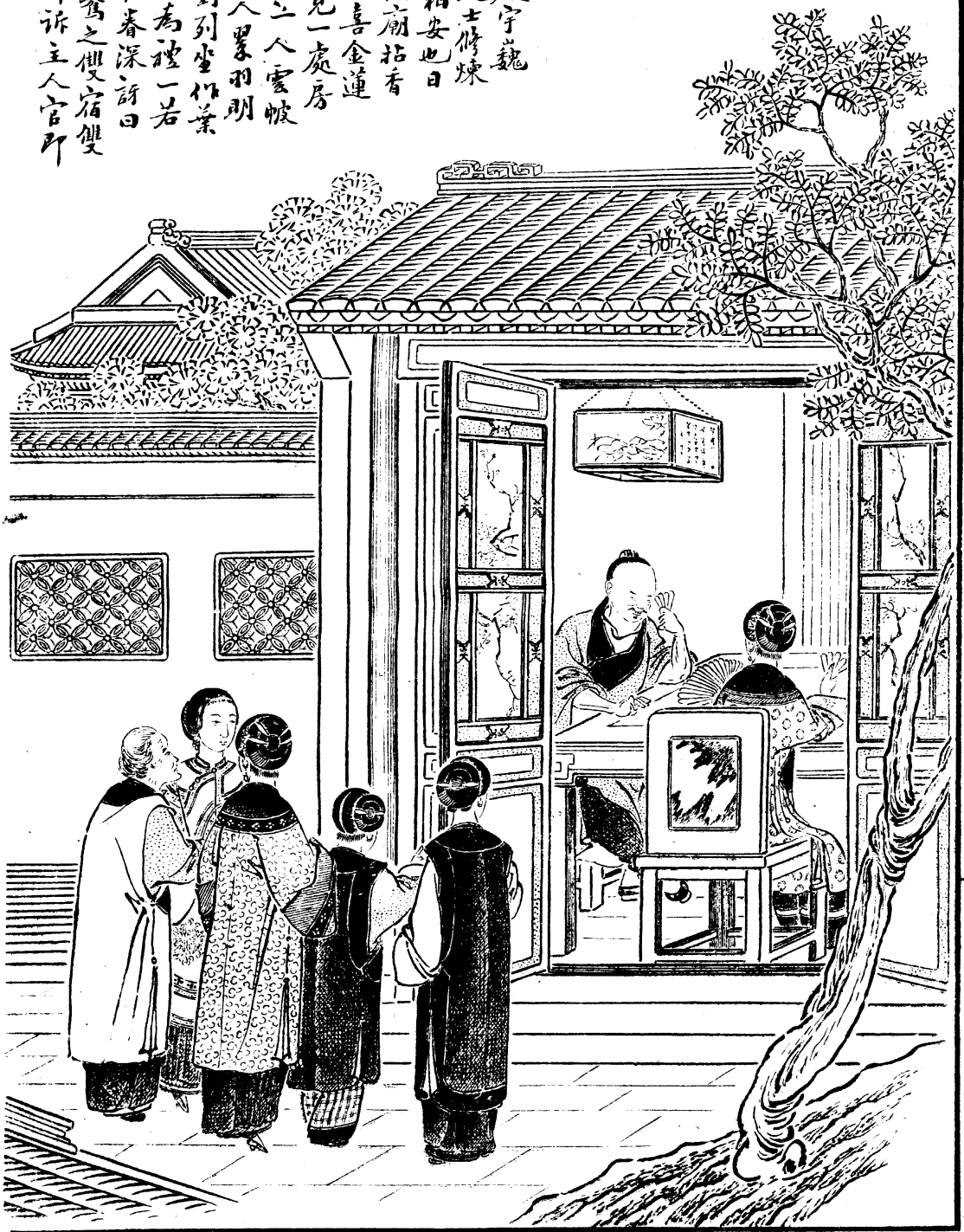
九
十
二

金
十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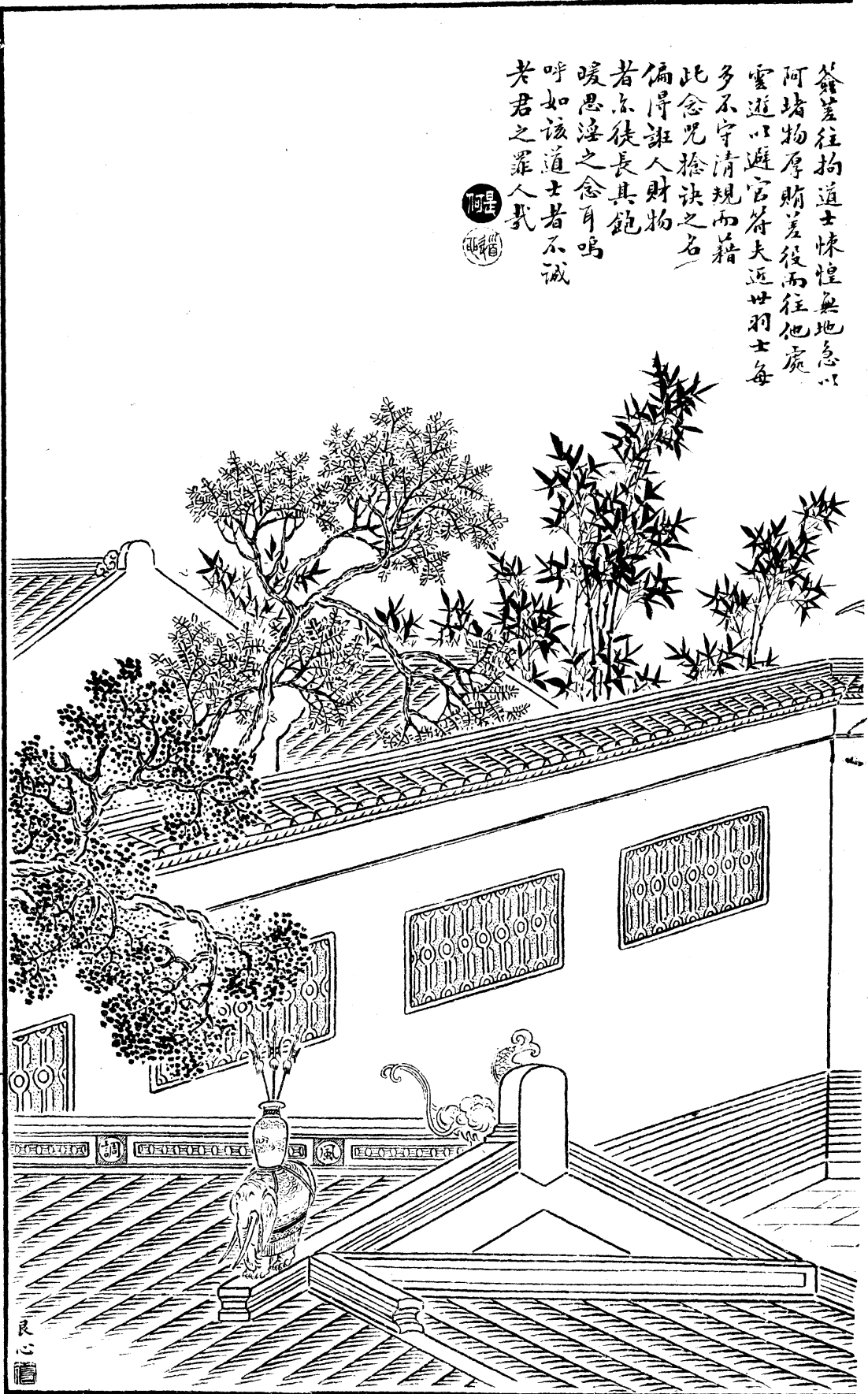
金
桂

嬌藏道院

嘉興郡城隍廟殿宇巍
 峩香煙鼎盛有道士修煉
 其間數年以來頗相安也日
 者有某官瀛春詣廟拈香
 項禮既畢到處隨喜金蓮
 貼地冊來遲暮見一處房
 闈精出陳設古雅之人雲帔
 鶴鬢道貌仙風一人翠羽明
 瑞濃妝艷裏相對列坐作茶
 子戲見客至傲不為禮一若
 行所無事也者官春深訝曰
 此何地而容野鴛鴦之傲宿雙
 飛耶拂袖而去歸訴主人官即



餐差往拘道士悚惶無地急以
 阿堵物厚賄差役而往他處
 靈遊以避官符夫返世羽士每
 多不守清規而藉
 此念咒檢訣之名
 偏得誑人財物
 者亦徒長其飽
 暖思淫之念耳嗚
 呼如該道士若不誠
 老君之罪人哉





封姨猖獗

李春之妙蒙古西口地忽起大風走石飛
 沙漫天匝地行路者不遑奔避皆狂伏於
 地方免為葛仙翁之拔宅升天當風狂時
 有一老夫挈幼女乘牛車而出行至中
 途蒼遇羊角風一陣將女吹去老夫
 急以手攀轅得不被攝還望其女則
 似凌雲之鶴過風之鴻在半空中飄忽
 無定轉瞬已不知所之是日蒙古主教
 巴克斯乘小車駕二驢拖之而行至中
 途亦遇狂風驟至飛石密
 打點如雨急欲躲避苦
 無村舍二驢受石拋擊狂奔
 亂竄正左危急時適逢他處車
 輻重載至此即為攔阻始得無恙
 封家姨何猖獗若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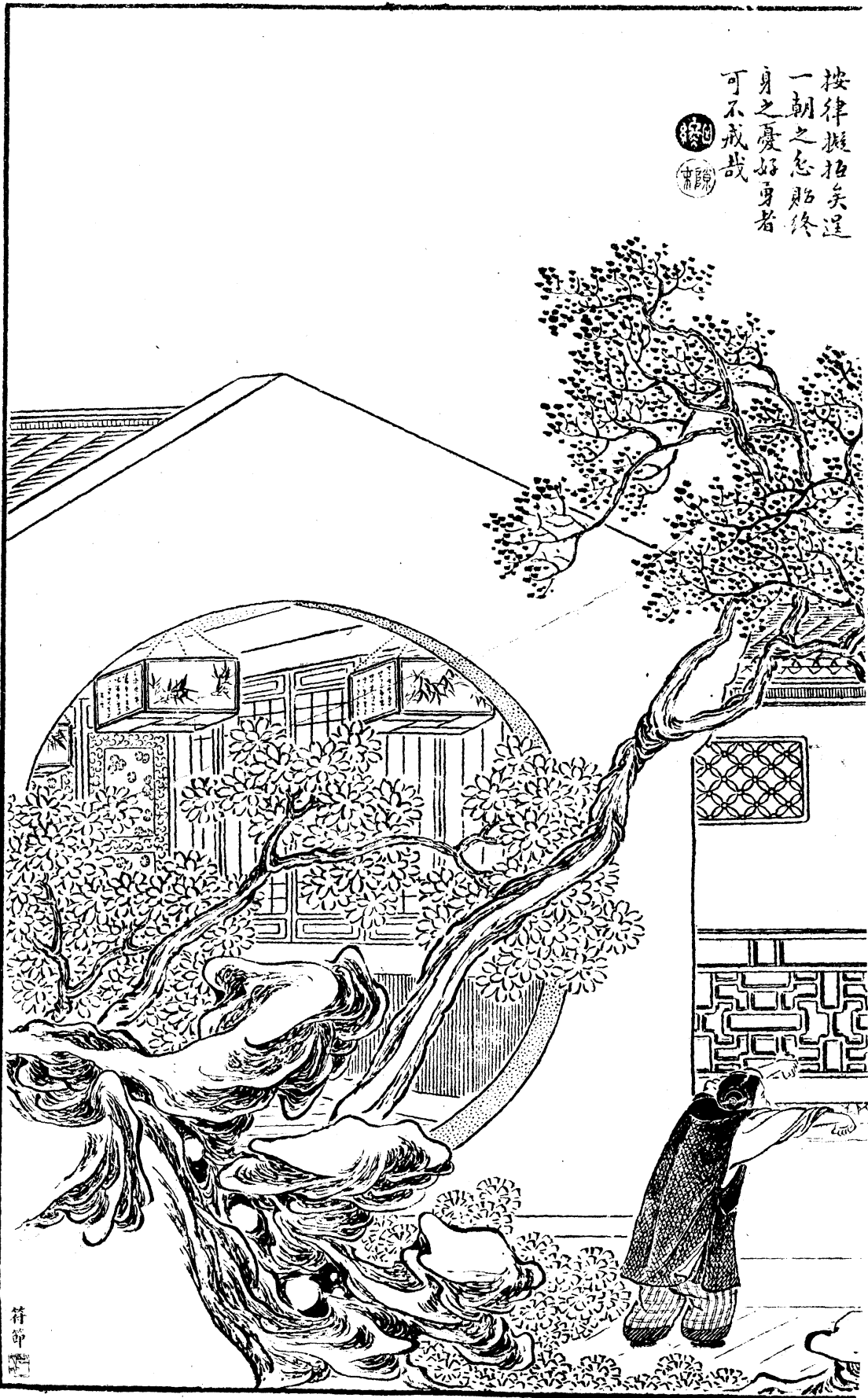


鬥毆釀命

某甲捐納海防軍中僑寓金陵風語拳勇其記名提督某乙訂交有年彼此往還頗稱莫逆春虜相見亦不避忌方謂雷陳交誼不是過也一日偶因細故始而角口繼而角力兩不相下各自爭雄乙妻某氏亦娘子軍也從旁窺伺見其夫將有敗北之勢遂挺身直出陽效謝女之解圍陰作梁媛之助戰一鼓作氣卒同傭婦人等七手八腳奮勇而未不啻吳宮美人素習戰陣者迷甲至此孤掌難鳴遂為羣雌粥上所窘然自恃好身手戰鬥多時終不稍却俄而甲忽踣其取一腿飛來遠中夫人要害遠致玉頸香消乙忿甚將甲館住報請上元縣蒞驗恐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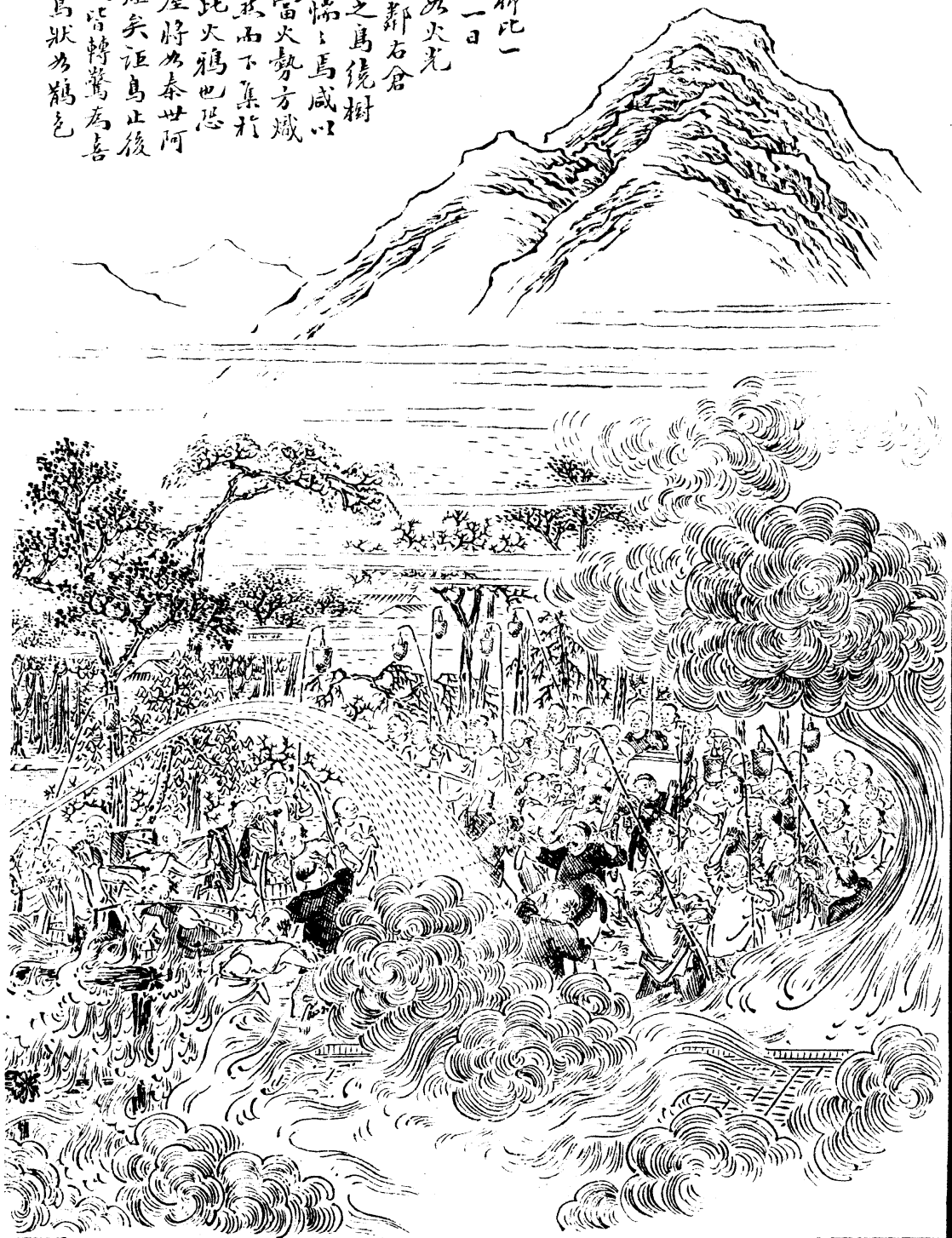


按律擬招矣
一朝夕之志
身之憂好勇
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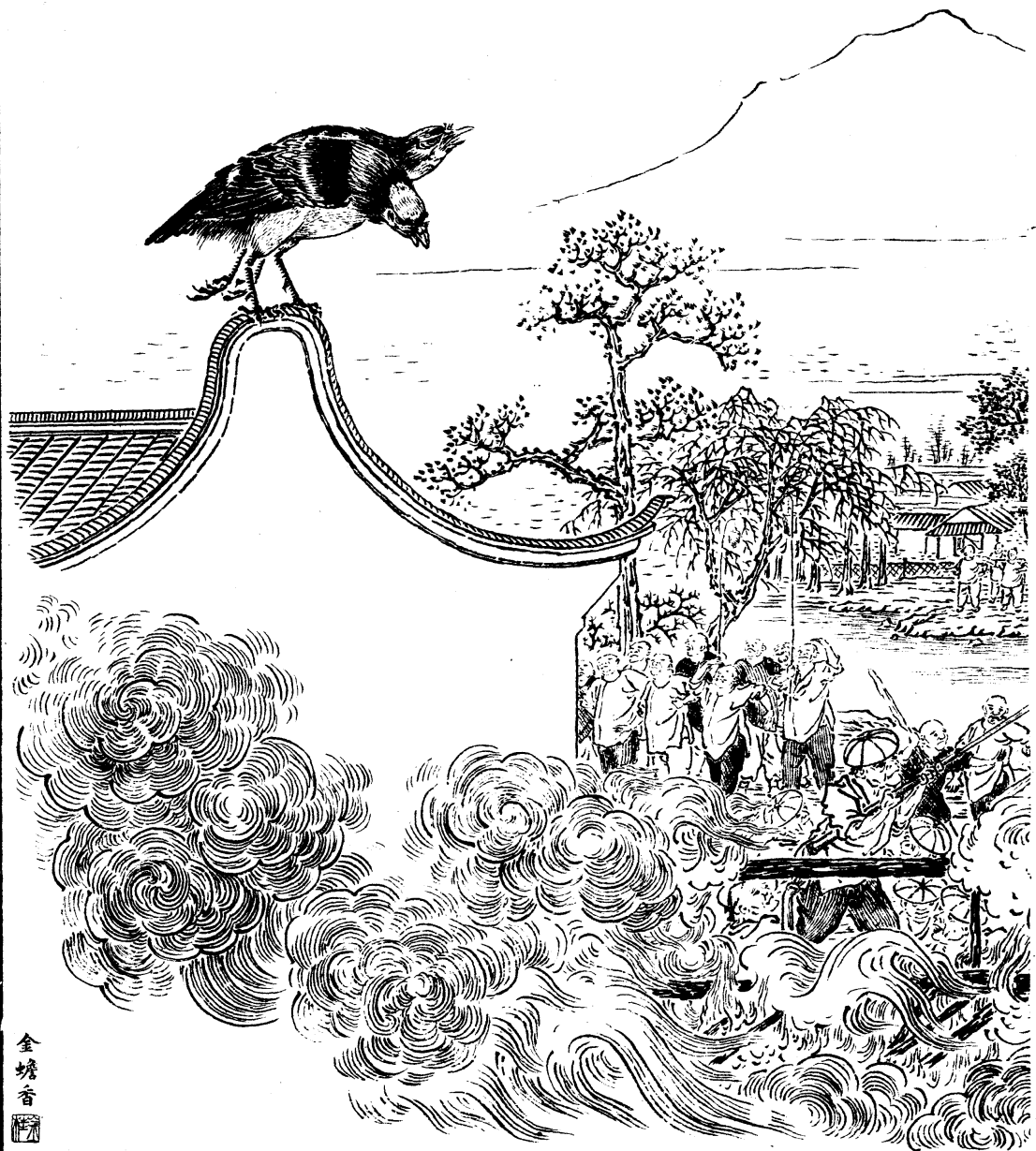
鷓鴣止火

翠山之下屋宇栉比一
 民居稠密之區也一日
 某姓家忽北焚以火光
 能上燭霄漢鄰右倉
 皇奔避為失巢之鳥繞樹
 之鳥兒啼女號喘之鳥咸以
 殃及池魚為慮當火勢方熾
 之際忽一鳥翩然而下集於
 屋角眾方詫曰此火鴉也恐
 此鳥至是處房屋將必泰世阿
 房盡付楚人一炬矣詎鳥止後
 火焰漸止於是人皆轉驚為喜
 羣集而視則此鳥狀如鷓鴣



赤而黑兩其首而四其足
 見者錯愕久之咸以為
 神有向之拜禱者鳥
 見人亦不驚避未幾忽
 飛去香如黃鶴馬車後
 互相傳遞莫得主名有
 博物者謂之曰此名鷓鴣
 山海經嘗謂其形謂可禦
 火今方火災而是鳥適至宜
 祝融氏之退避三舍也古人
 之言豈欺我哉

鷓鴣



黠賊免脫

金陵當大比之年，士子雲集，宵小亦從而繁。泔石壩街某宅主人患病，奉室張皇，突有一衣履翩翩者，手携衣包，大踏步而出。適醫生飛輿而至，謂曰：「小女有恙，煩高明診視。」請先入可也。言畢，忽去。甫出門，遇鄰者自外歸，詰問何為，則以祖客寓對闖者，亦不之疑。迨醫至後，堂見病者係一老叟，不勝詫異，因將前事問之。叟大為驚訝，急令女伴回房檢視，則珠貴之物已不翼而飛。欲覓其人，已無從蹤跡矣。誘云賊有賊，智信哉。

